LIBRARY
OCT 28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63
Z6W4
cop. 2
v. 4

[redacted]

孟子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
孫之後漢書注云字子
車一說字子輿騶人也騶亦作鄒
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
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邵
以人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
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道旣通趙氏曰孟子通
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
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
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
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
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
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
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
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

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

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

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

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

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

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

子以伐燕爲宣王時事以史記荀子等

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爲宣王

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

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

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

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

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
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
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
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
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
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
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
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子醇
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
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
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
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 ○又曰孔子之
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
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
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
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
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

之徒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

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

在其能廓如也然尚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

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
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
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
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
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
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
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
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
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

甚處且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蓋
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温
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
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
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
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

孟子章全旨○此是孟子以仁義格君心之利仁義乃孟子一生本領見惠王開口說利而即以仁義正之第二節是一章之綱末節結應中間利與仁義相形正見利乃所以爲害仁義乃所以爲利而文法錯綜轉掉活脫即此可知孟子文章之妙

孟子節○昔孟子抱道自重不見諸侯一日梁惠王以卑禮厚幣來聘孟子因往見而報之葢冀其道之可行也

惠王當時必以禮聘孟子故往見以答之非泛泛招賢而孟子遂輕身往見也故或問謂答其禮但答禮意重重在欲行道上

王曰節○當時王道不明人惟知有利而已故王一見遂問曰叟今不憚千里之遠而來亦將有深謀長策以利吾國而使之富且强乎

叟字當連下句讀亦字與戰國策士對說利字指富强不是財利

王何節○孟子對曰王誠留意於國何必以利爲言哉治國之道不外一心本此心之德以愛人則有仁本此心之宜以制事則有義亦有仁義而已矣外此別無可言也

仁義乃人心所固有亦有二字可味言利而曰何必自斷然不必言意言仁義而曰而已矣有舍此無可言意此二句只就理欲上看下兩節方直陳利害出來人性有五而獨言仁義者葢言仁義則大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節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以仁對義而言則仁是體義是用以仁義各有體用而言則註中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有子爲仁是因用明體就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異

何以節○我所謂王不當言利者正以求利必有害也葢王乃一國之主而大夫士庶人之表率也王若惟利是求曰何以利吾國但見利風一倡人皆効尤爲大夫便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罃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 利吾國二字便只知有私 不服臣下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彊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亦有者性所固有不可躬可也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 三句言謀利之心交征言謀利之事國危是謀利之害 承上起下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

曰何以利吾家爲士庶人便曰何以利吾身上以利取下下以利取上上下交相征
利而國從此危矣將見萬乘之國或以征利而弑其君者必是千乘之家千乘之國
或以征利而弑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地位相近則淩奪易生必然之勢也夫先王
制地定法公卿於天子萬乘之中而得千乘焉大夫於諸侯千乘之中而得百乘焉
所得不爲不多此正義之所在而可以相安矣若以義爲後而以利爲先則縱欲貪
饜不弑其君而奪之其心未肯饜足也求利之端一開而其害之可畏如此
通節首一句最重正是求利處下皆求利之害也大夫曰士庶人曰俱根「一句
說乃上倡而下應意三曰字俱心口相商念念不忘意三何以字見各人深謀秘
計肹在上下交征利總承王曰句是上征乎下大夫曰以下是下征乎上自上曰
何以利吾國至而國危矣是自利上推到有害處國危何難收上文實起下面下
四句正國危之實上千乘當言國而曰家者因萬乘稱國故避而稱家君臣之別
也萬取千千取百只以君十卿祿祟論一取字作得字看此二句只承上咏嘆以
起下二句義字即根上三句說上下各有其分而各安於分之所應得便是義故
不言仁而言義先利即是後義無厭即萬取千焉五句又只是申萬乘之國弑其
君者四句後義先利雖士下之人說却跟上好利來不奪不饜節上弑君意便見
不止遺親後君下看矣字一頓苟爲二字一轉緊要歸在後義先利四字上悖入
悖出求利之害不止弑奪弑奪其大者耳乘大夫則士庶人可知以仁義導王固
是本旨但王之溺於利者已深若不猶除求利之害則仁義之說亦終未必其能
行也故此節深破尚利之心而下節以仁義之利微轉便收人知其所重在仁義
而不知其所重在破利也
未有節○若夫仁義則不然使人君躬行仁義以倡於上而大夫士庶人皆化而爲
仁義仁則必愛其親將見其心惟知有親矣夫不仁而遺其親者有之未有仁而遺
其親者也義則必急其君將見其心惟知有君矣夫不義而後其君者有之未有義
而後其君者也人皆愛其親人皆敬其君國家之利孰大於此而皆自仁義中得來
則仁義曷嘗不利也
上說弑奪則無君無親極矣若夫仁義斷無此禍未有二字是反上文而決言之

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 四句言國危之實見利不當誠
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 三句言義有可安見利不必
謀
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乘去聲 饜於豔 決言其必弑奪之故
反○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
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
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
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
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
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
弑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
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爲後而以利
爲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 據註人君躬行 未有仁而遺其親
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
句在二句之下
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

語氣緊緊共接仁義從性善來仁主於愛愛莫切於愛親義主於敬敬莫先於敬
君故不遺不後者也二字全是指點語氣仁義固是利然使因利而後爲仁義則
立心原從利起早已不是仁義了故必先除却言利之邪心後方轉出仁義本自
利來其說乃無弊此註於躬行仁義之下必補而無求利之心一句蓋拔本塞源
而救其弊也本文仁義本指在下人說而註必自人君躬行仁義上說來者蓋上
言求利自上而及下故此言仁義亦自上而及下也上弑奪之禍皆由下起而倡
自王此不遺不後亦從下說而倡自上故下緊接亦有仁義歸結在人君身上來
註仁義未嘗不利及躬行仁義兩仁義字與本文仁義及註中仁者義者不同蓋
仁義未嘗不利亦是就人君言非謂仁者自享愛親之利義者自享敬君之利也
仁義未嘗不利利字與上文何以利吾國上下交征利利字不同此利字是仁義
中之利天理之公也故無害而有利上利字是仁義外之利人欲之私也故無利
而有害其下化之下字包大夫士庶人在內利在則弑奪必至仁義則遺後亦無
兩下緊相對照

王亦節○夫仁義之效既如此求利之害復如彼則天理人欲之間關係治亂安危
非細故矣王志欲圖治亦惟曰仁義以收尊親之報而已矣何必曰利以啟危亡
禍哉

此節用前語倒轉蓋前節緊接惠王言利來故先以何必曰利一句截斷而後進
之以仁義此因上文但言臣民化之之效而於人君躬行仁義之意未曾說出故
緊接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以勉王倡率於上而再以何必曰利一句作結直應亦
將有以利吾國乎一問針鋒對照結構精嚴

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
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
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 直勉他全理去欲
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王亦曰仁義而已**
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
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
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
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
重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
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
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
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
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
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
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
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
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

王立章全旨○此見人君當公其樂於民之意通章關鍵在偕樂獨樂上次節一章大指三節指出一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之故四節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故一法一戒重法一邊兩民字尤宜着眼

王立節○孟子一日進見梁惠王時王立於池沼之上顧視鴻鴈與麋鹿因問孟子曰吾聞賢者之君修身勤政不事佚游其亦樂夫此乎

立字顧字平看曰字連下讀賢者指君言與齊王問賢者亦有此樂不同此字兼所立所顧說玩亦字乎字語氣是意賢者未必樂此乃疑詞非慚詞

賢者節○孟子即迎其機以對曰王勿謂賢者未必樂此以臣觀之正惟賢者而後樂乎此若不賢者雖有此可樂亦不能享其樂也

賢者不賢者內便含下偕樂獨樂意而後樂此雖有此不樂內便含下能樂豈能樂意故曰一章之大旨孟子見得樂非人君所禁但要看能享與不能享耳既不說賢者不樂此以拂其欲也不說賢者樂此以縱其欲只因其所欲引導他使他不知不覺歸在正路上去其善於引君類如此

詩云節○何以見賢者而後樂此詩云文王始作靈臺方經度營謀百姓已都來攻治不終日間就完成了雖經始之時王恐勞民亟戒令勿急而民心樂於供役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所以不日而成也其臺既成臺下有囿王在靈囿則見麀鹿馴伏而不驚濯濯而肥澤白鳥鶴鶴而鮮潔囿中有沼王在靈沼則但見魚之跳躍若充滿於池中詩之所言如此夫文王用民之力為臺為沼宜乎民以為厲己而生怨矣今乃反歡樂之且稱其臺曰靈臺稱其沼曰靈沼又樂其囿中有麀鹿沼中有魚鼈而歎美之無已夫民樂文王之樂如此則文王能享其樂可知矣而文王所以能享其樂果何故哉蓋由文王平日能施行仁政使民皆飽食煖衣安居樂業而與之偕樂故民亦樂其有此臺池鳥獸而文王因得以享其樂也臣所謂賢者而後樂此也

引詩不在寫景物只重寫民情文王以下五句只就詩詞繹出能樂意歸到與民偕樂一句上通節俱言文王之能樂以明上賢者而後樂此句而能樂由於與民偕樂來此一句最[illegible]○靈臺之作所以望氣祲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故并及之經之以度其地營之以立其位經始勿亟二句是[illegible]所

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意在樂不樂

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孟子着意在賢不賢 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通節俱緊貼文王說言必須推開見凡爲君者當與民同樂而後能享其樂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

以不日成之之故而勿亟句只是叫起子來戒以勿亟而民偏亟民樂之意句可想靈山二段是民樂其樂處詩民謂禽魚各得其所見文王德被萬物亦是但此意不重只重民樂上於民歎美之辭非文王自歎也靈臺因倏然而成若神靈之所爲故曰靈臺靈囿靈沼則因靈臺而名之也文王以下五句只撮舉詩詞而卑言之不必與詩詞逐句分應五句尤重歡樂句歡樂固指子來說而謂其臺三句亦歡樂中意無兩層也五句雖是寫民情便是文王能樂意了故即接與民偕樂句以抉出所以能樂之故來偕樂註謂能愛其民只是平日惠澤及人使民各得其所如治岐之政便是非謂以臺沼之樂偕民也能樂是文王得享其樂而得享其樂正在民樂其樂上見故註補出民樂其樂句

湯誓節○何以見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昔桀嘗自言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因就其言而指曰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偕亡蓋欲其亡之速也以此言觀之爲君者獨樂而不恤其民致民怨之而欲與之偕亡當此之時雖有臺池鳥獸安得獨享其樂哉臣所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王亦勉爲賢者而可哉

上二句書意在桀下因書泛論不單指桀說與上引詩專就文王言者不同獨樂而不卹民就上欲與偕亡句見得豈能與上故能樂相應

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濯詩作翯戶伯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註中引此數語亦當補在言外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

盡心章全旨○此見人君當盡心王道而小惠不足矜也好戰節先借喻以啟其明三節興利四節定制正見王道之當盡心處末節斥其爲政之失王無罪歲是通章最吃緊處

盡心節○梁惠王自負其恤民之政因謂孟子曰寡人之於治國也憂勤撫字盡竭盡其心力焉耳矣如河內凶荒則移河內之壯民於河東就處以就食又移河東之粟於河內以給老稚之不能移者或河東凶荒其移民移粟亦如救河內者然寡人之於國如此察鄰國所行之政其賑飢恤困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則鄰國之民宜加少寡人之民宜加多矣乃今鄰國之民不見加少而寡人之民不見加多其故何也毋乃歲凶爲殃民生日減人力竟無如何耶

盡心就救荒上說焉耳矣三字是極至之詞移民移粟便是盡心處移粟是移民間之粟非自發倉廩也何也字即隱然罪歲見民不加多分明有死耗意

好戰節○孟子對曰王素好戰請即以戰爲喻夫戰者兩軍相當塡然鼓之兵刃既接勝敗分矣彼敗者棄甲曳兵而走或有走到百步而後止者或有走到五十步而後止者而五十步者乃笑百步者以爲無勇則王以爲何如王曰不可彼走五十步者但未至於百步耳同一敗走也烏可以近而笑遠乎孟子遂就其明而通之曰王若知五十步之不可笑百步則無望民之多於隣國矣蓋小惠雖施均之不能行王道則比之戰者特五十步之走耳烏可以此而笑彼哉

鼓字是活字之字指戰士謂鼓進其戰士也甲重難曳故棄兵可禦追故曳棄甲曳兵不能行王道之喻或百步猶鄰國不恤其民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察

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盡心亦是爲政之根本但惠王看得小只曉得些救荒之事便自以爲盡心而不自知其心原未嘗盡也

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

隣國無加寡人亦以五十步笑百步也蓋戰以勝敵爲主走之遠近勿計猶治以王道爲上小恵之能行與否亦勿計行小恵不可望民加多欲民加多惟在行王道耳故下二節遂言行王道

不違節○王欲得民亦推盡心於王道而已如農時乃穀所自出必凡有興作俟之歲冬而勿違其務農之時則民得盡力於南畝而五穀之收入不可勝食也洿池乃魚鱉所聚雖聽民之取必於數罟而禁絶之不使入於洿池則水族得以長有而魚鱉之所出不可勝食也山林乃材木所生雖聽民之採必限制斧斤於草木黃落之時方許其入則萌蘖於以滋養而材木之所產不可勝用也夫穀與魚鱉而至不可勝食材木而至不可勝用則飲食宮室有所資而民之養生者得遂其願祭祀棺槨有所備而民之喪死者得遂其情是使民養生喪死兩無所憾也養生喪死無憾則民心得而邦本固法制自此而可立教化自此而可興矣此王道之始事也

通節文勢重在王道之始句以引起下節王道之成來恒產未制先之以不違畜產未備先之以不入樹藝未興先之以時入然雖分三段却以首段爲主蓋移粟由於食匱故足食爲先下二段皆可以佐穀者固并言之四時皆有農隙註云至冬乃役者蓋講武皆伺農隙若凡有興作則决須至冬也洿池二字平看洿地勢自然者池人力所鑿者註與民共之者愛民之仁而有屬禁者愛物之仁屬藩界也不可勝食勝用只說生殖繁多尚未及人之食用養生喪死無憾纔是人食之

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

無是際而虛想爲望

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塡音田○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 天地自然之利民可自因中主亦可因而王者亦不得不因然却不敢自謂能盡心故曰王道之始 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

用之穀與魚鱉兼飲食祭祀材木兼宮室棺槨註分貼甚明喪字平聲身是活字言喪其死也包祭祀棺槨說二項乃人世之始終一無所憾而民心得矣王道之始始字全在無憾二字見得見生計植立使人情不至渙散王道愛養規模其根脚已定如此只要從此詳議法制以圖經久而已下法制之備固有許多般然撙節愛養中亦自有政令規條在但未備耳註法制未備謂未行井田以前天地自然之利謂五穀魚鱉材木撙節愛養謂不違不入以時

五畝節○由是而於王道之詳盡者更須定爲經制每一夫受田百畝以又有五畝之宅宅之牆下都樹桑以供蠶事則帛有所出而五十非帛不煖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養勿妄殺以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而七十非肉不飽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不妨其耕耘收穫之時則穀有所出而數口之家皆可以無飢矣民得其養則教化可施必謹庠序之教就中孝悌之義又申重而講明之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爲服勞而頒白之民不負戴於道路矣夫教養兼舉以至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則老稚溫飽禮義修行天下之大莫不望風仰德如是而不能統一以致王者決未之有也至此而王道之有其始者不卽於以觀成也耶

此節詳陳王道重上四段末三句推言其效上四段中重百畝一段教從養出勿平看五畝之宅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爲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古百畝今之四十一畝也雞豚狗彘人力所豢與上魚鱉之自生者不同故專以養老先王非不欲民之少者皆衣帛而食肉顧財有不贍則老者或反不得其所當得矣上不違農時猶未有百畝之制至此一夫受田百畝又須勿奪其時勿奪與不違同庠序指鄉學謹者屏華說

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窊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十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粥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爲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

三句以字見能務之於平日自不必取辦於臨時

畜以

點出其文就說乎一齊諸天命人心之正也教兼五倫而尤重孝弟故獨申其義提之庠序中但教以孝弟也註獨言孝弟者擧重而省文言之耳申與教有別申有提醒意有激發意有使之習熟意有使之畫一意但勿講得太深觀下接頒白句可見養之中老幼有別已有孝弟意此復從而申重之上三段者可以字見立法者經制之妙此不着可以字者蒙上說也七十者二句就上文經制想出現成老老幼幼各得其所宛然熙皡太平之象以起下句王字單說衣帛食肉乃負戴便該在內上節詳謂法制未備而不及品節則法制中就有品節在盡法制品節之詳即以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頂上二句說無而層註補出王道之成句以與上王道之始相應

使不雜乎異端申之亦不失於粗畧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勑六反數如字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倣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頒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

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此詳言王不知盡心以致奪民之食使知自強而行仁也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口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産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

狗彘節口今王平日不行王道養民既無法矣又厚斂於民以養禽獸反使狗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所檢制至於塗中有餓莩又不知發倉廩之粟以賑貸之如是而民飢而死乃王之罪非關歲凶也王乃曰非我不用心也歲凶爲之也是何異於以兵剌足人而殺之曰非我殺之也兵爲之也夫兵能代操兵者之罪而歲能代失政者之罪乎王誠惕然反已無徒歸罪於歲而舉王道之始與王道之成盡心而勉行之斯天下之民皆望風而來至焉豈特加多於鄰國而已哉

此節極陳時政之弊以動王不忍之心以爲行仁政之地而不知正指出他不盡心處直令無處躲閃平日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凶歲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王無罪歲便含註自反修政兩意自反謂不知檢不知發先革弊政發倉廩以紓目前之急繼修其政謂次行王道之始事而繼及王道之終事末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註不能制民之産句對五畝節又使狗彘得以二句對不違節甚樽節愛養斷無狗彘食人食之理而不違不入以時亦制度品節中事但未詳備耳

承教章全旨○此教王痛革虐政俱是借梃刃相形見虐政之毒慘乎兵刃庖有節正指虐政之實繼以獸相食爲其昏迷之錮習因以爲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後引作俑見不惟有愧於父母且併流禍於苗裔總是甚言虐政之不可旣安意以受教則王道有可行之機故極言以感動之使之惕然思改然後王道可得而行也

承教節○梁惠王聞孟子之言而有感於心曰行小惠不若行王道宜罪己不宜罪歲因夫子之教我至矣然國政多端望言必再寡人願安意以承教幸盡言而無隱可也

安者出於中心之誠而無勉强也

對曰節○孟子對曰虐政除然後仁政舉今試問王殺人以梃杖與殺人以兵刃兩者有以異乎王曰梃之與刃器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固無以異也

前已極陳王道故此不再及只與上章末節歲字意以申警之梃刃不重只引起下文政字

以刃節○又問殺人以兵刃與殺人以虐政兩者有以異乎王曰政之與刃事雖不同而同一致人於死亦無以異也

此節與上節一滾說下不是平學只歸重一政字以見虐政害人之慘欲行王道在先除虐政恐王狃于故習猶未知所爲之病民至此極也故以梃刃二端先發其本心之明

庖有節○孟子曰王如知此則今日之政當有在所急更者矣蓋王之庖則有肥肉王之廄則有肥馬由是國之民則有飢色國之野則有餓莩夫因獸病民以致於飢而死此驅獸而食人也是即王殺人之政無異於梃刃者也

此曰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庖有四句不平惟有上二句致有下二句只將四句相形說不言厚斂而厚斂自在其中率獸食人便是以虐政

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爲義故春秋以尊周爲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承上章言願安意以承教孟子對曰殺

此節輕只帶起下節政字

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

政字向泛說只帶起王之虐政

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

王何由豐下何由歉至食人句方點出指

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

殺人了

獸相節○夫獸之與獸相爲吞噬於人無與也且人爲其以類相殘而惡之人君正爲民父母以生養斯民者其行政也乃不免於率獸而食人以子民之責而反爲戕民之事惡在其爲民之父母也

獸相食二句承上率獸食人托起一層跌出爲民父母三句爲民父母四字最重不曰君而曰父母正見一體相關處不免惡在四字極尖極冷

仲尼節○仲尼嘗有言曰始作爲木偶者其人殆無後乎仲尼何以惡之若此爲其作俑象人而用之以殉葬其意已涉於殘忍也夫象人以葬非眞致人於死然且惡之如此如之何其剝民養物實使斯民飢餓而死也虐政之當除如此王亟反而自改焉可矣

此又承上文痛切言之○象人而用便是不仁便宜無後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此何是推仲尼言無後之意下句即從上句轉緊一步如之何三字極是悽惋

極是激揚語實字正與象字對木人設機而能踊躍故名俑

梁惠

虐政厚斂

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 玩本節兩爲字言其失人君之政也

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 玩論惡其不仁句言其失人君之心也

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

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爲去聲○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爲人以爲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爲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狥一己之欲而不卹

晉國章全旨○此見報怨惟在於救民惠王欲報怨不知救民正所以自强自强□可報怨也以地方百里句爲主以施仁政爲綱以省刑薄斂爲眼曰彼奪其節□對上節彼陷節正申制梃可撻之故下節更以施仁勉之

晉國節○梁惠王問曰吾晉國在先世時地廣兵衆論其强盛天下諸侯之國無之者此叟之所素知也及傳至寡人之身則東與齊戰兵敗而長子被殺西爲秦所侵喪失河內外之地凡七百里南又爲楚人所辱不能與抗是寡人貽恥於先人也今欲爲先人一洗此恥不知作何經畫乃可願明以告我

晉國二句敘先世之盛東敗四句敘今日之衰寡人恥之猶云辱及先人故接□此死者一洒之如之何有恐喪敗之後難以復振意附考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年我趙趙告急於齊齊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于馬陵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先十七年魏□秦戰於元里秦取魏少梁考商君傳秦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兩軍既相距鞅遺書約而相見盟樂飲罷兵公子卬信爲然會盟已飲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其軍盡破之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君將兵攻魏破之襄陵得邑八

地方節○孟子對曰王何慮喪敗之餘難以復振也苟有志自强雖地僅百里而可以王於天下況堂堂千里之魏乎

地字略頓方百里三字連讀自可王則瑣瑣報怨不足言了曰方百里可王則千里之梁更不難憤發爲雄了以下四節皆推明此句之意註能行仁政二句留下節見之

王如節○所謂百里可王者如何王若施行仁政以及於民於刑罰則省之而用法以寬於稅斂則薄之而取民有制使民得以安樂力農耆而深耕夏而易耨而民之壯者又以閒暇之時講明孝悌忠信之義入以此事其家之父兄出以此事其國之長上則是衣食既足禮讓又興百姓都有親上死長之心一遇有事必能出力報效

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爲民父母者之
夫父母之於子爲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
忘於懷何至視
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
斷
昔
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爲也言欲爲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

雖以秦楚之堅甲利兵天下莫能當者可使斬木爲梃以撻之而取勝於萬全矣臣所謂百里可王者以此

此節當一氣讀如字與可使字上下呼應仁政是統言綱領字也省薄是仁政事而事故曰目仁政所包甚全省薄乃其大者又係當時切務故曰大目下數句皆由行薄所致乃其效驗也註則民得三字可玩刑斂原不可廢但不可過省之薄之正以恤民命而厚民生故曰仁政深字易字只是盡力意蓋以手足寬閒身家無累故也暇日非待農功畢後只耕耨暫息時便是此雖屬耕耨之餘亦即刑賦所寬之日註而又有三字仍是頂行仁政說孝弟忠信本民所自有故曰修其孝弟忠信修即修整是講明而體行之雖屬民之自修但就中亦有教化在孝弟是恭順之心忠信是體誠之心二以字總頂孝弟忠信不必分屬故註以禮義字括之入以事出以事正修其孝弟忠信處獨言壯者爲下制梃以撻言也其父兄其長二二其字民見得是自已之父兄長上豈有不尊親愛戴而樂於效死者乎可使二字全在尊君親上樂於效死見得雖根上孝弟忠信亦仍歸到省薄上蓋極言之以見施仁政之效耳可使制梃二句非是戰勝只在平日遂生復性之民以上決得他感恩效死耳只說可用以戰至王往而征之方說到戰勝上

彼奪節○且彼秦楚之君不能省刑薄斂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方田以養其父母致父母不免凍餓而兄弟妻子皆相與離散而無聚處之樂其不仁亦甚矣

彼字証謂敵國即根上秦楚言也數句俱反此節見彼又有可乘之釁奪民時口是以嚴刑厚斂奪之使不得耕耨對深耕易耨句凍餓離散即有不暇修禮義道不之補足在後

彼陷節○彼暴虐其民而陷之於阱溺之於水如此民怨之深矣王乃率尊君親上之民往而征之以正其暴虐之罪彼民方樂歸之不暇天誰起而與王敵者哉

陷溺其民一句統承上節說夫誰與王敵句重看正甲制梃可達原田咆彼自不與我敵所以制梃可撻甲兵

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養去聲○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

政曰節○觀於仁政施而至於誰與爲敵如此故語宋仁者無敵蓋言民心所歸則大小强弱非所較也我所謂百里可王亦有見於此耳三請無以予言爲迂而斷然以施仁爲務雖以梁王可也何雪恥之足云

故曰只是申足上文仁者二字收拾前施仁政一段無敵二字收拾後奪其民時

二節王請勿疑指百里可王之言非勿疑仁者無敵之言也

梁襄章全旨○此見一天下者在於仁不嗜殺人句最重天下莫不與緊跟不嗜殺人來通章皆作自叙語此段議論關係甚大故出語人以垂世也

梁襄節○梁惠王卒其子襄王嗣位孟子入見之蓋將觀其動靜以卜吾道行止之幾也

通鑑愼靚王三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一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語節○孟子見其不足有爲乃出而語諸人曰吾今見王遠而望之不似人君之体反及近而就之而不見其所可畏焉且卒然而問曰今天下紛紛鬬爭惡乎得而安定吾對之曰分則爭合則定蓋天下合於一統然後可得而定也亦定於一而已

出語之人想是孟子同志隨行者非泛泛外人也語人非謗君蓋正爲天下人敘其告耳望之是就大概看就之是就細密看不似人君是無可象之儀不見所畏是無可畏之威惡定者其言重以府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卒然二字又形容他詞氣間不當人意處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令一統也

孰能節○王因問曰今列國之君勢均力敵孰能統一之

孰能一之以君言

爭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孔孟子之本意○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足駮眾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王問也對曰不嗜殺人者

不嗜節口吾又對曰一之非難亦視其君何如耳惟以不忍爲心以好生爲德而不
嗜乎殺人者爲能統一之
嗜殺包得廣凡刑罰殺斂興兵構怨皆能殺人不但操刃也不嗜殺三字括盡許
多仁政能一之三字正含下民歸意在內苟能回殺機爲生機即能轉不一爲至
一須知非以不嗜殺爲一天下之具只是理勢自然如此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
之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以爲天之子爲民之父母此言實萬世人牧之顯
鑑

與之節○王復問曰當今列國分土而治民各有主孰能舍其主而來歸與乎
孰能與之指民言蓋謂列國各有封疆則各畫地而守之民欲舍彼趨此必在所
禁御此分明有惟君所御之意故孟子下文以誰能御之爲說

天下節口吾復對曰天下之民見有不嗜殺之君莫不歸心與之也王亦知天苗乎
當七八月之間天時亢旱苗之生意已枯槁矣此正望雨之時也天乃油然而作雲
即沛然而下雨則苗之枯槁者皆浡然而興起矣苗之興如是孰得而禦止之乎知
苗則知民矣今夫天下之君以牧民爲職者皆重刑厚斂爭地爭城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如有一不嗜殺人者出於其間則天下之民中心悅服皆引領而望之欲以爲
君如大旱之望雨然矣誠望之如是也民之歸之由水之溺走就下沛然一往其勢
誰能禦止之所謂天下莫不與者此也吾與王問答有如此
天下莫不與也是正答下只申明此意莫不與見有不容不與之勢沛然誰禦正
不容不與也借苗爲喻只是久旱易爲雨勞民易爲仁意苗之浡然從大旱來民
之引領從嗜殺來所謂天下嗷嗷興王之資也望以心言歸以身言由水之就下
沛然上字立極形容誰禦之勢孰能與之誰能禦之語意正相回應下一段語語
回照上段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此苗之槁於旱也如有不嗜殺人者此
油然之雲沛然之雨也引領而望此苗之浡然而興也由水就下此苗之興不可
禦也

能一之嗜甘也孰能與之王復問也與猶歸也對曰天下指天下之民對上孰字言君雖不與而民心自與也故下言民望而民身歸
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
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
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時又足以得衆
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
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堅對莫不與
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
倣此○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
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
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
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

齊宣章全旨○此見人君當黜霸功而崇王道保民二字通章大指究保民之源頭只在不忍而不忍之施用只在善推以及人老幼而及人之老幼要不外於制恒產章內分五段看首節至是心足王是許齊王不忍之心之可以保民致王次段至遠庖廚是啟王以察識次段至善推所爲是啟王以擴充次段至孰能禦之是因王之求大欲而示以施仁之政末段制民恒產則實推不忍之心行保民之政而致王也

齊宣節○齊宣王欲有志於霸功因問孟子曰五霸迭興桓文爲盛當日取威定霸之事可使寡人得聞其槩乎

田氏本陳公子完之後改姓田氏至田和篡齊而有之辟彊和之曾孫齊宣志在大欲故開口便問桓文

對曰節○孟子對曰臣學素本之仲尼仲尼之徒無有道及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得而傳焉臣未之聞無可言也必欲臣言之而不已則惟有王天下之道乎此固臣之所閒可爲王言者也

事是經營勳業之事君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有道而後傳有傳而後聞三字相承說

德何節○王因問曰人君之德何如則可以致王矣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若有保民之德則得民心而王天下其勢自莫之能禦也

德字虛說不保民即德也保民二字略讀而王莫之能禦相連看下面足衣食爲保養及老幼爲保全救死亡爲保恤不興兵爲保護保民二字爲通章綱領

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 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伯者之功聖門明修己治人之道故羞稱霸者之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

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霸爲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 伯功從自私起見

若寡節口王曰保民乃人君之大德凉德若寡人者亦可以保民乎哉對曰可王曰夫子何由知吾可以保民也對曰臣聞王之臣胡齕曰王一日坐於堂上有人牽牛而行過堂下者王見之問曰牛將欲何往牽牛者對曰新鑄鐘成將殺此牛而取血以塗其釁郄王曰姑舍之吾不忍此牛之觳觫恐懼似若無罪而就于死地然牽牛者對曰王既不忍殺此牛然則廢釁鐘之典與王曰鐘必以釁何可廢也爾其取羊易之以全此觳觫之牛可耳臣所聞胡齕之言如此不識果有此事否乎

玩德何如一問王意中不知王道何等艱難而孟子直以保民盡之遂欣然問到自己身上引胡齕一段全重在不忍二字孟子只得齊王吾不忍其觳觫一句遂堅執着不忍二字一開一闔百方開導要他察識而擴充之此二字直是通章骨子此不忍雖只不忍一牛然就是全體之仁心發見了故可以保民而王若無罪而就死地是王又自解其不忍意無罪即指牛說若字是從觳觫上形狀之辭以羊易之句亦是王語釁本釁郄今曰釁鐘是因鐘之釁而釁之謂塡釁也作活字看

有之節口王乃承認曰以羊易牛誠有此事孟子就其善念而開導之曰王天下之道不必他求即王此一點不忍之心便足以懷保萬民兼濟四海而成興王之業矣但百姓識見短淺只見王愛此一牛以爲吝惜而然臣由王不忍之言思之固知王之心實由觳觫之狀而全出於不忍也故即此心而許王之可王也

是心足王句最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故曰足王不是愛一牛便足以王天下蓋即此木心擴而充之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百姓皆以句亦是吃緊蓋不着此句無以發其論難而啟其察識擴充之心臣固知句老實指點明其果出於不忍以實上足王之說須看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察識如下文註所謂乃知此心不從外得者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擴充有二意由愛物之仁術反而得其所以親親仁民者此逆而推之也由親親而遞推之以仁民愛物若此順而推之也重擴充上但非察識不能故註又着下二句此四字不入此節語氣註蓋預透通章之意而括之於此

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王道從保民起見便不自私　保愛護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援引只重此句）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齕音核舍上聲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　口胡齕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伯功從外面敷張王道從心上頭混）

曰然節○王曰夫子以我爲不忍此言誠然也王以易牛爲愛誠有如百姓所譏者但吾之心實不如是齊國地雖褊小而一牛之費能有幾何吾亦何至愛此一牛即纔夫子所謂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豈百姓之所知哉然字單承不忍句誠有百姓單承爲愛句齊國二句跟誠有百姓句而解之即不忍三句跟然字之意而認之也玩一即字正指孟子知王不忍句而因自承認非徒述自已前言也齊王只解脫箇愛字於本心全未能察識得蓋由其蔽錮之極將也

王無節○孟子此[illegible]曰王無怪於百姓之以王爲愛吝也以羊之小易牛之大迹有可疑彼百姓第據迹而論惡知王之心爲出於不忍乎王若果隱痛牛之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無罪羊亦無罪曾何所分別而乃以羊易牛乎王猶不能自察識也因笑曰我當日以羊易牛之心誠屬何心哉我若非愛惜一牛之費而胡爲易之以羊也不忍於牛而獨忍於羊即我亦有不能自解者自姓之以我爲愛不亦宜乎孟子本知王不是愛牛其故在見牛未見羊而已但直告之則他不醒故前用百姓皆以王爲愛句也發他使他輾轉深思知此心不從外得必欲擴而充之也無奈齊王只答得冷淡略無察識之意故此節又設牛羊何擇句以難之註故設此難是故意故字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是反詞不是直詞言我若非吝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也正所謂是誠何心宜百姓謂我愛也數語又只依樣葫蘆全無起發特被孟子攻擊得緊終解不去只得權認了愛字則本心終未能反求而自得矣故下文急以無傷也救轉

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此節已辭愛字不脫了然還要硬認个不忍之美名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此節連不忍之名都認不得了然只要須奇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個愛之惡名而已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異怪

無傷節○孟子因急爲之解曰以小易大百姓雖以王爲愛亦無所傷害也是於難處之中得善全之法令不忍殺牛之心得以曲全乃行仁之巧術也蓋當時止見牛之觳觫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之觳觫則此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不忍之心得以流行所以爲仁術也大凡君子之於禽獸也親見其生不忍親見其死聞其哀死之聲不忍食其旣死之肉是以君子於祭祀燕饗之禮雖不可廢亦惟身遠庖廚使之死不接於目聲不接於耳以預養此心而廣爲仁之術也王之所爲正合於君子之道其何傷哉

此節正解牛羊何擇句術字由後人做變詐看便道是不好字不知事到難處時須有巧底道理齊王殺牛固不忍而釁鐘又不可廢若當時無箇措置但以釁鐘之故而到底殺之則此心雖發亦遏抑而不得流行矣故以羊易牛爲得其術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之心而不爲禮所妨礙是爲仁術勿以牛得全鐘得釁乎說蓋孟子只重全牛鐘得釁與仁術無干註兩全無害言牛得生固無害已感之亡羊雖殺亦無害未感之仁總是兩全其仁正解牛羊何擇句若以牛得生鐘得釁爲兩全則何擇句終是解不得未字有味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亦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君子一般見一本心也已發在於曲全未發在於預養預養其心即廣其爲仁之術也重在預字上養之也預則不至有是心而抑遏不得施者矣故其仁術自廣蓋有不勝計者矣註廣爲仁之術與本文仁術不同蓋以羊易牛是全於當下所見之術遠庖廚是預養其心於所不見之術故曰亦曰廣於禽獸三字亦有味於禽獸只好如此所謂愛物也若仁民豈論其見與未見哉

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

仁者合天地萬物之體術者妙天地萬物之施下文發政制產皆術之類用處只要擴充得失

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爲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旣所不忍釁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爲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

王說節○王聞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誦曰詩云他人有其心予忖度而得之正夫子之謂也夫易牛以羊我乃親行之及反而求其何擇之故則有不能自得者夫子推究由來以爲覺牛未見羊之故遂於我心戚戚然有動而當日不忍之意猶宛然其復形焉但此心甚微而王道甚大夫子乃曰是心足王吾不知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果何在也是王豁識本心猶未知擴充矣

夫我乃行之三句指是誠何心哉三句夫子言之指上見牛未見羊之言戚戚心動而有慘傷之貌即前日不忍觳觫之心註此心不從外得若是從外得底物一過便無了今見孟子之言曲盡事情而前日之心復動可見此心莫非本然之善原是吾固有的不從外得也此心所以合於王句問得緊與是心足王句相應註未知反其本而推之本字指親親仁民說不是指本心仁民爲愛物之本而親親又仁民之本下指幼及人老幼正反其本而推之處此時齊王雖略能察識却未知擴充自此以下皆教王以擴充之事

有復節○孟子因王未知不忍之心可擴充以保民乃先設辨以詰之曰今有稟白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之重而於一羽之輕却不能舉明足以察秋毫之末之細而於輿薪之大却不能見則王亦將信其言而許之乎王曰不然人未有舉重而不能舉輕見小而不能見大者也曰王既知此則知是心之合於王無難矣蓋物與人異類用愛頗難民則與我相親加恩甚易今王恩足以及禽獸是能舉百鈞察秋毫也而德澤不加於百姓是不能舉一羽見輿薪也其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非無力也只爲不用其力焉輿薪之不見非無明也只爲不用其明焉百姓之不見保非無恩也只爲不用其恩焉既不肯用恩而因以不王故王之不保民而王乃能

也（不忍之心皆得于偶而不覺今得于開導認取然止見一牛之不忍耳尚未自見其不忍之量故疑此心不能保民而王）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上節此心句王意心之保牛易而保民難故疑其難合于王此節孟子言有此心便不難保民只由于王之不用耳其不用者非不能用只由不肯用也）

之而不爲也非欲爲而不能也
孟子旣要王擴充何不就以老吾老一節明說與他只緣王不解此心合於王疑
以王爲甚難底了故先分疏箇難易緩急使之了然而後告以用力處今恩足以
及二句難得最緊切乃一章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
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也使王能自有不忍之形於愛物者充廣之以仁民
特舉而措之耳註仁民易愛物難者自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養同類者其事易
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爲用者使之皆被吾愛則其事難自人君言之發政
施仁使民得遂其生其事易裁成輔相使庶類咸若其天其事難故以百鈞秋毫
喻愛物以一羽與薪喻仁民用字最好人皆有力有明有恩但自不肯用耳爲不
用恩正獨何與之故用字與推字有别推乃用中之次第

不爲節○王問曰夫子謂我之不王是不爲非是不能此不爲與不能之形狀如何
分別孟子曰如泰山至大北海至廣挾泰山去超北海乃天下所必無的事以此語
人曰我不能是眞不能非不爲也若奉長者之命而折取草木之枝有何難事以此
語人曰我不能此是不肯爲耳非不能也不爲與不能之形其不同如此今王有不
忍之心自可以保民而王天下然而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而阻於不
能王之不王乃折枝之類而由於不爲也
此節只完得不爲也非不能也二句之意總是言保民可二[illegible]
不重長者之命只重折枝之易下四句以何之類字代不能不爲四字亦爲一形
字摹寫而設語勢俱倒重下段

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
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
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
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
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
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是以
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
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
保民而王非不能要王横充又不以老老幼幼
也但自不肯爲耳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
卽與他明說只因王以保民而王爲難故先
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
使他明了個難易緩急方告以用力處
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

老吾節口夫王之不王惟在於不用恩則用恩之道宜講矣必也先盡孝弟以老吾之老而後惟吾老老之心以及人之老使人亦得以老其老焉行慈惠以幼吾之幼而後推吾幼幼之心以及人之幼使人亦得以幼其幼焉如是則舉天下之老幼無一而不被我之澤其措置天下也特運諸掌之易耳詩云文王之德刑法於寡妻施及於兄弟以擁御於家邦蓋言人同此心心同此仁舉斯心而加之寡妻兄弟家邦而家齊國治總不外此心之運用而已夫自寡妻而兄弟而家邦不外乎一心之推如此然則老幼以及人老幼者獨非此心之所推乎故推此心以施恩則包含徧覆直可以保四海不推此心以施恩則衆叛親離且無以保妻子古之帝王其功業所以巍然而大過乎人者無他道焉亦惟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自近及遠自易及難善推其所爲之恩而不失其當然之序而已矣今王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乃不至於百姓則是倒行逆施與古人之善推恩者相反矣獨何故與

此節正教王以擴充也老吾老三句根上不用恩說來亦緊承上折枝以見推恩之易故以天下可運於掌指示之老老幼幼以及人老幼總還此心施去卽是舉斯加彼故引詩以証明其意竟意仁民爲主原重及人老幼從吾老吾幼說起遡源也以及二字便見有序在及人老幼只在吾老吾幼推出所以易於運掌運掌與視諸掌不同視屬易知運屬易行寡妻兄弟是吾老幼家邦是人老幼以字與上兩以字相照卽所謂序也斯心卽不忍之心與上是心相應寡妻兄弟家邦皆彼也舉加雖直截了當看刑至御字加字内便含著推之義而已字照上運掌正

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

聲爲長之爲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口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老老幼幼是用恩由吾及人是推天下可運是百姓見保運于掌是易引詩以明此意舉心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加彼是所以易之故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四句結其意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引古人以証之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

言其易也故推恩四句是結上段之意推恩承老吾老四句足以保四海應運掌句推恩不是推全牛之恩以及人盖因全牛一事認出良心本體却從本體上推出先親親仁民也古之人指堯舜禹湯文武言大過人就保四海之功業說所爲郎是用恩以其見之行事故曰所爲推字郎加字意推字上着個善字要看善字就有序上見而已矣三字亦見推恩之易意三句收束上文却對下二句見古人善推而齊王不能必有故也故下請王度之末二句與前辭同意異前說易其所難而反難其所易此說先其所後而反後其所先前獨何與是起下不能不爲此獨何與是起下請王度之

權然節○夫王特不裁度之耳物之質有輕重必權焉然後知輕重物之數有長短必度焉然後知長短凡天下之物必用權度以量度之莫不皆然然物無權度不過一物之失耳至心之應物有輕重長短之宜比之於物爲尤甚今王恩及禽獸愛物之心重且長而功不至於百姓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亦未度以本然之權度耳王請度之則知心之仁民者宜重且長愛物者宜輕且短權度不差而施恩有序矣

權度註雖實解然當作活字看然字郎上度以權度心指應物之心就心之應物時便有個輕重長短在註輕重長短之難齊此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民與物皆物也仁民愛物則是應物也本然之權度郎心所具當然之理以其由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起下文 與平聲○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蓋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 欲說民物倒置之故却先明其不可倒置 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度之之度待洛反○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

於天而非私意之所為故曰本然之權度為甚正在不可不度上見甚物無權度只是一物差心無權度事到面前顛倒錯亂有不可勝言者故曰甚本然之權度原王所自有但為大欲所昏不能度耳故曰請度度之之字指上仁民愛物正根今恩足以及禽獸二句說今恩云云分明含個輕重長短之當度在內故謂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之度也註物之輕重長短物字指物件心之應物物字指事

抑王節○夫仁民之心宜重且長而王所以輕且短者王不自度臣請為王度之抑要興動甲兵驅戰士武臣於危亡之地而構結仇怨於諸侯然後快足於心與不然何不忍一牛之死如是其重且長反忍萬民之命如是其輕且短也

此是言仁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耳註所以字自明上請王度之一定是百姓重了既百姓重而功不至百姓何故豈以是三者為快耶然三者實非人心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不忍一牛之死而忍死民於鋒鏑於此亦可以度矣此度字是將快於心與不忍心兩相稱量比上文又是一重度了上註所謂今王反之則必有故故正指此也此是齊王病痛根原孟子前面反復辨論至此方發之興甲兵三句串說興甲兵以危士臣而與諸侯構怨重在危士臣句快於心句正照前不忍字快字下得狠前心字指本心此心字便是欲心與上不同

吾何節○王曰否此三者非可快之事也吾亦何快於是而為之特吾所不得已而為之者將以戰勝攻取求得吾心中所大欲也

先承上撇開一句因一快字逼授便不得不指出自已一點私心來是字指上三者以字即頂是字說註不快於此而必為此兩此字都指上三事尚明於他他字指殺觳觫之牛之類獨暗於此此字指興危構怨之事

王之節○孟子曰王之所大欲可使臣得聞之與王有難以告人者但笑而不言孟子因詰之以臣揣王之大欲其為肥甘之味不足於口與輕煖之衣不足於體與抑

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亦只是不合權度處 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不快而為倘非不忍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

爲華采之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之美不足聽於耳與便習嬖幸之人不足備使令於前與凡此數者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而汲汲以求之哉王曰否是何足爲大欲吾原不爲是而求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固可得而知已蓋欲開闢乎土地朝服乎秦楚臨涖乎中國而撫安乎四夷使天下一統而大欲始遂也但所欲既大則所求者亦大以若興兵搆怨之所爲求若一統無外之所欲猶緣樹木而求生魚決無可得之理也

笑而不言以所欲之妄難語諸人也人情所欲聲色爲甚故著個抑字皆字指上五件不指諸臣上五足字是補足此足字作可字訓以五者作詰又絫以豈爲是哉則是明知不爲是而故詰之了故下大欲可知即以然則二字緊轉辟土地四何有唇吹辟土地只是併吞小國朝秦楚則大國畏服矣既辟土地朝秦楚則自然蒞中國矣但猶屬疆域之內至撫四夷則又威行海外了故加一而字方盡得霸業之盛

若是甚與○王曰大欲雖求竟若緣木求魚之甚與曰殆有甚於此焉蓋緣木求魚雖不能得魚却無後來災禍以若興兵搆怨之所爲求若一統無外之所欲盡心力以爲之後來非惟無功且必有災禍之及矣王曰後災之說可得聞與曰此事理甚明但王未加察耳且如鄒人與楚人交戰則王以爲孰能取勝王曰鄒非楚比必是楚人勝曰既知楚之必勝然則邦國之小者固不可以敵夫邦國之大者人民之寡者固不可以敵夫人民之衆者兵力之弱者固不可以敵夫兵力之强者此理勢之必然也今總計海內之地大將方千里者有九區焉齊國集合其地而算之不過千里餘皆列國所有是於天下九分中只得一分耳今王欲以齊千里之一服海內千里之八其衆寡大小强弱勢之理當何以異於鄒與楚敵哉臣知必不能勝而至於敗

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

投君之欲齊無人矣

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急下一針

與平聲爲肥抑爲豈

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爲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

也所謂有後災者如此　王必欲求大欲何不反其本而圖之則大小衆寡强弱皆可不計矣

若是其甚與怪而疑之之辭後必有災正是甚處鄒人與楚人戰見鄒有不自量意不可倒轉說然則三句因鄒楚而槩論之三固字見理勢之必然大小以輿圖言衆寡以人民言强弱以勢力言千里者九齊楚燕秦韓趙魏宋中山也何以異於鄒敵楚句所謂後災也求句正說所以求大欲者以起下節本字虛含宗節發政施仁是求大欲之本後制恒產又發政施仁之本與前討反其本而推之本字不同

今王節○所謂反本者亦在行仁政而已今王誠能以不忍之心而發之爲政以施其善推之仁則不但本國之民被其澤而心悅將見風聲所達無遠不屆使天下士者皆欲立於王之朝以行其道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以安其業商賈知王之關市不征皆欲藏於其市行旅知王之道途無滯皆欲出於其途天下有疾其君之暴虐者皆欲求訴於王其心之向慕如此則四海來歸其勢猶水之就下沛然不能禦之由是而土地可闢秦楚可朝莅中國而撫四夷無不遂王所欲矣何必興兵結怨爲哉

此節是反本內事即所謂用恩百姓而善推其所爲者也保民實事總括在此下制民之產單以農言又發政施仁之大本耳發政所以施仁四字串看此四字中所以惠士農工商者畢具下五句即從此出故一使字緊接直貫到赴愬於王上使字非是有意只是爲所當爲而天下自然歸心有若或使之者其知是根上五欲字來欲字指心說孰能禦乃說到身之來歸此二句正保民而王莫之能禦意文法至此一收結下文又是另起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兵連禍結則生民塗炭以若所爲求若所欲而衆叛親離危亡隨之矣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正應後災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今王發政施仁發政施仁即從愛牛不忍之心發出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

吾惛節○王聞孟子發政施仁之言有感於心曰王天下誠不外於仁政但吾資性昏昧不能遽進於是矣願夫子開其惛心以輔導吾志政如何而發仁如何而施一一明以告我我雖不聰敏請嘗試而行之

上節發政施仁只是大槩說尙無貫下手處故王謂吾惛不能進而欲明以敎我也

無恒節○孟子曰仁政莫先於養民養民莫先於制產蓋禮義生於富足故人惟有衣食之常產斯有禮義之常心若不假常產而自然能有恒心者惟習知義理之士方能如此若尋常下民無有常產因無禮義之常心若無禮義之心則將恣情縱欲蕩然於禮法之外凡放縱邪辟敧邪侈肆一切不善之事無所不爲而犯罪者衆矣爲人君者平時不能制常產以養民及至陷民於有罪之地然後從而加之以刑則是欺罔民無知而陷害之非罔民而何若此者不仁甚矣安有仁人在位而肯爲此罔民之事乎王欲行仁政其於制民之產誠有不容緩者矣

制民恒產最是保民要務此下四節將產之不可不制反覆言之以起末節制產之法恒產卽下文五畝百畝者是恒心卽下文善與禮義者是而善又禮義之總名也惟士爲能只引起民來只重民上民之陷罪由無恒心無恒心由無恒產二因字見恒心恒產緊緊相關此恒產所以當制也放辟四者一字深一字俱在事上說無不爲已頂上四項罔民一字又打動他一點不忍之心

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 四民來歸卽運掌保四海之意 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赴音 潮賈音古愬與訴同○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說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敎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惛與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恒產關係恒心卽係于所爲與刑罪便見欲保民者不可不制產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

是故節○夫恒產所係之重如此是故明君爲治其制民之產也必使有是產者仰而上之足以奉事其父母俯而下之足以畜養其妻子豐樂之歲則終身飽煖即遇凶荒之年亦有積蓄而可免於死亡蓋民之遂其生如此然後設教以驅而之於善故民有所資而無所累其從乎善也自輕易而不費力矣所謂有恒產因有恒心也

是故二字緊承上恒產所係之大說來明君即仁人自其痌瘝斯民言則曰仁人自其知周萬物言則曰明君惟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故不曰仁人而曰明君也

必使二字冒下四句有經畫周詳意合看纔是制產之善○足以即上及老及幼精神樂歲二句即頂上父母妻子說終身飽免死亡見有三年九年之蓄也驅字即教字意從之也輕對下奚暇看玩然後字故字只歸重上一截以見制產之宜急

今也節○若今也制民之產徒事紛更不遵古法故民則仰之不足以奉事其父母俯之不足以畜養其妻子雖當樂歲亦終身困苦一遇凶年便不免於死亡此惟求救其死猶恐力之有不贍奚暇修治禮義而相與爲善也哉所謂無恒產則無恒心也

明君制產實有下五畝百畝許多區畫此如何也下倆制字蓋彼廢井田開阡陌亡案事紛更自爲厚斂亦是從新創立一番故亦以制字言之曰終身苦者俯仰之資餓他歲歲樂亦是歲歲苦凶年死亡更自是不免了四句本一串事上二句就一時言之下三句則通前後總計之也

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恒胡登反僻與辟同焉於虔反○恒常也

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能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必使內有許多斟酌從周知民隱處

發出

畜許六反下同○輕猶易也

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

同

此制產爲富强起見與上爲足民者不

王欲節○天觀恒心之有無係於恒產如此王若欲發政施仁而行保民之道則何不反求其本以制民恒產為先務哉

王欲行之指發政施仁言此反其本專指下制產之法與前節虛括仁政之全者不同但能反其本而制產則上一節之仁政亦必次第舉矣此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

五畝節○制民恒產之法何如每一夫受五畝之宅而半之墻下樹以養蠶之桑則帛有所出五十者可以衣之而煖矣雞豚狗彘並畜於家而無失其孕字之時則肉有所出七十者可以食之而飽矣每一夫受百畝之田凡有興作勿奪其耕耘收穫之時則穀有餘出八口之家皆可以無飢餓矣夫恒產既制則恒心以生於是庠序育教而致謹其規條又於其中敷孝悌之義而反覆申明之則民知愛親敬長樂為服勞而頒白者不負且戴於道路之中矣夫老者則衣帛食肉而黎民皆不飢不寒將教養兼舉治化大行然而民心不歸以致於王天下者決未之有也所謂保民而王者正以此區區蓋勸何足道哉

此節因上反本而詳陳制產之法一章實際在此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王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其所以及人老幼者已盡此四段中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而出所謂仁政也四段教養不平五畝三段是民有恒產庠序一段諧言以應上恒心蓋此論制產則養為重也老者二句現成作過文便見老老幼幼各得其所了未句正見大欲不必求自至惟當制產以盡保民之政也此章當瑩看勞初出一王字究其所以王者無他保民而王也究其所以保民者無他是心足以王矣是心足王如何反其所以及禽獸者而以序行之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而已老幼吾老幼以及人之老幼如何五畝之宅云云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蓋其胸中王道素其特隨時酬應而覓路以開導之耳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者以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

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此節皆保民寔政雖重養不重教然必教以禮義不重刑殺方是保民之周密處也見下文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也前篇○此言也民之

大畧此節與前告梁惠王者小異彼重救荒此重推心彼對小惠言見王者之大道此對霸功言見王者之正道彼根上盡心說此根上保民說自各有頭項字義亦畧別彼是數口此是八口彼兩七十者此一老者彼兩饑字作饑此兩飢字作飢

莊暴章全旨○此歸重與百姓同樂一句好樂甚即同樂也庶幾即王也樂不別於古今而別於同獨下遂將獨樂同樂之故兩節分別出甚不甚樣子末節正歆動處

莊暴節○莊暴見孟子曰暴昔者進見於王王語暴以己之所好在於音樂暴以人君好尚音樂恒其趨入臣愛君必防其漸彼時未有以對也曰王好樂何如果有妨於治也乎孟子曰好樂無傷特患王好之未甚耳王之好樂誠甚到極處則齊國庶幾可望於治乎

未有以對意歸在好樂何如上好樂何如只是恐妨治意甚字內便含充滿其分量意包得行仁推恩許多事在齊國庶幾言可王也非只謂能治其國此二語通篇之意已具

産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爲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産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特地求見

合通篇意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

他日節○孟子因王慙不能再問以達其意他日乃入見於王而問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果有諸王自慚所好之不正而勃然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咸英韶濩古先王之樂也直好如今世俗之樂新聲俚曲取快一時之聽聞耳何可使聞於夫子耶

王以好樂自慚益論樂之文也孟子則以好樂之情言之

王之節○孟子遂迎其機而導之曰王謂世俗之樂為不必好特患王好之未甚耳誠使好之甚不徒嗜其音而深會其意則齊國其庶幾於治乎古樂好之甚固足以治今樂好之甚亦足以治今之樂由夫古之樂也何計樂之今古哉

上好樂甚二句只是論其理此方是激切告君要得歆動齊王語氣猶古之樂全從甚字內發出能好樂甚是養人心而天下和平雖今樂亦無害其為古樂矣今樂可比孟子只是迎機而導之與民同樂耳

可得節○王曰所謂好樂甚而齊其庶幾者可得聞其說與孟子先即常情以引之曰樂原以樂也獨自作樂以為樂與人作樂以為樂二者果孰樂王曰獨樂而人不預情何以舒不若與人之為甚曰與數人作樂以為樂與衆人作樂以為樂二者又孰樂王曰與少而衆不預情亦未暢不若與衆之為甚

可得聞與只指好樂甚二句不兼今樂猶古樂孟子欲王與民同樂特地拈出樂字啓發齊王一段公心以為下文言樂張本樂樂是鼓樂以為樂就公私言則不若與人就廣隘言則不若與衆兩不若正先王與世俗所同處此只泛以常情探之王亦只據常情答之俱未說到人君上與衆衆字亦只是多人未便是百姓孟子卻漸漸引入百姓身上去

臣請節○孟子曰王既知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則好樂之公私從可知也臣請為王一一陳之於前可乎

言樂二字是逗起下兩節說益王既明於人情則亦不遠於人情而好樂甚的道理因此可識而可與言矣故請為王言樂

今王節○今王試鼓樂於此百姓聞王所擊鍾鼓之聲所吹管籥之音舉皆疾首蹙

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有意導王 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以聲音節奏言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以宣暢和氣言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 泛言常情未說到人君上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 為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

頞而相與告語曰吾王之好鼓樂固然已夫何使我等至於此等極處也父與子不
得相見而兄弟及妻子並皆離散乎不但鼓樂爲然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
馳驟之音見羽旄飛揚之美舉皆疾首蹙頞而相與告語曰吾王之好田獵固然已
夫何使我等至於此等極處也父與子不得相見而兄弟及妻子並皆離散乎夫鼓
樂田獵王之所樂也百姓如此嗟怨者豈有他哉蓋由平日獨樂爲心而民之窮困
有所不恤不與民同其樂也此好樂之不甚也

此與下節俱是虛設個情景如此非齊王實事也此節便是不甚的樣子鼓樂是
主因王亦好田獵故并及之疾首蹙頞與下欣欣有喜色對照下箇舉字便見通
國皆愁慘之象便想見不與民同樂之盡處疾蹙雖在臨時亦其心先有憂苦鬧
王之樂而憂容隨之兩使字是不堪之辭至於此極也連下父子二句讀二句正
是極處不與民同樂非不與民同鼓樂田獵之事乃平日不行仁政致民困苦也
二節俱就民情上看出君與民同樂不與民同樂之意俱各歸結在末句上

今王節○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所擊鐘鼓之聲所吹管籥之音舉皆欣欣然
有喜悅之色而相與告語曰吾王邇來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恁地能鼓樂也不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
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
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
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
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
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
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鐘
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
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
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
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

但鼓樂爲然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馳驟之音見羽旄飛揚之美皆舉欣欣然有喜悅之色而相與告語曰吾王遡來庶幾無疾病與不然何以能田獵也夫同此鼓樂同此田獵百姓如此欣幸者豈有他哉蓋由平日能行仁政推其樂以及民而與民同樂也此好樂之甚也

此節便是甚的樣子要與上節相形看欣欣有喜色下一與字便見兩間皆太和之氣使想見與民同樂之盡處喜告固在臨時亦其心先有樂故聞王之樂而樂容隨之庶幾無疾病益民愛其君惟恐其有疾病也上只爲已之父子兄弟妻子而憂此則專爲君身而喜益室家得其樂而於以自相恤也與民同樂有許多實政在註謂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益與民同樂非與民同鼓樂也兩節文勢宜遞重此節故下直用今王與百姓同樂接去

今王節○夫好樂之公私不同而民之憂喜卽因之可見君當與民同樂矣今王好樂卽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而與百姓同其樂焉則近悅遠來而可以王矣好樂甚而齊其庶幾又何疑乎

上二節只緊言甚不甚兩端此節方實勉齊王與前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二句相應與百姓同樂卽是與人與衆一段公心則王矣三字語氣甚急仍是歸注上句

民心憂樂有召平日不係於聞然憂樂之容則觸於聞而卽發也

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

文王章全旨○此因論囿而誘之以公利重與民同之句齊王於制度上論囿之大小孟子於民情上論囿之大小蓋公之則見小私之則見大也一引之一警之總是欲其公利於民之意初不辨其事之虛實有無也

文王節○齊宣王門日嘗聞文王之囿其地方七十里之廣信有諸乎孟子對曰古書所載或有之也

意當齊欲廣囿諛佞之臣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若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為文囿耳以芻雉得往知之此囿字不可誤作靈囿之囿看靈囿決無七十里之廣節三分有二亦言人心歸之非士地盡為所得安得有七十里之囿玩註其亦字也與字原非據實說可不必泥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有不有未可知之辭也語本甚浩此等處孟子都不肯辨析他只要大處合正便罷正善於開導處

若是節○王曰文王之囿固若是其大乎曰在當日之民猶以其囿為小也曰寡人之囿其地方四十里比之文王亦已小矣乃齊國之民猶以囿為大焉何也曰文王之囿雖方七十里然未嘗以為已私也民之芻以牧養蕘以樵採者皆往其中以取焉民之雉以逐禽兎以逐獸者皆往其中以取焉以七十里之囿與一國之民同之

樂而謂今樂由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頞則雖奏以咸英韶濩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俱是為已而問

則用者多而出者寡民之以囿爲小不亦所宜然乎
若是其大乎只是驚異之辭蓋齊王本因民以四十里之囿爲大則文王之囿其大更過於齊囿安得不驚異芻蕘雉兎死字活用猶云取芻取蕘取雉取兎者也民以爲小全在一同字上蓋以一國之民盡往七十里之囿自不見其大祇覺其小矣存疑所謂若已有之幷其大而亦忘之也

臣始節○若王之囿民以爲大者豈無故哉臣始至於王之境先問國之大禁知所避忌然後敢入臣因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之廣若百姓有擅殺其囿之麋鹿者卽以百姓抵死而有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坎於國中而故陷民於死地也民視此囿就如陷阱一般其以爲大不亦宜乎王亦法文王而與民同之可也
此節與上節民同之對不重陷民於死只重專其利而使民不敢往之意

交鄰章全旨○此論交鄰之道當作兩截看上截事大恤小說睦鄰之道已盡下截因問復答歸到除暴救民見常以玉帛交變以干戈交倘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强以立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於已反爲不仁不智了故大勇正以善成其仁智而固無妨於交鄰之道也兩截理實一串

交鄰節○齊宣王問曰交鄰國而使兩相輯睦亦有道乎孟子對曰講信修睦國之大事誠有道也蓋鄰之於我非大則小惟仁者寬洪測怛知有理不知有勢爲能以大事小而篤其撫字之心是故湯大國也而反事葛文王大國也而反事昆夷此其可敬也惟智者明於道者知義理之當然又知時勢之不得不然爲能以小事大而

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兎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 引之歸正 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隨事炳諫 阱才性反○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 智不能勸人以所處之勢異耳

盡其恭順之禮故大王小國也而寧事獯鬻句踐小國也而寧事吳此其可證也夫
郊之送當以此爲法矣
文蔚一問自是息爭求寧之意事大事小大慨都是忍小忿仁者寬洪故能含容
人之不恭惻怛故能矜人之惡而不敢覔洪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仁者見理
而不見勢智者則兼明理勢勢之不得不然即理之當然故下專以理言之大之
於小非必有事之之禮註以字字易事字只是字之若事之耳故註主心言小之
事大自有儀物故註主禮言大事小猶未足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
必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事大猶未足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
禮尤不敢廢乃見小者之智仁知雖畧分優劣然亦可互看非謂仁者不能事大
智者不能字小也下各引古作證見我爲其大則當如湯與文王我爲其小則當
如大王句踐也句踐本非大王比亦姑舉作樣子不必分大智小智註文王事昆
大雅只取緜之昆夷駾矣句見文王事之之大畧若不殄厥慍二語自是說大王
事大王時昆吳猶强大大王當受其侵彼時豈之猶爲以小事大至文王時其勢
削弱文王事之則爲以大事小矣大王事昆夷在遷岐後其事獯鬻則居邠時也
獯鬻即狄人非昆夷也句踐與吳夫差戰敗保棲會稽吳王追圍之乃令大夫種
行成於吳身請爲臣妻請爲妾吳赦越罷兵歸
以大節〇夫大之字小小之事大莫非理之當然也天也以大事小皆當其勢之在
已誠心愛人而自然合理乃樂乎天者也以小事大者順其勢之在大安分自守而
不敢違理乃畏乎天者也樂天者天地爲懷萬物一體而氣象有以容保乎天下吾
見九有之內皆在所統馭矣畏天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而規模有以保安乎一國
吾見四境之內皆在所維持矣
此節重一天字樂天畏天已含上文事大事小內此只就仁智指點以顯仁智之妙
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玩四者字語氣可見推原於天故天字作理字
看上解知者兼理勢此解天只說理者理字兼勢在內我爲大理當含容我爲小
理當敬謹樂字畏字在自然不敢四字見得小者原可不必事事小者自是心樂
乎此絕無勉强若事大者實見有不得不然處分明是有所畏保天下保其國雖

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　鬻音育

句音鉤〇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
小强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
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
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
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
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
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循其勢之在人　然其勢之在己　氣象規模有此效非必欲如此　樂音洛〇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
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
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
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只將不及樂天亦得處然耳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

論道理實帶說效驗以歆動時君不只論氣象規模也其言氣象規模者恭非有此氣象規模亦無緣有保天下保一國之事註包含徧覆八字在樂天內制節謹度八字在畏天內樂天者能與天下一概包容徧覆則救災恤患兵戈不與天下無一人不享他和平之福畏天者兢兢自持自可以殄人之慍怒免人之侵凌而無隙可乘保天下保其國但是實事上是容保之保下是保守之保氣象無形而難見規模則有眼矣四字有分別然此意不重須知仁者亦必除殘而去暴不至縱惡以養姦智者亦必自强以立國不徒苟安而無恥也

畏天節只詩有云畏乎天之明威惟恐獲罪於是保天命而不失正畏天者保其國之謂也而樂天者保天下可知矣

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引詩只證保國而保天下在其中此天字指上夫然上天亦是一箇理與上節天字正可合看

大哉節○王嘆美之曰夫子論仁智交鄰之道能事大恤小便可以保國保天下可謂大哉言矣但寡人有一疾偏好尙勇遇小國不恭常不能包容遇大國侵凌常不能忍耐如何得爲仁智之事

好勇猶不能忍氣相似王看得仁智與好勇相背故以有疾爲辭

王請節○孟子對曰好勇無傷但要知所決擇且益勇者 小大王謂勿好小勇激於一時之怒便按劍怒目而視曰何人敢與我敵哉此特匹夫血氣之勇僅可敵一人者也請好帝王之大勇靜則爲神武之不殺動則爲威武之奮揚發越使氣懾萬人威加一世則仁智皆所優爲矣何至好勇爲病哉

小勇大勇只看血氣義理四字 一大字喚起下三節大字作活字有

赫節○臣謂君王當以大勇爲好盍嘗觀於文王之事矣詩云密人違拒王命侵阮而往至於共王乃赫然奮怒於是整頓師旅以止遏密人徂共之衆使不得侵擾鄰國於以抑强扶弱而篤厚周家之福于以安撫天下而答其仰望之心詩之所言如此此文王之所以爲勇也 文王赫然一怒除密人之亂也是四方寧謐天下之民俱賴之以爲安勇何如其大哉

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樂天畏天作忍氣故有此說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卹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 勇之大小不在所敵之多寡但淸小忿

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 者便是小勇一人字當活看

之 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 詩

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 爲安民起見是大意則鄰國非殘民但當順其

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 大字小之道可知此是孟子言外之意

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文王能事小亦能伐小仁者之勇

密人擅敢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怒而遏之周本以安民受福故曰篤周祜天下咸
仰周以爲安若侵阮不已則滋蔓無端而舉將失所仰望故曰對天下三以字叠
說趣重以對於天下句此字指救阮一事言勇字即在怒字上見此句只從勇
點出勇字下句方見其大安天下之民正從對於天下句生出天下之民胥賴以
安勇不言大而大可知故註補出大字大字正繫承王請大之大字來按密須
氏姞姓國阮國名共阮地名

天降節○大勇不但徵之於文王又嘗觀於武王之事矣書曰天降下民不能自理
於是立之君使之主法不能自教於是立之師使之教訓其意要爲君師者替天行
道以輔助上帝之所不及故援以至尊之位而寵異之於四方也今我既受天之命
作民君師則凡天下有罪者惟我得誅之無罪者亦惟我得安之天下何敢有過越
其心志而作亂以虐民者乎書之所言如此當時商紂以一人而橫行倡亂於天下
武王以爲己恥而興兵誅之此武王之所以爲勇也武王亦惟一奮其怒除商紂之
暴遂能綏定四方而天下之民都賴之以爲安勇又何如其大哉

首五句推上天立君師之意只大概說有罪無罪二句方是武王自任正明已當
助上帝以無負君師之責也引書只要透出天下字以起下勇之大與上引詩辭
一般引書辭只帶說以天下自任於伐紂安民事未說得實故孟子以一人衡行
二語我足書辭未備之意一人暗指商紂紂乃越厥志而爲有罪之大者故曰衡
行恥之就誅紂上見此武王之勇也正根恥字說一怒安民正指誅紂亦字對上
文王言文王以大事密之小而密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是仁者之勇也武王以
小事紂而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是智者之勇也

今王節○方今小國不恭甚於密大大國侵凌過於橫行天下不安甚矣王誠能法
文武之所爲亦奮然一怒於以除殘去暴而救安天下之民則天威所加民皆欣然
望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何以好勇爲病乎如此則將臣天下之諸侯而交鄰不
足言矣

亦字承上文武求註文武之所爲所爲都在一怒上不必推開安天下之民非必
併鄰國而有之或鄰國悔禍可與更新或元兇既剪依然和好吾不殄彼之祀便

定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能事大亦

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能伐大者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

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

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爲民方怒則有時亦當用如仁智之事大事小可知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

勇也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

是仁吾可固吾之圉便是智小大咸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擧安一怒之勇亦交
鄰之道
雪宮章全旨○此重不自樂而與民同樂上樂民之樂何是一篇要領前三節以同
樂之效廣其志旨意已盡下不過引證故事欲王納諫以與民同樂也其閒條貫
事在補助其打動齊王處在君臣相悅
雪宮節○齊宣王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四詩其禮遇之隆曰雪宮寡人時遊以
爲樂也賢者遨遊人國其亦得此而居之以有其樂乎孟子對曰君以此待賢則賢
者宜有此樂矣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怨
其上之心矣見知此樂當與民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
註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賢者一問有誇張意賢者指孟子
此字指雪宮亦字對曰已言雪宮是王所自居以爲樂者今以之居孟子故以一
亦字誇張之蓋自矜其能待賢也有即當得音雪宮之樂在賢者分上原無許多
道理可說故只用一有字輕帶過即引到與民同樂上人字指百姓說不得謂不
得宮室安居之樂非指雪宮也
不得節○夫不得其樂而非議其君上者是不安爲下之分固非理也爲民君上而
獨享其樂以致民之怨望者是自失爲君之道亦非理也
不得二字緊承上說下上句只觀起下句不平對觀亦字可見
罪民節○夫不與民同樂則有非之之心能與民同樂豈無感之之效如安居粒食
民之樂也人君能視如己樂爲之所欲與聚而樂民之樂則民之得有其樂者莫不
感懷亦必見臺池鳥獸而歡慨聞鍾鼓管籥而多喜而樂其君之樂貧窮無告民之
憂也人君能視如己憂爲之所惡勿施而憂民之憂則民之得去其憂者莫不感慟
亦必有望爲之趨有難爲之赴而憂其君之憂矣◎恭民之樂而使民亦樂其樂則上
下之樂歸於大同是樂以天下也憂民之憂而使民亦憂其憂則上下之憂歸於大
同是憂以天下也休戚相通上下無間如此則天下之民皆傾心歸附而王業可成
矣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此節此言與民同樂言樂并及憂皆是能同民之樂未有不同民之憂者非兩事

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
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
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
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提出八字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
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
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
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
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
溥出主意
上者非也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
卹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
兼君民言而以君爲主
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也樂民樂憂民憂是即有王政樂其樂憂其憂是王化之應上四句言是樂之相通下二句言憂樂之大同下二句即在上四句中看出蓋天下只在民字中大言之非在民字外推言之也以字文法若云不以一身而以天下耳大意重樂民憂民上玩註下二句只作過脉語以起王字至此本意已盡下俱是餘意

昔者節〇大同樂於民不必遠徵諸古即齊之先君亦有行之者昔日齊景公問於晏子曰省方觀民國之大事我今欲觀於轉附朝儛之二山復遵海濱而南行至於琅邪境上但思昔先王遊觀當時以為盛典後世以為美談吾不知何所修為而可比於先王之行事也

引齊景者以其國故典告之易於動聽也齊景聞古有省方觀民之說故有是問其欲比先王觀全要看修字下文巡狩述職省耕省斂即是先王之修而興發補不足則其修而比之者也景本志在遊觀至大戒出舍則所謂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者皆不果矣

晏子節〇維時晏子對曰以遊觀為不可苟而有志於先王善哉吾君此問也今以先王之法言之天子十二年而適乎諸侯則曰巡狩謂之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之土而察其政事之治否也諸侯每六年而朝於天子則曰述職謂之述職者自陳其所受之職而試其功績於王廷也天子諸侯一往一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天子又每年以春秋時巡行畿內之郊野春則省民之耕察其中播種有不足者則發倉廩以補之秋則省民之斂察其中收獲有不給者則發倉廩以助之而諸侯之省於國中者亦然其惓惓為民之心又如此故夏時畿內之諺曰吾王若不來郊野一遊則補助不行而吾何以蒙上之休吾王若不來郊野一豫則補助不行而吾何以獲上之助凡其一遊一豫皆有恩惠及民而為四方諸侯之法度焉觀之夏諺則知王者補助之政為不虛矣先王遊觀之善如此

此節言先王之法巡狩述職固先王遊觀之大者所重尤在下半節省耕省斂在巡狩述職之外夏諺只帶省耕省斂說盛上只說得非無事空行者恩惠及民須是補助既引巡狩述職之事又必解曰巡所守述所職者正見皆無非事而行者非訓解之辭非字與無字看此句聯結上亦貫下然事亦所以為民也省耕省斂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引此大段望王納諫意　欲字與畜君句照應不敢縱欲而問何修此晏子所以為善也）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〇晏子齊臣名朝音潮放上聲　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遊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謂巡守述職說恩惠及民不得而無其惠義　補助大但補助之惠顯而易見耳）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

天子諸侯皆然夏諺獨言吾王五者是指天子畿內耕歛也遊豫只一意自巡省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下所被謂之休自上所與謂之助遊豫當分合看分則遊是巡遊豫是逸樂合則巡遊即所以逸樂也二句疊言亦咏歎語度非真以遊豫若為申令益春秋補助因論遊觀及此見王者舉動無非與則雖一遊豫間亦使諸侯見一人之德意而欽承之非謂仁政全主乎此也若仁政自有當然經制深宮大廷籌畫固不止春秋區區矣上從天子說來下以夏諺為諸侯度結語春秋二句主天子說為身益晏子答比先王觀意願規摹原大孟子引以證與民同樂王天下亦不是小小事業不必因晏公結繫諸侯講春秋之省是恐其失時補助旅恩又是耕歛中一節有兩層意

今也節○乃今之諸侯則不然其出遊也則有師旅之從師行則有糧食之給使民之飢者不得食勞者不得息皆怒目相視乃出謗言而民乃作慝矣不勝其怨恨矣夫天子之命本欲諸侯撫一國之民今乃方逆王命恣虐下民糜費飲食如水之流而無窮極凡如此者或流或連或荒或亡徒為所屬諸侯之憂而已

此節遂句與上文相反方見一是先王之法一是今時之弊師行則夫役之擾皆民應糧食則供億之費皆民支糧食頂師行來飢者二句又頂師行而糧食來睊睊胥讒謂睊睊然而讒謗只作一串說作慝又頂上胥讒謂固有謗言而見其有怨心也觀乃字可見上五句就民言下四句又提起而慨歎之則尊就君言也重方命虐民四字飲食若流即流連荒亡時諸侯飲食之侈也與上糧食無涉若流與下流連流字不同若水之流水流也流連之流舟流也流連荒亡承上文而言其從方命虐民明指諸侯為諸侯憂自只指附庸縣邑說

從流而下流連荒亡之義可以從流而下以至忘反則謂之流從流而上以

此與人不得則非其上相反

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給救反 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

又是个人不得則非其上影子

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睊古縣反○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樂而忘反明謂之連從獸無厭而徒以廢時是謂之荒樂酒無厭而至於失事是謂之亡此四者正今時之弊也

此釋上文之義乃晏子自釋也直至下惟君所行也皆述晏子之言至景公說以下則兼述其事但此雖釋其義亦是痛恨其弊而極言之見此等事為害不淺勝不可為也兩心字兩無厭字俱重看從流上下或謂借行舟之狀以釋流連非也四字但作實說流是流蕩而無節連是連續而不絕荒是荒廢時日亡是亡失政事蓋蒐獮狩失有其時故以廢時屬荒祭祀賓客各有其事故以失事屬亡順水而下固為從流逆水而上何亦謂從流蓋從不訓順乃訓遂也從獸之從亦是遂

先王節○若先王之觀非巡狩則述職非省耕則省斂尚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也何弊之可言哉

此二句回抱天子適諸侯一節以起下惟君所行句先王二字正與前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句應

惟君節○先王之法如彼今時之弊如此是亦惟君所行也行先王之法則亦先王矣否則將不免於流連荒亡也豈能比於先王之觀哉

惟字兩邊說不是活法是逼法見法弊昭然非此則彼只看君所行如何他人着力不得此句逼拶極緊非謂但憑君做也

景公節○景公一聞晏子之言心中喜悅乃大戒令於國以示更新出居郊外以便察聞民間疾苦於是始興發倉廩以補助其不足於晏子之言果一一見之行事矣既又召太師而曰君臣相得自古為難我今喜得晏子而聞其善言晏子亦喜得我以行其素志君臣相悅如此爾其當此歡樂之情撫於音樂以彰一時之盛焉其所作之樂即今所傳之徵招角招是也徵屬事角屬民以君臣為事為民而相悅且因舜招在國以美其名如此其樂中歌詞有云畜君何尤蓋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不致相尤而取罪也臣竊即此詩而思之人臣之罪莫大於逢君之惡今能畜止其君之行使不至於流連荒亡正忠愛之至者也何罪之有哉王能聽臣之言一如先齊故事則與民同樂豈有不足以致王者乎

之于連看上三句俱從說中來成而曰大是遍示曉論之意此舍是欲傾於省民

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映照欲觀遵海等語下針砭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以施惠望王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引詩釋詩以表臣心而感動王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畜為去聲

註又兼自責言者謂其不敢遽處深宮也但曰補不足者想時正當春耕故云景公從前未有此事故曰於是如君之悅臣孰上數句便見齊景公能以晏子之言見諸行事則臣之說君亦可知故總曰君臣相說但重君說臣一邊徵招角招何乃孟子述事之言當孟子時此樂猶在故舉以實之一音之樂皆具宮商角徵羽徵言徵角取其為民與事之意時韶樂在齊景公用之而被以新聲故其樂亦謂之韶畜君句是樂章好君句又是孟子說詩意畜以言言好以心言引述晏子在重興發補不足以見與樂同民之意樂章不止畜君一句此獨述之而釋以好君亦借陪見已之納誨都是好君而望王以聽從也言下情思含蓄無窮不可容作稱美晏子看

明堂全旨○此總見王政當行之意首二節因其欲毀明堂而啓以行王政第三節因其欲聞王政而舉文王之政以告之末二節因其諉於不能行王政而舉古人之事以引之見能法公劉太王同民之意則文王之政可舉矣

明堂節○齊宣王問曰明堂在齊人皆謂我毀去明堂請以問之夫子果當毀之乎抑止而勿毀乎

古者天子巡守朝諸侯於方嶽之下皆於明堂受朝五嶽俱在之此云明堂者東嶽明堂也在太山之下故趙註謂太山明堂以其在齊境則也齊王若毀明堂意在勿毀故孟子便以立明堂本意告他正從他欲動處引以王政上去

孟子節○孟子對曰夫明堂者非他乃王者有省方之舉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如欲行王政俱句丁天下而居此堂則勿毀去之矣

王者二字是責難語非張大語王者不專指天子凡諸侯能行王政者便是看下

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如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引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齊既稱王想其意亦不欲毀　趙氏曰明堂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耳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重在行王政不重勿毀　夫音扶○明堂王者所居

王政之問註明堂出政令就巡狩時言行王政就平時行政言非指明堂所出之政

王政節○王曰夫子謂好人能行王政則明堂可不毀不識王政可得與聞乎對曰昔者文王未嘗稱王而所行卻是王政其治岐也於耕者則行九一之法而歛從其薄於仕者之子孫則行世祿之賞而報從其厚於關市但盤察好細而不征商賈之私貨於澤梁則任民取利而不為禁令以自專於罪人刑止及其身而不連累其妻子是上農工商皆有所厚如此至於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老而無子者謂之獨幼而無父者謂之孤此四者乃天下之窮民而無處告愬者文王發政施仁雖於上數者皆一時出令而此四窮民尤加愛惜務使之各得其所焉詩云富人猶可惟煢獨之人情更可哀矣惟可哀此文王所以必先之也所謂王政如此因明堂開陳王政不引武周創制而舉文王作榜樣正見王政隨在可行能行王政而王業即自此興也上五件是王政大綱下一段只就王政中抽出尤加意者言之國以農為本故先言耕者九一兼貢助說仕者指其先世言故曰世祿世祿善善長也不孥惡惡短也關以行旅言市以工賈言澤魚所聚處梁魚所出入處也鰥寡獨孤遞言是由輕說到重王政本重老幼此尤老幼中之困於天者發政施仁二句正是補天之缺陷處發政施仁虛說該得廣不專指上五件而五件亦在其中先字如後義先利之先只是汲汲意并先卽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諸法也王制謂鰥寡孤獨皆有常餼養彼無父母妻子之養而官養之耳引詩只證四者宜先與文王無與通節俱要切定治岐發論方得開導齊宣微旨

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

善哉節〇王聞之遂嘆羨曰善哉夫子此言真可謂治國之良圖也孟子曰聞善貴於能行王既以為善則何為不見之行事乎王曰寡人非不欲行但有一病好積貨財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曰好貨無妨於王政昔者公劉亦曾好貨詩云公劉過虐因戎欲遷都必先足民使其民田有露積家有倉廩於是裹餱糧於橐囊以為遷都之計思以集和其人民光大其國家乃張我弓矢與干戈戚揚啓行而往遷於豳焉由詩之言觀之故公劉必使民之居者有積倉行者有餱糧富足如此然後可以爰方啟行是公劉能推好貨之心以及民也王如好貨亦能倣公劉之遺意與百姓同之導利以厚下約己以裕民使亦有積倉裹糧之富則天下之民皆歸向之其於王天下何難之有好貨又何足病乎

公劉好貨太王好色本詩初無此意孟子特就其中看出一箇意思來引導其君漸安所謂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足己意也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在乃積乃倉二句取意因好貨同民意未顯故又着居者行者三句上節重兩有字下節重兩既有積倉[illegible]

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卹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矣寡人好貨後日如如此言是也此決便包有王政在與百姓同之決就該九一
世祿不征無禁諸政了於王何有應上王者見明堂不必毀之意公劉遷邠遂基
王業此意須點在啓行下方與於王何相照應附積訓露積穀堆也以其和稈而
積之於場不有屋內故曰露積倉屋以貯之也囊是袋橐既無底何以裹糧恭兩
頭皆可入糧並束而載之於身也干是盾戈是戟戚是斧揚是鉞

寡人節○齊王又曰寡人不但好貨更有一病喜好女色好色故心志蠱惑用度奢
侈而不能行此王政耳孟子對曰好色亦無妨於王政昔者太王亦曾好色愛其妃
姜氏詩云古公亶父爲狄人所侵欲遷國避難乃於來朝策馬而走率西河邊岸徑
到岐山之下爰及其妃姜女同來與之相擇地方建造城邑以爲居止之所由詩之

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
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
王何有餱音侯橐音拓戢詩作輯音集○王
自以爲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
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
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
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
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
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
公劉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
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
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言觀之可見太王亦以匹配爲重但太王不獨自有匹配而已當是時也興國之民內無怨而無家之女外無曠而無室之夫是太王能推好色之心以及於民也王如好色誠能做太王遺意而與百姓同之保全其家室完聚其夫婦使無怨女曠夫之嘆則天下之民皆將樂歸於我於王天下何難之有好色又何足爲病乎夫誠體民情以行王政自可以朝諸侯而王天下矣此明堂之所以不必毀也

太王好色亦無事實只有爰及姜女四字取意因爰及姜女不可言好色故先下愛厥妃三字好色同民意在無怨無曠上見兩無字便見太王平日常有以完聚其室家處當是時也句有味當播遷之時尚無怨曠則平常無事時可知太王遷岐遂開王業此意須點在曠夫下方與於王何有應或問謂好貨好色人情所不免但齊王專於私己而不思及民故孟子欲其與民同之非欲因其邪心而利道之也來朝只作明朝說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
兩無字卽所惡勿施
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太音泰○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緜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爲大王也亶父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遊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

王臣章全旨○此專爲四境不治而發前兩節全要摹寫他有心之問無心之答一段情景出來首節原情次節議法即此是四境不治的斷案以凍餒言者卽暗影賦歛之重以士師不治言者卽暗影刑罰不中四境不治內亦可兼此二意

孟子節○齊宣王怠於政事孟子先引他事以發問曰設使王之臣有以其妻子之衣食寄託於所厚之友而自往遊於楚國者及至歸日始知其妻子一向凍餒則王之臣當何如以處其友耶王曰受人之托而負義如是非可交之友也當棄絕之

託妻子只是以衣食託之非以妻子託之於其家也則凍餒其妻子謂反而知其凍餒非反時方凍餒其妻子也則如之何就王之臣言

士師節○孟子又問曰設使爲士師者不能治其所屬之士使刑獄不當職業不修王當如何以處士師耶王曰立人之朝而曠職如是非可用之臣也宜罷去之

士師爲秋官司寇之屬鄉士遂士又士師之屬鄉士掌六鄉之獄遂士掌六遂之獄不能治士謂不能率屬以正刑蓋士師爲諸士之長諸士失職刑罰不當咎在士師爲之故專咎士師此如之何就君言

四境節○孟子因問曰然則爲一國之君政事廢弛人民危困而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以處之孟子此言蓋欲王反已自責虛已下問也王乃恥於聞過顧左右而言及於他其明於責人而暗於責己如此此尚足以有爲哉

此因王之明而直刺之四境不治亦只是大槩泛諷不着齊王身上顧左右而言他六字着下只是亂孟子之說如不聽見者然此明是咎不來亦見他無所悔無所斷之意蓋悔則自不暇顧慚則自不能言矣憚於自責恥於下問 誑自爲他開兩條路自責是自認爲已非下問是問治之何術

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已復禮之端矣

職駛本上命以撫民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二反○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

映正身以正百官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孟子將問

故國章全旨○此爲齊王輕於進退人才而發主無親臣一句已發論本旨全歸重一箇愼字上如不得已四字全管精神正所謂愼也下節然後字正其如不得已處末節說到爲民父母以完結一愼字之意

故國節○孟子謂齊宣王曰從來人遠之故國如喬木世臣皆所宜有然所謂故國者非以有喬木之謂也正以有世臣之謂也蓋喬木有無無足輕重惟老成故舊之臣世受國恩義同休戚此故國之所重而不可一日無者也然他日之世臣未是今日之親臣以今觀之王已無親臣矣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信之臣可知既無親臣安望他日有世臣而爲故國乎

進賢節以爲民必從故國說起者蓋世主不知有民莫不知有國故以故國引起世臣以世臣引起親臣見今日當預養親臣以爲世臣地也世臣謂累世勳舊蓋自其先世有大勳勞於國而又代有聞人世其祿位者所謂三句言故國之所係在人不在木非論故國所由名也喬木必栽植而後有世臣必培養而後有兩有字。着力親臣是腹心之臣不是倖臣無字索與上有字對矣字語勢繳下昔者二句正是無親臣處昔者今日都是活字眼只是進退之速不知其亡亦非全不與聞只是不以爲意三句正形容他忽易之心與下愼字對看

吾何節○王乃自解曰此等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悞用之故不以其去爲意耳自今日始吾何以預知其不才遂舍之而不用使所用者皆賢不致後日之輕視乎

此不但自解不知其亡之失亦欲得其才而用之以免後日之弊

國君節○孟子曰人君進賢者與其悔之於後莫若謹之於始蓋以國君進賢當將用未用之際其難其愼審之又審如我之初心本不欲用而勢之所値有不得不用一般其謹如此所以然者蓋以尊尊親親乃國家之體統設使今日所尊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卑而賢者用之是使卑者得以踰越尊者失尊卑之序矣今日所親者未必賢日後必別求疏而賢者用之是使疏者得以踰越親者失親疏之序矣可以

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爲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欲說臣先說國便見其所係之重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進是所親倖而欲以爲腹心者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爲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王意以爲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爲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邪 曰國君進

不慎乎

如不得已只形容一箇慎字慎正為其難識故慎便是識之之道凡事不欲如此做因有人迫之不得不如此做留難遲緩不急向前謂之不得已曰如不得已者蓋進賢非真不得已事特如之耳卑尊以職位言疏戚以分誼言尊則戚卑則疏也此進彼退而後來居上故曰踰將使二字是預探後日以立言蓋慮所進或非將來徒傷國體惟戒以謹之於卑疏不使後日有誤故曰不可不慎

左右節○慎之當何如有人於此左右近侍皆曰賢恐有賄賂不敢遽以為善也舉朝大夫皆曰賢恐其朋黨未敢遽以為然也至通國之人皆曰賢然後從而察之或聽其言或觀其行必真實見得其賢然後進而用之其不肯輕用如此夫不果進則在退列矣若左右皆曰不可用恐或巧於排擠勿聽也諸大夫皆曰不可用恐或出於私毀勿聽也至通國之人皆曰不可用然後從而察之或探其心術或考其行事心的確見得其不賢然後從而去之則不賢者不容倖進矣夫一用舍之間既徧訪於人又精察於己所謂如不得已蓋如此

此節正發明一慎字意進退兩段總是進賢事蓋下段退人之不輕正恐賢者悞退不得真賢故必合為參酌方見慎重非進賢外又有退不肖事觀註於賢者數句而總以進賢結之可見左右諸大夫之言非必盡不可聽但必至國人皆曰賢纔見左右諸大夫之言果非私意然後用吾察然後字必根左右諸大夫來方有着落此賢字正合左右諸大夫所稱在內不是三人總是一人下不可亦然國人猶用察任聞不如任見也見字正與上識字對稱賢則曰未可稱不可與下可殺則曰勿聽蓋稱人善者少毀人惡者多容之絕之各有分別節中未可字勿聽字然後字察字見字正兢兢謹慎意然後去之非既在位而退之蓋不進則為退也

孟子卻到用其識之也

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數然後字正見如不得已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

可殺節〇且不惟用賢當如是也雖用刑亦然如有人於此近而左右曰可殺且勿聽舉朝諸大夫皆曰可殺且勿聽至於通國之人皆曰可殺則其論公矣然後因而察之必真見其罪之可殺焉然後從而殺之是其殺之也不出於一己之私意而出於國人之公論故曰國人殺之也

進退人才是謂天命刑殺是謂天討天之視聽在民故必察與論以求其至當二者皆國之大事故因論進賢而帶及用刑此節只輕遞過不甚重玩註意可見

如此節〇夫用舍惟決於衆論之公如此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然後可為民之父母民心得則邦本固而宗社其永安矣尚何故國之不可保哉

如此雖承上三節意但宜側重用賢上方合直然後二字是難詞全要得他兢兢業業體恤百姓意思纔與慎字相關然下曰如此然後可有親臣世臣而曰如此可為父母蓋用賢原以為民必為民父母方可固結人心培植國脈以成故國也

放桀章全旨〇此見為人君者當盡仁義之道蓋以殘賊被誅警齊王不重在湯武無弒君之事首節因齊王有放伐之問據書以答其有下因齊王有弒君之疑據理以斷其非問意責放伐者答意罪殘賊者正警齊王不可為桀紂不是警王不能為湯武

放桀節〇齊宣王問曰世傳湯放桀於南巢武王伐紂於牧野果有此事否乎孟子對曰南巢之戰載在湯誓牧野之戰紀於武成傳記蓋有此說矣

放桀伐紂不待問而知其有矣乃以有諸為問者便有臣弒其君一意在

臣弒節〇王又問曰桀紂君也湯武臣也以臣弒君於理可乎

弒字迫叙之言可乎一問非齊王有無君之心也見臣弒其君世之所大不可者

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用刑亦以此道則知以此用人必無不識之患矣玩國人殺之句則知至今存乎至慎之中矣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君道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戀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弒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

至湯武而獨可故以爲問可字緊貼湯武說

賊仁節〇孟子曰君臣大分豈可踰越但湯武乃奉天伐暴與稱兵犯順者不同蓋天生民而立之君者爲其能盡仁義之道以爲斯民共主也惟害仁之人其存心凶暴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之人其行事顚倒傷敗彛倫故謂之殘殘賊之人天命已去人心已離只謂之獨夫不得爲天下之共主吾聞武王誅一夫紂矣未聞其爲弑君也觀於武王則湯之伐桀亦猶是耳豈可以臣弑君乎

仁就心上說故註云滅絶天理義就事上說故註云傷敗彛倫仁是天理根源賊仁則大根大本虧滅了只就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如手足傷損一般天理未盡滅也賊之罪重殘之罪輕然仁義皆根於心故下只以殘賊之人總言其惡不必過分殘非殘忍之殘乃殘敗之殘謂彛倫被他破敗也以誅字換弑字以一夫換君字議論關係不小君必如桀紂方是一夫臣必如湯武方可誅一夫故又補王詳

巨室章全旨〇此見人君當任賢以治國之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任木後譬是說愛國不如愛玉亦只因不任賢士見得不愛國也兩段自相叫應兩必使字何等鄭重兩姑舍字何等輕忽其提醒齊王處全在則何如則何以六字上

巨室節〇孟子因齊宣王不能任賢圖治一日進見而諷之曰人君任賢以治國就如用木以治室如王欲建巨室謂非大木不可則必遣工師多方採取若工師得大木則王欣然喜以爲大木能勝巨室之任也倘匠人誤如斧斤斲削短小則王艴然怒以爲美材損壞不能勝巨室之任矣是王之用木惟欲其大不欲其小如此至於夫人爲國之楨幹當其幼誦讀講明皆是聖賢之道理帝王之事功及壯而遭時遇主欲一一見之施行以期不負其所學也乃王不思大用以盡其材且曰姑舍汝之所學而從我所好是賢人之學甚大而王顧欲其小之也則何如

爲巨室節是治國家影子爲巨室不可不求大木正照治國家不可不任大賢下節愛國意已含此節內勝任指大木不指工師有大木則能勝巨室之任有大賢

殘賊卽當誅儆王以盡君道必殘賊始當誅

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儆王以守臣節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絶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顚倒錯亂傷敗彛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〇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簒弑之罪也

玩数則字便見治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國舍賢人不得

則能勝國家之任大木正比所學者大賠影夫人身上夫人是孟子自謂兩之字郎指仁義二句重在下句上幼字見其學之有素幼而學謂合下於此理講求得深踐履得熟已早具一副濟世安民本領行是行其所學以濟世安民之事業言舍學從我謂舍仁義而從功利姑字是輕易之辭這就是頭而小之處王曰字與上王喜王怒相照則何如應上兩以爲字語氣了而不了郎以起下一節

今有節○大任賢欲其小則是不愛國家矣今有璞玉於此雖僅値萬鎰之少亦不敢自治必求慣治玉者使雕琢之知己不能而玉人能之也至於國家比萬鎰之玉更重賢者之能治國家如玉人之能治玉一般則治國家亦必付之能者可也今乃曰姑舍汝之所學而從我之所好則王之治國家何乃異於命玉人彫琢玉哉是愛萬乘之國不如愛萬鎰之玉也王亦未思之乎

此節又借愛玉以形起不愛國家意正與下所必愛者以激發其任賢之思也萬鎰對齊王萬乘之國言只言其價値之少姑舍句兩節提出作骨但重看教字郎上使字何以郎是何故作怪歎詰問語讀之下使見得愛國家不如愛玉意

伐燕章全旨○此見取國當順乎民心首二節齊宣王假天意以取燕下是孟子郎民心而深明燕之不可取文武二段是應他兩個或謂末節是答他取之何如

齊人節○昔燕國有子噲子之之亂齊人乘其亂而興師伐燕遂大勝之

附者蘇秦弟代厲皆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國其霸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屬國於子之國遂大亂齊伐之醢子之殺燕王噲

或謂節○宣王問孟子曰燕國既破其士土人民當爲吾有或以利不可貪而謂寡

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舉其所必爱者以激發其用賢之思不是用賢愛國作兩開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古溢○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三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

燕萬乘之國本勢均而力敵乃時僅五旬而即收戰勝之功使徒恃將卒之人力必不近至此此意者其天意也天與勿取是謂逆天逆天者必有天之殃禍今欲順天意而取之夫子以爲何如

托爲或人二說 只以勿取引起取之非平對故下即將勿取竪去而歸到取之上四五旬看出天意因天意決出宜取其實五旬而舉只是燕國自亂齊特乘之以倖勝且亦不可謂人力又安可云天心此不過欲借天以遂其私耳何如一問齊王胸中已有成算特質孟子以定其說非因勿取之言而以取之爲疑也

取之節○孟子對曰天意之予奪難知民心之從違易見王欲取燕亦惟決諸民心而已誠使取燕而燕民悅則是天之所廢不可興也王其順民心而取之亦可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蓋武王當紂惡貫盈之後民心皆已歸周可取而取武王無容心也使或取燕而燕民不悅則是天命未改未可圖也王其順民心而勿取乃可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蓋文王當紂惡未稔之初人心猶不忘商不可取而不取文王亦無容心也然則燕之可取與否但當觀民心之向背何如耳衆論紛紛何足據乎

齊王妄認天意孟子只以民之悅不悅爲據兩民字正對天字見天意幽而難知民心顯而可據宜王先言勿取而後言取之意在取也孟子先言取之而後言勿取意在勿取也悅與不悅非在既取之後是預先度定之意此亦因王欲取燕故引之於文王之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悅已遂取之也只論其理如此

以萬節○夫欲知天命固當觀人心而欲得人心又當施仁政今以齊萬乘之國伐燕萬乘之國乃燕之百姓一聞齊師之來簞食壺漿迎犒王師者此豈有他意哉特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

此亦是天但此是燕失之天

非齊取之天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悅

是在先度定之意非在既取之後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絶則是君臣當日命絶則爲獨夫然命之絶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

以燕政暴虐如在水火之中故避之而望救於齊耳主正宜順民心而以仁政拯之可也若使水之深者益深火之熱者益熱暴虐視燕更甚則民今望救於齊者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齊豈得而強取之哉王欲取燕亦求所以安民者而已

上五句見燕之歸齊非得已末三句正是打穿後壁以警齊王之勿取也兩如字是假如之如照註作若字解正從上水火字駁進一層說亦運而已矣是取之亦無益也此一條分明是說齊未能得燕民之悅而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竊見其將有殺父兄累子弟毀宗廟遷重器之意矣然當時猶未有是事方是始勝之日也故特為假設而深致歎息之辭

取之章全旨○此見止兵當以仁意齊王與孟子謀寢兵尚欲得燕孟子勸齊王謀寢兵只是棄燕是動天下以上答齊王所以招兵之由王速出令以下代齊王畫止兵之策伊是教使以仁義救其前失非坐困於無謀也

取之節○齊人伐燕不聽孟子之言竟乘勝而取之於是列國諸侯相約起兵將謀伐齊以救燕齊王恐曰自寡人取燕之後諸侯多謀舉兵來伐寡人者事勢至此將何策以待之而可寢其兵於未發乎王之問亦畏人甚矣孟子對曰臣聞古之帝王有以七十里之小國遂能行政於天下者湯是也今齊國地方千里乃懼諸侯伐已則是以千里畏人者臣實未之聞也王不以之自反乎

救燕欲復燕國也將謀是兵猶未舉尚猶可止也待之正是問止兵之策不說諸侯謀救燕而曰謀伐寡人齊王只見諸侯生心言其欲與寡人為難耳意中仍是戀惜燕國不舍故只問何以待諸侯卻不問何以待燕為政二句是大綱下文分兩節應之為政就師行無敵上說下文誅君弔民便是為政的根干殺其父兄四句便是畏人的根子

書曰節○湯以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觀於書之所言可見矣書曰葛伯無道湯往征

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此時只見民怨未見民悅一正欲戒他行仁以求合乎可取之道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為政畏人立柱下文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千里畏人指齊王也分二節應之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能取信于人便是為政于天下根本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

有葛始此時天下皆信其志在救民由是往征東面則西夷之人怨望往征南面則北狄之人怨望曰我等受害一般王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乎據書此言觀之可見湯所未征之國民望王師之來又恐其不來如大旱之時望雲合而雨又恐虹見而止也其望之切如此及王師既至則商賈各安於市而交易者不止農夫各安於野而耕耘者不變但誅戮其有罪之君以撫安其無罪之民如大旱之後甘雨應時而降民皆大悅書又曰待我君來救我君一來我民蘇息矣其悅之至如此此湯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雲霓以上先引書而後自說見湯師未至而民望之速歸市以下先自說而後引書見湯師既至而民慰之深天下信之信字極妙正大光明無一毫貪利之心天下信得我過本平日發政施仁來東面三句正狀其信處夷狄二字只極西極北之人舉其遠者則近者可知若望雲霓者仰其來也若望雲霓者又疑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故只管望着是雲是霓耳誅其君乃所以弔其民不平不止不變即在弔民描出其景象如此末引書只證民悅意此節大意重在已征而慰民望一邊勿以已至未至平看

今燕節〇今燕暴虐其民王興師往伐以正其罪燕之百姓以爲將救我於水火之中也故簞食壺漿以犒王師王能如湯之伐罪弔民則燕人悅而爲政於天下矣若乃殘殺其父兄係縛其子弟折毀他祖先之宗廟搬取他珍寶之重器使燕民大失所望如之何而可以如此也夫天下諸侯固已忌齊之强而欲并力以圖之特未有可乘之釁耳今併取燕國增一倍之地又不能舉行仁政以慰燕民之望故諸侯之忌愈深伐齊之謀遂合是天下之兵王實有以鼓動之也能不以千里而畏人乎

此節要見得與上文相反今燕二句與湯之征葛無異民以爲三句與東面而征至望雲霓句無異殺其父兄四句則與誅其君四句大異了語氣亦歸重下半截

望於前說後便與誅救燕者近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〇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霓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已於以爲二字是大約挑嘆之詞與上確太兇殘而倡之者異矣至若殺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父兄等則不仁盡露而失民心矣如之何其可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

看註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分明殺父兄等項是已然當貫串若字只是指數之辭莫認作設辭看天下畏齊又亟開一筆以起下句畏指平素畏忌言便與湯爲天下所信不同不行仁政不指平日言即上殺其父兄等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言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畏強已有兼我之心倍地則益起人之忌不行仁政又令人得執以爲辭

王速節○爲今之計王當急發號令嘵諭國人反其係累之旄倪止其未遷之重器謀於燕之羣臣百姓擇一賢君立爲燕君以主召公之祀而後引兵而去之如是則燕亂已定諸侯不得以救燕爲名尚可及其兵之未發而使之中止也待諸侯之策惟此而已矣

此章應何以待之之問通節重置君一句置君後去明無利燕之心猶字與速字應止字與動字應只一出令未能即行諸侯聞之必且按兵不動以觀其果否故猶可及止置君一策雖爲止兵而畫其實道理亦只如此蓋燕乃召公之後如何可滅其致亂只在子噲子之燕民無罪定亂者取其亂首誅之別立君而去如湯十一征亦未嘗全滅其國也孟子前章取之而燕民悅兩節分明教之取決於此雖不明言其不可取而意實在言表

見待諸侯之計決大行不得

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幷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爲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爲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置君之策先時行之則爲時雨之師此時行之則爲脫禍之計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爲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爲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

鄒與章全旨○此見人君當行仁政以恤民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尤已而尤民孟子由有司推到君身上是探本之論出爾反爾一句最爲緊要出乎爾者爲慢殘則反乎爾者爲疾視故當戒若下文君行仁政即出爾之仁親上死長即反爾之義矣

鄒與節○鄒與魯戰鬨爲魯所敗穆公問曰今兹之敗吾有司赴敵而死者共三十三人而民莫有爲之死者也將欲誅之則人衆而不可勝誅若不誅則有司者民之長上似此疾怒以視其長上之死而不之救悖逆甚矣不正其罪則無以謝有司其誅之乎抑且止乎如之何則可也

穆公亦非謂民無一人死者但不爲救有司而死耳要看莫之死之字之字指有司說註民怨其上意在下節且勿露如之何則可明有欲誅之之意

凶年節○孟子對曰民之疾視其上者有由然也盖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不能動移者則飢餓展轉倒死於溝壑壯者就食他邦散走於四方者不知其幾千人矣此時人人都望救於上而君之倉廩有餘粟府庫有餘錢有司曾不肯告之於君散財發粟以賑救之是君與有司怠慢不救而殘虐下民也上既虐下下有不疾怨其上者乎曾子曰爲民上者當戒之戒之出自爾身者即反報爾身者也由此言觀之可見有司平日視民之死而不救民亦視有司之死而不救今而後得以出之有司者反之有司也何足怪哉

兩節照看即是出爾反爾之意凶年泛指兵凶疾疫之類飢歲只是歲不熟君之民三字極警醒公只曉得有司是君的不知民也是君的特爲申明一體使他不得推諉正爲行仁政之本幾千人應上三十三人上字照註兼君與有司慢者不着緊之意君擁倉廩府庫是君慢莫以告是有司慢也兩層亦宜側重有司邊盖君與民隔所藉上達者全在有司也方與上節應有司莫以句最重正說民莫之死緣故兩莫字相應今而後得反正見民平日之死慘於有司積怨已非一日今特借戰鬭之事以快其積忿耳此句有見其當亦有惜其遲意君無尤焉與前節

之哉○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與字見好戰在鄒便有不量力不恤民之意）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鬨鬭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抉出莫之死根原俱由自取見保本定論之）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應節以起下一節

君行節○由此觀之民不救有司由有司之不恤民而有司之不恤民由於君之不行仁政也君若自反而爆行仁政恤其飢寒救其疾苦則有司皆體君心而各愛其民有司既愛其民自然情義相閡親其上愛戴而不忘死其長捐軀而不悔矣何至疾視其死而不救哉君當反己而不可過責於民也

上已定有司罪案故此節略有司而專勉君正本之論也行仁政兼平時不厚歛以取民凶歲則與發以救民二意緊與上君之倉廩實三句對看上只說凶年莫告但看倉廩實府庫充則平日厚歛可知故兼說君行仁政下要照註補出有司一層親以心言主平時說死以身言主臨難說上仍上註謂君及有司長字專指有司親上言平日親戴君與有司死長言臨難爲有司赴難接上文言不至疾視其死而不救也死長承親上來玩斯字見民之出死力極易得也

小國章全旨○此見人君當自强以立國文公求事强之策惟依勢之在人孟子告自强之策全憑理之在己與民守之三句即下章强爲善效死勿去是也

滕文節○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而間於齊楚二大國之中分當事之而力不能以兼事欲就中決擇則將事齊乎抑事楚乎不知孰可依托以安吾國也夫子其爲我謀之

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事之以通好而得免於所事者之伐即因其强以爲援而得免於不事者之伐

是謀節○孟子對曰凡事靠他人者不可恃必事齊則見怒於楚事楚則見怒於齊是謀非我所能及也若必欲言之而不已則有一說焉惟在自守而已夫高城深池所以衛國必鑿斯池也築斯城也率其民而與固守之設或變故之臨君效死守國以固守之以盡其義而爲之民者亦感君平日之恩雖至危迫亦舍死而不忍去此以我之人和保我之地利自强以圖存此則理之可爲者耳若事齊事楚豈吾所能必哉

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專責人君端本之意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歛而不知卹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散之卹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滕國名間去聲○專藉人便不能自强矣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以小事大亦不可恃但能自守方爲根本故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卑言守國之法以補公之未備

未便只恃衍剳看精神全在與民固守上與民守之是平日深其民以共守也與守內有一君字此帶上二句言猶未著力效死而民勿去方是臨變時着力去守效死指君自效死以守國而民勿去方是指民亦死守也然欲民勿忍去必由平自愛民而然故註曰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於效死中見守義之意於弗去中見愛民之意故總註云守義而愛民效死非限定要死只守之堅决意效死勿去此處還未說到破国處正是要立国也則是可爲只說理之可爲非謂事之必濟盖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論利害也以小事大亦保国者所不廢但文公專恃此而全無自立之策故孟子獨以所缺者箴之若論道理十分全處齊楚還還當事當以鄭子產爲法若閉關絕使恐齊楚亦一時頓却不得大約早詞厚幣當貢亦不免而自固之策亦不可忘否則迂談矣

齊人章全旨○此見人君當爲善以自強也滕無地可遷只把大王遷岐立案以起下爲善見得大王雖因岐興王實由平日爲善所致不在擇遷惟有強爲善一策此與上章只一意前章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而不可僥倖其在人此章勉強爲善當盡其在人而不可挨倖其在天

築薛節○滕文公問曰滕與薛同處於齊之西境今齊人將取薛之地築以爲城薛亡則滕之勢益孤而齊之侵凌益迫此誠危急存亡之秋寡人甚恐不知當如何而可免吞併之患也

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

昔者節○孟子對曰敵国外患從古有之昔者大王居邠與北狄爲鄰狄人時來侵擾大王力不能御遂棄邠地去到岐山之下居之此時倉皇遷徙非謂邠地不如岐山之美有所擇而取之也蓋亦無可奈何只得遷徙以圖存耳

此節重不得已三字見遷非有国者之常法此只叙事正意仍在下節

苟爲節○大王遷岐只出一時避難之權而興王之業實由此者則大王爲善所致耳使爲君者果能修德行仁如大王之所爲則雖暫時失国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若周家矣然爲善得報固理之自然而非君子之本心也君子凡事創基業於前而垂

是可爲也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爲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有遷国意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己而恐也 保民淂国舍有爲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爲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篇 善旨意

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必王以理言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不求夫成功則天也王以情言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以用力言勉之也

統緒於後只能爲所當爲使後世子孫可繼而行耳若夫興起而成一統之功則天助之也豈人力之可必乎今齊強滕弱勢固不敵君將奈彼何哉只宜勉強爲善法大王之所爲而已矣此外則非意慮之所能及也

此節一曲一折十分凄婉說大王萬不得已而又曰爲善可王若可必說君子創垂可繼而又曰成功則天若又不可必於是直然彊爲善而已矣明明說惟善可強爲而此外無可倖必亦據理之論苟爲善敎句是泛論道理單大王在內未一句方指滕文說爲善泛指修德行仁不專指遷国說創業卽創此爲善之業而以此業垂之後卽爲統四字串看可繼者繼在後人而使之可繼在我也一是綿延一是擴大爲字見只是爲此更不念及成功處時移勢變卽垂中事正自不同爲可繼總歸一善字行仁義去功利此善之實也但盡分內不求意外而道自包舉此爲善可繼與後世必王之實也国小鄰強爲善有許多難處故下一彊字而已亦正絕其僥倖念頭引他一心爲善以自守耳可見爲善而功成則爲可王之大王爲善而功不成亦不失爲可繼之君了創業垂統爲可繼便是竭力於其所當爲若夫成功則天便是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

滕小章全旨○此見人君當審經權之宜孟子於上章以守死告之自是正策到此又商不得免之局是文公以守死之說爲難故孟子又許告以太王之事而後仍以守死爲策太王地近戎狄非封国之疆界故可遷若滕在中国無隙地其勢不得不守死孟子必兼言遷者以敎人守死甚難故合之自擇

滕小節○滕文公問曰滕小国也間於齊楚雖竭力奉事之猶不免侵凌之患不知何以爲計而後可免乎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時來侵犯初奉之以皮幣不得免焉再奉之以犬馬不得免焉又奉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必欲攻取其国而後已太王乃會集邠中耆老而諭之曰狄人所欲者不在吾皮幣犬馬珠玉而在吾土地也夫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爲爭地以戰是反以養人者害人矣吾聞君子不忍以所養人者害人而吾獨忍之乎爾二三子莫以無君爲患吾將棄爾等去之吾不死

夫音扶彊上聲○創造統緒也言能爲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爲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竭力於其所當爲不可僥倖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事大之此以化強暴）之何則可（不是一味懼怕）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於難則兩等固有君矣於是舍邠而去踰越深山之峻作都邑於岐山之下居焉此時邠民感大王平日之恩自相告曰吾君乃仁人也我惠賴以爲安何忍舍之於是相率從之遷於岐山之下如歸市焉土地雖失人民如故此遷國以圖存者固一計也

皮幣三段從輕說到重屬耆老以下是率民而去之言謂我若輕身以犯狄難勢力不敵二三子或患無君今我將去之便是有君也仁人以平素有德於民言故註云若無大王之德則民或不從非謂一時數語而遂感恩樂從也此是邠人相告急以從遷之詞

或曰節〇或又曰國家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也非吾一身之所能專也不幸而遭遇患難但當致死守之国存與存國亡與亡勿舍之而他去此守正以殉国者又一計也

註先人所受字暗指天子而以先人爲主上叙大王遷国有許多委婉不忍徑去之意此述效死數語恁地所截便見以守爲正

君請節〇夫此二者在大王所處是一時之權宜在或人所言是萬世之正道君請審已之力觀勢之便於此二者之間揀擇而取之蓋其在我而聽天所命事理可爲不過如此若夫僥倖苟免之計豈我所能及哉

孟子首言則有一焉蓋守是一定之策對遷言則有二二者之中却以守死爲正須抑揚說遷必能如大王否則民心不附雖有可遷之地誰共立國是遷更難也大王之事非文公所能爲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當然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 雖徙則徙原有君 乎無君我將去之 留不棄民亦不強民 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 平日仁政今日仁言上見 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〇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孟子意重此節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〇

魯平章全旨○此見君子出處在天不在人前二節是孟子將有所遇而阻於人末節因有所告而歸諸天通章以天字作主只見是不必尤人意非要歸倒嬖人亦非無聊自解之詞也

魯平節○樂正子仕魯嘗稱孟子之賢於平公一日孟子至魯平公將往見之嬖人臧倉者知之而故請曰人君舉動關係匪輕他日吾君駕出則必命有司以所之今乘輿已駕焉將行有司未知所之敢此請命公曰我將往見孟子臧倉遂乘間阻曰吾君千乘之尊孟子一匹夫而已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加禮於匹夫者豈以孟子為賢乎夫賢者舉動必循乎禮作事必合乎義禮義從賢者而出我聞孟子前時喪父其禮甚簡後來葬母其禮甚厚過於前喪則是厚母薄父不知禮義之大道何得為賢君勿輕身而往見也於是平公應之曰諾遂止而不往見焉

將字便有猶豫意所以開倖人窺伺之門倉佯為不知以請輕身匹夫自是暗主所愧倉一語便已合拍為如字言君為此輕身先匹夫之事禮義所包甚廣但倉所指禮義只是品節人事裁制人情上見豐儉中節便是禮厚薄合宜便是義諾字是急應語氣凡昏庸之於嬖倖始而愛昵愛之至為信服信之至為畏慴而嬖倖所以蠱惑箝制法亦盡於此只一諾字中有愛昵有信服有畏慴

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佯做不知）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動君以俗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奪君之初念殊甚）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入見節〇樂正子乃入見平公曰君向也欲見孟軻今何故中止而不見孟軻也公曰吾初聞仰慕其賢所以欲見今有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夫父毋一體今乃厚毋薄父是不知禮義未得爲賢是以不往見也樂正子曰君所謂後喪踰前喪者指他何事而言豈謂其前以士之禮葬父後以大夫之禮葬母前祭父用三鼎所以爲薄後祭母用五鼎所以爲厚與平公曰我所謂踰者不爲是也謂其葬母之衣衾棺槨美過其父也蓋禮數厚薄乃朝廷之名分固不可强同而棺槨衣衾則人人皆得以自盡於此而有厚薄所以爲踰耳樂正子曰此不是踰是貧富不同也蓋孟子前爲士家貧貧則力不能厚故不免於薄後爲大夫家富富則力能從厚故不儉其親厚薄稱家有無是正所謂禮義也君以其非實不亦過乎

直稱孟軻君前臣名也公不曰倉告而曰或告有不欲令樂正知其姓名者所以爲諱也士大夫且虛止露喪字三鼎五鼎則頂喪字而舉祭禮之重者以實之蓋祭不必喪後自初喪末葬而皆有祭故單就祭禮說必先說士大夫者正要顯出士大夫定制以陰爲之折也四句俱駁倒平公語不可作問辭看公亦知三鼎五鼎拘於分者不叫做踰但棺槨衣衾人人得以自盡而一美一不美故曰踰耳非所謂踰也二句是替孟子分解不必便以此爲禮義爲賢但因貧富爲厚薄這就是因時順理之禮隨事合宜之義了附五鼎羊豕魚腊膚三鼎特豕魚腊

樂止節〇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前以夫子之賢告魯君君以克之言爲然已命駕出朝來見夫子也嬖人有臧倉者阻住魯君君以此遂不果來也小人之害正如此孟子曰此亦不是臧倉之故凡人之遇而行或有人稱其賢使之見用者其不遇而止或有人阻其進使之不通者然行止雖繫於人而主張實在於天行固非人所能使止亦非人所能尼也我今不遇魯侯以行吾道汝謂臧倉阻之自我觀之還是天不欲平治天下故使我不遇也彼臧氏之子不過一嬖人耳安能使我不遇哉我與子安之而已於倉又何責哉

乘去聲〇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限于分不得不

限于時不得不踰

人見之見音現與平聲〇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

便有尼人

行止以道言止尼以人言非人所能爲就人上說看天意遇字重看便含行道在內魯侯不遇明是臧倉之讒究竟生之者天倉不能與故即以天睽之此天字不指一身之通塞實係天下之治亂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非徒鄙臧倉以爲不足道實見得氣數如此當聽之於天耳

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以氣數言爲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功字是眼目可復許乎復扶又反。○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桓公霸諸侯許猶期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此節斥其人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

公孫章全旨○化以以齊王反手句爲綱以德字爲主以時勢二字爲輔管晏有時勢而無德文王有德而無時勢以齊王則以德而乘時藉勢也前六節黜伯功以崇王道下俱詳言王齊之所以易

公孫節○公孫丑問曰吾夫子固有志於用世矣設或今日得當要路而秉齊國之政如當日管仲晏子二人之功業可復自期許而克繼前烈乎

操政柄曰當路功即霸顯之功此處且虛講許猶期也謂孟子自家期許玩可字乎字猶覬望而不敢必之辭

子誠節○孟子曰齊人之所知者管仲晏子耳今子亦以管晏爲言子誠齊人也惟知有管仲晏子而已矣豈知聖賢之學術事功其光明俊偉之槪有高出管晏萬萬者乎

而已矣言此外更有抱格心致主之學撼天揭地之功者皆所不知也註聖賢之事謂正身修德而致王於王道也即是一部大學孟子所謂以齊王者

或問節○夫管晏之功固聖門弟子所羞稱者也昔者或問曾西曰聖門有子路者吾子自度與子路孰爲高下曾西蹵然不安曰子路在聖門聞過則喜見義必行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乃吾先祖所敬畏而推讓者也我何敢與之比乎或又問曰乎既不敢比子路然則吾子自度與管仲孰爲高下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乃比我於管仲且以管仲之事言之凡人功烈不至於大就者或因得君不專或因行政不久耳管仲相桓公桓公委心信任其得君如彼之專也獨操國柄四十餘年大小政務都出其手其行政如彼之久也若是有大抱負者宜其功烈之遠且大矣今考其功業不過假仁義以成霸功而已其功烈則如彼卑陋而無足觀也管仲之爲人如此爾何乃比我於是乎

引述曾西見聖門品地之高以爲下節不願張本兩孰賢以人品言所畏指學問造詣說畏是敬畏不敢忽非不及而畏避之也或先以子路相擬因其不敢當而後以管仲爲問是明知管仲不及子路矣玩然則二字只是轉落語可見註獨任正見其專四十餘年正見其久把專與久兩路相形正見得無解於功烈之卑重功烈句卑謂只到富強住了視伊周事業何如是字正頂上專且久而功烈卑說

曰管節○觀曾西此言則管仲者乃曾西之所不屑爲者也曾西與我同道曾西既所不爲而子何乃爲我願之乎
要見得孟子與曾西同一淵源總是不爲不願不可抑曾西爲我願猶云替我願
上可復許從孟子說故許爲自期此爲我願從公孫丑說故願爲相望若云不願
又安所言許語氣正答可復許乎句未要補不爲晏子意

以其節○丑復辨之曰管仲相桓公會周攘夷以爲盟主而諸侯皆奉其命是能以其君霸者也晏子相景公布德緩刑以修內治而一時盛稱其賢是能以其君顯著也二子之功烈卓然如是而夫子猶以爲不足爲不知更何以加於此乎
孟子只述言功烈卑未嘗說出所以卑故丑又申明其以霸顯之績求以艷孟子兩

子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

此節斥其功

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曾西曾子之孫蹵然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之言則也烈猶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孔子言子路之才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使其見於施爲如是而已其於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固有所不逮也然則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應上復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子爲之爲去聲○曰

能此猶不足爲是奇耳不屑以君顯如因陳省耕省斂而與發論歸遺屨賤而覓
刑言諫過以質而歸儇優彊皆是
只以節。曰管晏雖有霸顯之功亦不過霸耳顯耳未能致主於王道也若使我當
路於齊而得君行道將使天下之民舉安而以齊王於天下猶反手之易也豈直霸
顯之功而已哉
以者言能輔佐之也即承上二以字說來王字正對霸顯字以字內含孟子之德
齊字內含現在之時勢此只重在能以以答上猶不足爲之問
若是節。丑曰夫子以管晏爲不足爲弟子固已惑矣今復謂王由反手如是則弟
子之惑滋甚管晏姑無論且以文王極盛之德又享壽百年而後崩其德之施不爲
不久然猶三分有二其德尚未能徧洽乎天下及武王承清大定周公制禮作樂於
以繼文王之後然後教化因之大行文王致王之難如此今云王齊若易然則文
王猶不足爲師法與
丑或不在王在由反手上且以二字舉出最盛德的作樣一氣貫至大行句猶字
然後字緊相呼應正與反手對針說以起下易字德指政教之及人者如九一世
祿等類不單就文王一身言方與下未洽及大行意相符百年只言其壽之長以
見在位之久非謂在位百年也繼是繼文王之德大行即上洽字意然後二字極
可味合文德之盛時之久又必待繼後行意方見其難非專承上句也大行註指
教化亦兼政在內文王不足法非是疑文王是疑孟子過於自許處
文王節。孟子曰文王之德至盛何可當也但其所以不及致王者非德有不足所
值之時與勢難也商自成湯開創以至武丁中興中間如太甲太戊祖乙盤庚賢聖
之君凡六七作其累世德澤深入民心天下歸殷久矣久則人心固結難以遽變故
當武丁之時國運雖衰一加振作遂能朝諸侯而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與武丁相
去七世尚未久也其在下則舊臣之故家與舊民之遺俗其在上則前哲之流風與
保民之善政尚有存者文有同姓之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異姓之膠鬲皆賢人
也相臣同心戮力以輔相之故紂雖無道國不遽亡必待日久而後失之也況當紂
之際天下尚然一統尺地莫非商之有也一民莫非商之臣也然而文王僅守侯邦

孟子言也、言其功猶不足爲如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願望也
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與平聲。顯顯名也 上故不屑爲 **曰以齊王**
伯顯也
由反手也 王去聲由猶通。反手言易也 **曰若是則弟子之**
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
此節重文王與武周成德正見其王之難耳
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
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 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滋益也文王九十
七而崩言百年舉成數也文王三分天下才
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
禮作樂然後
教化大行 **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此句以德言 此下以易言
見其平日之故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

由方百里之地而起是以難於致王也豈可謂文王不足法哉
何可當以德言正駁他文王不足法句下因反覆言文王所處之難以發明之由
湯至難變見人心戴商之舊武丁至猶有存者見商家臣澤之遠又有至輔相之
見衆賢維持之力而以故久後失句總承俱是言時之難只地至未是言勢之難
分兩截看賢聖與六七作俱重見德澤固結處武丁三句承上難變說以起下不
久不重武丁也商業中衰諸侯頑便故曰朝諸侯朝諸侯便是有天下非既失復
得之謂只是振起耳武丁至紂凡七世一百八年故曰未失其故家三句緊跟未
久說連上作一氣讀故家以動舊言遺俗以沿習言澤之在下者流風謂修齊教
化善政謂紀綱法度澤之在上者曰故曰遺曰流則自商先王身上來也猶字是
幸詞微子數句專就臣言故以一又字頂起久而後失言商無易失之機便見文
不易得了故字緊承上三層略作一束尺地二句言商家一統之盛兩其字指紂
說方百里起言土地人民俱無足恃也是以難只帶方百里句不兼承上文蓋上
文自有久而後失一句束住了上段言時專就商言下段言勢專就文言蓋時是
天下大機會勢只是自己力量各不同但時勢至下節點出此節只會意講不必
板分附考一世湯二世太甲太甲五世至太戊修德而祥桑死太戊三世至祖乙
以河決害遷耿祖乙六世至盤庚又以河決害遷亳盤庚三世至武丁得良弼戒
雉雊伐鬼方又八世而至紂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是爲微仲王子比干只一人
齊人節○知文王之所以難則知今日之所以易矣孟子齊人也抑聞齊人常有言曰
作事者以智慧然雖有智慧不如乘可爲之勢可以展布種田者以鎡基然雖有鎡
基不如待耕種之時可以力作觀齊人之言可知王天下者必有資於時勢矣若今
日之時勢直有至易而無難者矣故曰猶反手也
此節承上起下借齊人口內點出時勢二字齊人本意以待時譬乘勢用下句以
明上句引來則是並重智慧二句以作事言鎡基二句以種田言智慧鎡基即有
德之譬今時句緊頂時勢說今時作今日看該時勢在內今字則字語意承上文
王來一易字開下二節總其系邦之屬

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
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
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
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 此段言時
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是以難也 此段言勢 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方之
猶與由通○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
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
世故家舊臣之家也
說到齊王反手
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

夏后節○何以見其勢之易皆是后殷周之盛王畿之地未有過千里者也今齊地亦方千里則固巳有其地矣且民居稠密雞鳴犬吠之聲自國都以至四境處處相聞則齊巳有其民矣夫土地不廣須更闢而今不待改辟而地巳廣矣人民不衆須更招集今不得改聚而民巳衆矣地辟民聚罄可遠施以視尺土一民皆商之有而文王由方百里起者不侔矣乘此而行仁政以王天下誰得而禦之也

此二節雖分勢與時然爻勢皆不須側重時一邊观下節且字可見盛字重看征三代盛時尚然有地則有財有民則有兵地廣則財富民聚則兵强所以舉事量易言者其地則民可知故雞鳴狗吠云云又跟其殷富之象而言之耳观註又字知重在地上以對上文王百里二段不是平對說不改云者只是不須再辟再聚之意行仁政只帶在勢上輕通過

且王節○然不但有可乘之勢而且當可爲之時自文武造周以來至今七百餘年是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濶於此時者也王者不作故諸侯分爭而干戈賦斂無時休息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又不此商賢聖繼作善政猶存較於此行仁政以收拾人心則民之感戴就如飢者易爲之食渴者其爲之飲其於致王何難之有哉

且字緊連上節來言有這般勢又有這般時自不待深仁厚澤而即可以致王也首四句雖兩平亦是相承說飢者二句是跟上四句而形容之易爲食飲是時易食之飲之便是德二句上要補出行仁政意此飲食與下倒懸皆是喻

孔子節○時勢固易於行仁而况仁政之行本自速者孔子嘗言曰人君之德政出身而加乎民其流行之機速於置郵而傳命蓋置郵傳命雖是甚速尚須論其道里吉於程期而後可至若德之流行誠於此而動於彼不待行之而自至不待疾之而

也鎡音茲○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此一節不止見矣從）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有仁政亦可乘勢）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

○此言其勢之易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巳有之異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易爲二字乃有仁政在內）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爲

自速也比之置郵傳命豈不更速乎又於此言則德之感人有不賴時勢而裕如者而況有時勢可乘乎

上兩節極言時勢之易雖進德行速在內然亦帶着時勢說以看德反輕故引孔子言見德亦本自速也孔子專言德不兼時勢在內孟子引之則兼時勢意截轉時勢方於文王百年未洽無礙正講時勢忽入此節正辨百年後與與齊王反手異同處文無時無勢然以百里起正見德之速處看齊之時勢節德不必如文而王猶易然此節只引証得一個速字置郵即今之舖亭馬遞曰置步遞曰郵置長郵短故置用馬遞而郵用步遞也如今文書緩者逐舖遞急者驛馬遞

當今節○惟德又乘以時勢所以當今之時亂極思治時則易矣齊國萬乘地闢民稠勢又易矣於此而一行仁政以慰民心則民心權悅猶如倒懸之苦而一旦忽解之也故所行之事僅得古人一半而長驅遠馭其成功必較古人而加倍之惟此日之時勢易而德行速爲然也吾謂以齊王猶反手者以此而子乃以管晏之功爲我願之乎

上三節尚實論個時勢德道理如此此方總承上意而串斷之古之夫猶指文王事半不必百年繼世功倍可反手王齊末句正繳上三段意也處故實不過承上語此語脉引下緊與惟字相呼應事半功倍正統結王齊反手之易與文王百里之難

加齊章全旨○此詳論不動心之道也以不動心爲主其所以不動心者由於知言養氣而知言養氣却從願學孔子來前章首問大勇於夫子已伏願學之根彦堯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首節言已當大任而不動心二節至守約也大槩言不動心之有道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而反動其心言告子之不動心而師其失自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矣言已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在知言養氣自宰我至乎孔子也言已不敢當孔子而實願學孔子自伯夷至末則言孔子之先盛於羣聖以見其所以願學也孟子之學以窮理集義爲始不動心爲效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氣理明而無所疑氣充而無所懼故能當大任而不動心

公孫

德即仁政此節只重

飲食○言飢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

說其速

而傳命郵音尤○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上俱泛說此節方說到孟子以齊王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乘去聲○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相去聲○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怪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

只觀心於既仕不觀心於未仕更不知有內外之辨

加齊節○公孫丑又設問曰論天下之事易當天下之事難夫子若加以齊卿相之位得行其道焉雖由此而建功立業小則霸大則王皆所優為而無足怪矣但其任至大其責至重夫子處此亦有所疑懼而動其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年四十時此心無所疑無所懼已不動了若今日加以大任固將從容運量行所無事而已又何動心之有乎

加齊四句承上章王業說來丟過一邊歸重到心上丑非謂孟子以卿相富貴動其心謂霸王事大恐孟子擔當不起有所疑懼而動其心註恐懼疑惑是說心之所以動恐懼伏下文養氣張本疑惑伏下文知言張本無疑惑然後能無恐懼四此論心之不動故註以恐懼先於疑惑下養節論心之所以不動故註又以疑惑居先恐懼疑惑就是動心處註云恐懼疑惑而動其心甚是恐懼乃動心之日心因疑懼而動也四十不動心見非臨事把持全是生平涵養已到及當大任只是尋常酬應一般更何幾微搖動此句便含知言養氣在內理在事物為道道明則無所疑屬知言邊理得於已為德德立則無所懼屬養氣邊四十不動即孔子四十不惑淵源於此可見孔子不惑亦兼道明德立不獨屬明

若是節○丑曰夫子當大任而能不動心若是則其氣力足以自荷一世比之孟賁之勇僅能舉一物之重者相去遠矣孟子曰人若固守其心而使之不動是亦不難即如告子之為勇他未及四十已能先我不動心矣是何足為難哉

孟賁只力孟子以心丑非全不曉只形容勇於擔當意註借字好見不難者蓋不問所以不動者何如而但曰不動是不難也先字已含強制意註未為知道宜補

附考賁薛人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賁往歸之

不動節○丑曰凡不動心亦有道乎孟子曰人以一心而應天下之事惟其有主乃能不動是不動心固有道也

有道乎兼孟子告子大槩問曰有並言凡不動皆有道註有主三字包得闊下勳舍曾孟皆是有主但有精粗之分下二節註兩主字亦從此一主字生出

北宮節○所謂不動心有道者只觀勇士亦可見矣北宮黝之養勇也挺身而鬭其肌膚雖被刺而撓屈怒目而視其目睛不至被刺而逃避不但不為人所刺摧其心

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時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只以不動為難而不究其由便已有理氣之辨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

有道謂名有其道

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

四不字一必字俱是必勝之意

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目被

雖一毫小挫於人即若撻之市朝之大辱而在所必報即其不肯辱之心不惟不受挫於褐寬博之夫亦不肯受挫於萬乘之諸侯以故視刺萬乘之諸侯若刺褐夫而不見有可畏之諸侯也非惟不受挫而必欲刺之也即如人以惡聲加我我必以惡聲報之蓋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此一道也

黝舍不動心本猶在告子下但世以孟賁方孟子故以孟賁一輩人發言以見不動心之道多端不可以不擇所主也此二節且不重只借黝舍律告子一流對引到曾子身上去提起北宮黝之養勇也一句則下面皆言其養勇之道是如此上二句是不挫於人下俱是必報於人一步進一步不撓不逃正謂其無欲敢當必是不是被刺而不撓不逃只是斷不受刺之意一毫二句是極不肯受挫處思字正起下兩不字不受者言其必報也玩一亦字宜側重萬乘之君此視刺三句即申不受句視字非是就刺了只是目中已無萬乘故遂接以無嚴諸侯惡聲必反兼寬博諸侯說看思字視字不字必字總是他立定要如此故曰養勇以必勝爲主亦非眞必勝只是他並不算計到不勝半邊去

孟施節○以孟施舍之養勇也常自負曰人皆敵戰我之於敵莫說既勝纔能不懼就使戰不能勝而以我敢戰之心視之亦加勝一般必勇往直前也若量敵之少而後進兵慮己之能勝而後合戰是畏三軍之衆者也勝敗兵家之常舍豈能保其必勝哉必能無懼而已矣此蓋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又一道也

戰勝則無懼不勝則懼雖不勝猶勝言無懼也視不勝猶勝只是逆計的話此時尙未戰也進是進兵會是交戰量敵三句是識別人末二句是舍自言舍豈能必勝二句正視不勝猶勝之意

似曾節○黝舍之勇固皆不動其心若論其所守則亦有不同蓋孟施舍以無懼爲主是取必於己所務在內其氣象似曾子反求諸己也北宮黝以必勝爲主是取必於人所務在外其氣象似子夏篤信聖人也夫二子之勇均由於血氣也不惟定其孰勝但就中較量則孟施舍之所守爲得其要焉蓋黝務敵人是求在人者也求在人則有時而不可必舍專守己是求在己者也求在己則無往而不自由此舍之所守爲得其要也

刺而轉避也。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也不受者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發語聲舍名也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者也

句字與上節思字視字俱

不是節時如此只是平日未事時如此立定主意耳

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故二

直說二字一般未有一賢者

止其要

此節不重軟二三句係務俱欲出守約二字以起下曾子之大勇而似字只在人已二字彷彿其氣象耳非以其道爲同于曾子子夏也似字最妙只爲告子必孟子恐人悞認孟施故辨之守約不是守這約言所守者得其約也守得其約則守字活看守這約則守字便死了此守約只爲下面守約作引子益由敵人不如守已漸漸引到守氣不如循理上首二句語氣似應以舍黝爲主而援下曾擬之然孟子原論已之不動心因丑借孟賁爲言故孟子亦借黝舍之養勇以引入養氣步步引到自已身上三子中黝已是陪舍黝舍陪曾子子夏而子夏又陪曾子孟子之學源本曾子故說曾子正陪出自已一路卻到曾子一住

昔者節○然舍雖優於黝要之皆非勇之大也昔者曾子因子襄好勇教之曰子好勇乎我嘗聞大勇於夫子矣夫子有言人之所恃以常伸而不屈者莫過於理設使自反諸已而不縮理曲則氣不伸雖一褐寬博之賤亦爲之屈豈得不惴然懼之乎使或自反諸已而縮理直則氣自壯雖千萬人之衆吾亦奮然而往與之相抗而不懼矣此乃所謂大勇而爲子之所當好者也

此曾子之大勇以義理爲主而不動心者也縮不縮以理言不惴吾往指氣言理者氣之主理直則氣壯理屈則氣餒自反不縮一段設言以起下文吾不惴非惴褐夫即我之不縮可自反而縮下文直養之說本此自反□大全在乎能自反而縮即孔子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意自反即內省縮即不疚千萬人吾往即不憂不懼註往而敵之如往而決大疑斷大事以一身拒衆非以一正抗衆邪之類此節已出孔子

守氣節○以曾子之大勇觀之則舍雖比黝固得其要然只守得一身之氣耳卻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蓋氣有時而或屈理則無往而不伸此曾子以理爲主而不動心者也非尤得其道者哉

約字不對氣字對上守約字上守約乃已與人之辨此守約是理與氣之辨舍所守雖約於黝亦祇是氣耳人以理勝之未有不屈服曾子所主者理自是無可屈撓故爲尤約此節方與氣字但與浩然之氣不同故後加浩然之二字以上俱承不動心有道乎來曾子守約便是最得其道者上縮字而已含理字故此註貼出

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賢猶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 不縮則

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 理曲而氣餒故吾惴縮則理直而氣壯故吾往 **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好去聲惴之瑞反○此言曾子之男也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檀弓曰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又曰棺束縮二衡三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 不如見相去天淵意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下文詳之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

理字下知言是明其理養氣是配乎理孟子得之曾子曾子得之孔子故註曰其原蓋出於此但其中許多節目皆未之及故又曰下文詳之章首至守約爲第一節

敢問節○夫知動舍則告子大畧可知知曾子則孟子大畧可知矣乃丑猶未悟又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先夫子不動心其道亦可得聞與孟子曰欲知告子之不動心只觀其所言便見他常曰人於言有所不達者用心索思以求通解是心以言而動也當舍置其言而勿求於心人於處事有所不安者用力修爲以求妥當是心又以氣而動也當勇制此心而勿求於氣告子之言如此自我言之心爲本氣爲末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是以本爲急而於末爲緩猶之可也至如言之不得止官反求於心也彼乃勿求於心則言之理終不通而心亦置之無用之地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夫豈可乎然要其極而論之則不可者固不可而可者亦未盡可也何則夫志者主宰乎一身而役使乎氣固氣之將帥也氣者充滿乎一身而聽命於志亦志之卒徒也夫志而曰帥則所以立此氣之体固爲至極焉然氣而曰充則所以達此志之用亦即其次焉故人之於志固當敬以持之而不失我清明之体其於氣亦當順以養之而不虧其充滿之用此內外本末交相培養之道也彼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亦豈可哉

下文知言養氣其根已安於此告子不得於言即不求其理於心是不知言也不得於心即不求其助於氣是不養氣也不得四句見告子制心之訣言是己之言不得者如言性不達性之理言事不達事之理皆由心中義理不明止當反求於心乃隨他不達只是不去求曉觀其論性援喩屢變屢窮終不肯思之於心可見不得於心如應事接物偶有差失心上有所不安也正當更求於氣悔過伏罪以補其差失如乎日常恭之類乃隨他不安只是不去檢制蓋告子只就心上硬拿硬把定個心要他不動言與氣皆不理會而不覺其受病根原處爾勿求見他無自反工夫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所以爲可者蓋氣之失固能使心不安然心不正未必皆氣使之惟將心把捉得定令氣不求而直求於心故曰急於本然亦只就力制其心上說若正論急於本則必須敬守其

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四句以可帶起 不可先断其勿求於心之非 七句俱見氣不偏輕之意以断其勿求於氣之非

問與之與平聲夫志之夫音扶○此一節公孫丑之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

沵而勿取之王非詩上有若志也未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固乎丕可但不就斤他直至下知言節方說出夫志氣之帥以下句句是破他勿求於氣之說但要抑揚說非兩平意託中三固字兩亦字及卽字妙甚論理則持其志爲重人皆勿求於氣之說則無暴其氣爲重然須於平中畧爲側重方不礙下暢之氣無暴都是養氣中事持志以直其內所以清氣之源無暴以防於外所以善氣之流亦以心言志者志以心之動而有所向處言動處方可用力故志字尤切視下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可見動志卽是動心氣與体有殊体是耳目手足之類氣是目視耳听手持足行之謂付之充者謂氣乃体之所以充周揚詡要見能輔志意若卒徒單弱則主帥無備矣至字由帥字見得以常尊言次字由充字見得以共濟言至次不分先後只是緩急意思不得於言爲己之言下知言爲他人之言盍理一也告子於己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何能於天下之言反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己之言可知註謂此孟子不動心之大畧若承集義直養無暴固不待言而義所以集所以勿忘勿助而見持志精密處勿以善養只根無暴說知言善養都是成效字面若論工夫則窮理方能知言集義方能養氣而集義必先窮理則窮理是始事集義是終事故朱子謂三者恰如行軍知言則其先鋒知虛識實者心恰如主帥氣則卒徒也前有引導後有攻助自然無堪懼紛擾而有以自勝

既曰節○丑未達志至氣次之義又問曰夫子既曰志爲至極氣爲次之則志重氣輕但當持守其志可矣却又曰無暴其氣何也孟子曰志氣本是相須如志之所向專一固足以動乎氣而不得安寧然氣之所在專一亦足以動夫志而不得安寧也今夫人步履至於傾蹶奔走至於急遽蹶者趨者是氣失其平所致也而反能震動其心豈非氣壹動志之驗乎此所以既持其志又必無暴其氣也

孟子至次二字只是畧分輕重丑將次字看得太輕故有此疑孟子志氣並舉而首側在志上故下句一也字帶起下二句以証明之上志氣只分說此則志氣互說見彼此相因之意志壹壹字與持字反氣壹壹字卽暴字意上動字是引動下動字兼震動壹字動字俱是偏勝字眼俱貼不好邊說不可獨將上句兼善惡看

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可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爲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爲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爲至極而氣卽次之人固當敬持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持志工夫簡而易知養氣工夫密而難明故獨詳于養氣**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見孟子言志至而氣次故問如此則專持其志可矣又言無暴其氣何也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爲之動如人顛躓趨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志而又必無暴其氣

但志動氣是順的氣動志是逆的註故着從字反字而下文亦曰反動其心朱子
所謂志動氣者源頭濁故下流亦濁氣動志則下流壅而不泄反濁了上面也動
是心体上動有震驚之意故又變志言心氣動志不止蹶趨視聽言動氣用事到
勝處皆能動志蹶趨特粗而且顯者其志動氣則必持志而後有以御氣氣動志
則能養氣而亦有以定志自是相須用功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至反動其心爲第
二節

惡乎節○丑又問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者有何所長而能然乎孟
子曰告子謂不得於言須求於心是不能知言也我能窮究天下之言而於是非得
失之指歸能悉知其一定之理告子謂不得於心勿求於氣是不能養氣也我能善
養我身之氣而於盛大流行之體用能復全其本然之初知言則遇事有貞見而心
無所疑養氣則臨事有擔當而心無所懼此所以異於告子而能不動心者如此
丑雖知告子所以失猶未知孟子所以得故以其長爲問長謂長於告子也爾我
字正與告子對看不只明理而曰知言正從上不得於言說知言便已見得道理
十分透徹故註補出盡心知性四字盡心是知至知性是物格是以義理言得
失以利害言浩然之氣即体之充之氣緣義理附於其中而從此發揮去做事故
謂之浩然浩字從水如長江大河浩浩而來之意註盛大以体言流行以用言此
是原自於天者故曰若浩然之氣善養只是復其本然非善養然後浩然也善養
乃順而不害之謂命下勿忘勿助意此二句俱就成功言若用功則在精義集義
上此論不動心之所以長要緊切不動心上發論當大任不外道義不動心只是
這道義當前見之眞行之果而一無所疑懼耳詳有以明夫六句正解知言養氣
之所以不動心處疑懼應首節註恐懼疑惑四字無所疑即道明無所懼即德立
但道義字且勿露能知言然後能養氣緊要在知言上故大學工夫首在格物致
知窮義理明然則浩然之氣自生然此明不動心之故只平說到不得而後求亦
是循救求着此知言養氣是不得前一步工夫以志對氣則二事爲交相養以知
言對養氣則養氣內自有敬以持志者在孟子知言告子勿求於心則冥然無覺
而已無覺則不能無疑孟子養氣告子勿求於氣則悍然不顧而已不顧非眞能

也程子曰志動氣者此節觀註須緊貼公丑
什九氣動志者什一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
動心說
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公孫丑復問孟子之不動
心所以異於告子如此者有何所長而能然
而孟子又詳告之以其故也知言者盡心知
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
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
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
惟孟子爲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
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
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
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
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
而已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孟子反
術言知言
而丑先問氣者承上文方論志氣而言也難
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

無懼也
何謂節○丑又問曰氣則氣耳而夫子謂之浩然敢問浩然之氣其形狀果何如曰浩然之氣非有形聲之可驗固未易以言語形容也
不問善養而問浩然之氣是問浩然的模樣光景下二節正荅他所謂浩然之氣集義二節又說出善養之功來難言不是不能言只是難爲譬似意孟子因丑之問覺這個體段分明在心自問知十分微妙大費形容故先說此一句而下文遂備言之註未易以言語形容是難言心所獨得一句是說所以難言處
至大節○試以難言者爲子言之其爲浩然之氣也作爲萬事無物不容而非可限量何如其至大乎毅然獨立百折不回而無可屈撓何如其至剛乎此人所得於天地之正氣其體段本如是也但順其自然以直養而無一毫作爲之害則其剛大者上而天下而地中而人物皆其運量所及而塞乎天地之間矣夫豈尋常可擬者哉
此兩節是從難言處指點出來上節言浩然之體段下節言浩然之功用但只相承說蓋剛大之氣充塞天地此中便有道義在下節特申明上文耳至大至剛氣之本體直養無害是用功處塞乎天地乃其效也此氣彌天際地無一事做不得故曰初無限量此氣撐天立地無一處屈抑得故曰不可屈撓兩至字只是形容不得語至大便是盛大至剛便是流行體段猶云形像模樣非體用之體剛大就做事上見下塞天地亦即剛大力量所及而言直養又要無害觀本文兩字可見下而有事勿忘即直養勿正勿助長即無害聖人生知安行無非直道不假乎養眾人知不明自害其剛大故須直以養之直是無私曲集義只是事事皆直仰不愧俯不怍便是浩然之氣今只將自己心體驗到無私曲處自有此氣象直字從上文自反而縮處說起下面說集義即此以直養而無害一句是一章緊切處此就現成直養者身上說纔見得這個體段正孟子善言難言之法天地之氣本是剛大故無處不到雖金石也透過人得此氣以生而無虧損則天地之氣即吾之氣直是充塞天地之間剛大之氣無處不可爲無事不能爲上天下地皆吾氣周遍充塞於其中如郊則格廟則享鳥獸魚鱉咸若而人倫日用不言可知所以塞處全在之間二字若但說氣盈天地便是寬皮大話看世間許多事物道理皆塞

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爲氣也狀出從來的体段**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爲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謝氏曰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又曰浩然是無虧欠時

其爲配正**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塞之宜是用非塞有配

餒奴罪反○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之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爲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爲雖未必不出於道義

賢之氣爲之貞幹充周故能參贊而立爲三但所以塞天地實際尚在下文配道義上

配義節 ○何以見其塞天地也 吾見其爲養成之氣也足以配義與道蓋道義雖具於人心而不能自行惟養成此氣則見道義所當爲便奮然必爲無所疑懼兩相配合一滚流出若無是浩然之氣則體有不充索然自餒縱欲行夫道義亦且疑且懼而不足以有爲矣剛大之充塞爲何如哉所謂浩然者如此

上其爲氣也接浩然字說來此就須直養無害說來故註補養成此氣句 配義與道節是塞天地實際非另一層義只是承上申明之耳道體而義用道是渾統體而言義是就此一事所處而言如當慈當孝義也所以慈孝則道也道字大義字精義與氣字更親切故此先言義且着一與字而下只常言集義初下工夫時須是集義然後生那浩然之氣及氣已養成却以助道義而行道義虛而不實氣成之氣湛着道義便做來十分徤硬毫無疑慮毫無畏怯故曰合而有助助是衛助得起合是一滚流出如臣死忠是道義忠憤所激鼎鑊不避是氣合道義須置道氣助道義一邊方接得下句道義無處不有合而有助道義使無處不到所謂剛大塞天地者此也是字指氣餒是是不能養成此氣餒字對充字只是氣餒不是義道餒然氣既不充義道也行得不振剛故註我不免疑懼句着此四字反煞正見氣不可不養故下即接說直養之功

是集節 ○夫浩然之氣養之固足以配道義矣然方其養之之始此氣何由而生必由有常工夫一事合義積而至於事事合義則自反常直心無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不是一二事偶然合義便可感激奮勵掩襲於外而取之也蓋所行一有不合於義反之於心必不快足心既不慊則氣不充體而索然餒矣如何可掩襲而取乎夫心之慊與不慊由於義之集與不集可見義本吾心所固有之理而不在外助矣我故曰告子未嘗識義以其謂義爲在外也既外義則必不能集義而浩然之氣何由生哉

上就養成後指臨事時此論直養工夫指平時註始字正對上註成字看集義事就行上說集猶聚也歲月積累積集以至於無一欠缺則理順心安浩然剛大從

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爲矣 **是集義所生者**生是在根本發出**非義襲而取之也**取是强拿來的二字相反**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二反○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爲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上文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即外義之意詳見告子上篇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繼集義所生故當必有事心勿忘則

此發出如培其根以達其枝一般義襲而取是以義掩襲此氣盖只行一事合理便想做仗義奮發的氣概一事合宜亦自理直氣壯但因此就欲做剛大的事此是襲取如何可能若此是客氣不久則消也集義即直養非義襲即無害二句正與前節應行有不慊句玩註一自二字則不慊乃指他事非即指合義之事也此可見下必有事工夫全在積久此句正反言以決不可不集意盖氣與心原相聯氣從義義從心義不在心外襲則氣亦不在心外取是字與非字對集字與襲字對生字與取字對餒字與上餒字皆指體不充盖氣體之充也氣不充則體亦餒上三句皆見得義內處註然則義豈在外句意亦逼管上文告子外義不重既他只借他印証己之斷長意此二句亦非專指不得於言一句大註只舉以証之耳

必有節○夫氣由集義而生其用功當何如必須從事於義孜孜汲汲專一在義上做工夫切不可預期其氣之效使進修之志或雜於謀利之私也如或未充亦是集義之功未至但當勿忘其所有事其心只管集義切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使正大之體反害於矯揉之力也夫有事而勿忘則氣得所養勿正而勿助長則氣又無所害集義養氣之節度如此然正助皆有害而助長之害尤甚慎無若宋人然也宋人有憂其苗之不長而揠之使長者芒芒然歸謂其家人曰今日我倦矣苗之不長者我助之長矣其子信以為然趨而視之則見苗已槁矣由宋人之事觀之天下之養氣不如宋人助苗長者寡矣不知助之為害有甚於忘彼以氣為無益而舍之不養者不耘苗者也未甚害也至於助氣之長者正如揠苗者也非惟無益於氣反害於氣矣知助長之為害則知義不可襲而當以集義為事矣我所謂善養浩然之氣者以

通節重必有事焉三句無若宋人以下是因助長之害更甚於忘而借喻以申明之二句雖分四層總歸於義上着工夫不於氣上着工夫上集義是養氣的丹頭此三句是集義的火法上一句是言其始事下二句是言其既事三勿字不平看勿忘須上有事勿助須上勿正玩註其或未充四字下截只就上意串入一步註節度謂節次程度有緩不得緊不得之意必有事焉是總綱勿正是轉玩必字而字可見勿忘句是張勿助長句是翕玩註但當不可字可見有事註謂有所事一

氣得其養唯非義襲而取故當勿正勿助長則氣無所害

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必有事焉而勿正趙氏程子以七字為句近世或并下文心字讀之者亦通必有事焉有所事也如有事於顓臾之有事正預期也春秋傳曰戰不正勝是也如作正心義亦同此與大學之所謂正心者語意自不同也此言養氣者必以集義為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

所字中包許多工夫漸次在因下專論助長故緊一也字拖起下段天下之不助苗長以下俱就養氣者言天下句固是借說不耘苗與揠苗亦俱是借作指點天下句則喝起助之長者四句不耘苗一層只將上忘字意申說擬起下一層來不平重無益而舍謂以集義無益於氣而不集義以養之也此只是氣不能生然其根未斷猶可培養起來若助長者悻悻向前一遇事勢搖撼便索然沮喪而不能復振反屈折此氣了以為無益四句本文先氣後苗集註先苗後氣互相發明註然不耘二句雖說苗亦是借說養氣者故下遂接無是二者兩句有事勿忘即集義見氣得所養勿正勿助即非義襲見氣無所害此節總歸結直養無害一句王文兼言志氣此專言養氣不及持志者蓋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集義固非持志不能單言集義則持志有其中矣

何謂節○丑又問曰夫子養氣之說既聞命矣如何謂之知言曰人之言語皆本於心心明乎理然後其言無病若在其偏曲之見說着了遂遺却一邊是謂詖辭吾知其心中見理不透為私欲之所障蔽故也詖之不已至於高談闊論放蕩而無所歸宿是謂淫詞吾知其心之蔽愈入愈深為私欲之所迷陷故也淫之不已必好為異說與正論相背是謂邪詞吾知其心之陷全與正理判然離異故也邪之不已因而支吾躲閃屢變其說以求勝是謂遁辭吾知其心既離正理自覺其困窮而難通故也夫此蔽陷離窮之失不但見之言者有詖淫邪遁之病已也既生於心則施之禮樂刑政俱失其中而不善於政既發於政則凡一舉一動皆不當理而有害於事其幾決然相因而至雖聖人復起亦必從吾生心害政事之說而不易矣吾所謂知言者如此若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己之言且不能知何足以知天下之言哉此吾之不動心所以異於告子也

此節當以知言為主上四句是因外而知其所由來下六句是即始而知其所究竟總在知言時知之故總謂之知言詖淫邪遁是言所謂病症也蔽陷離窮是言之心所謂病源也孟子知言如明醫然纔見病症便識病源四所字要看詖有許多樣詖蔽亦有許多樣蔽如楊墨為我兼愛之說是各一詖辭其蔽一任見仁不見義一任見義不見仁詖辭知其所蔽是就其辭如何樣詖便知其心之所蔽者

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

言有得失此只在失邊說者蓋以知得不是的便知那是的也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音彼復扶又反○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

何在非徒詖之然知其有蔽也下倣此詖訓偏陂偏對正言陂對平正言只是於平正道理說着一邊遺却一邊故謂之詖淫又是說得來廣闊將其言之旨反覆蔓衍如水之泛溢四出一般邪是愈說愈誕愈說愈僻連那一邊道理都埋沒了正理全背自然說不去因別換些話頭以來支蓋所謂相因也蔽是遮却了那半邊陷則於道半邊深入而不能出陷溺既深自於正理越離開去既離開去被人詰難一發都答不來如何不窮辭之由詖而淫而邪而遁自是心之由蔽而陷而離而窮四者各相因一步深一步蔽陷離窮以蔽爲主無所蔽便無下三件蔽之源不一或氣稟或物欲或學術或習俗有此四項詖淫邪遁雖是四般大率多從詖上起所謂有則四者俱有也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知言本兼是非非處既辨得明是的自然悉徹生於其心指蔽陷離窮說政事作大綱與細目看心纔不正便到處有害言根於心而政與事皆心之所發心失則言失而政與事俱失故即其言以知其心亦因以知其政與事生心有許多般害政害事亦有許多般一知則一併知了聖人復起二句只頂上四句說言其理之決然不易只聽言時便曉得禍患之烈必至於此此方是知言盡頭處此節只說知言之效至言之所以知少不得下致知格物工夫故朱子謂惟窮理爲能知言惟集義爲能養氣補出窮理以對集義窮理是知之事集義是行之事此章要指不外知行二者敢問夫子惡乎長至必從吾言爲第三節

宰我節○丑聞知言養氣之說乃疑而問曰孔門弟子如宰我子貢其言詞皆合道理當乎情而善爲說辭如冉牛閔子顏淵身有德行故言之親切有味而善言德行數子只各有所長惟孔子則言語德行兼有之矣然猶常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今夫子知言則是有言語矣又善養氣則是有德行矣以孔子所不敢任而夫子任之然則夫子豈不既聖矣乎

上文說知言養氣已盡此以下以丑提出一聖字因發明願學孔子意善爲說辭是或談道理或語事功或使命往來無不曲當中聽意善言德行善言字輕德行字重二者要見不能兼意然則夫子句即貼上知言養氣說言則在己在人者都包得一知言則於言語辭命何患不能養氣自集義中來豈非德行玩然則矣乎

也人之有言皆出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爲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爲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此因孟子之自任而因以推尊之

行去聲○此一節林氏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

口吻只是推尊孟子語
曰惡節口孟子不敢以聖自居乃驚歎曰惡以我爲聖是何言也蓋聖人之名莫說我不敢當就是孔子亦不敢以自任昔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道德高厚其殆聖人矣乎孔子曰聖豈易到得此非我所能也我但以聖人之道學之已汲汲敏求而不敢有厭斁之意將聖人之道教之人循循善誘而不敢有倦怠之心此則我之所能而已然孔子雖不自任而實有难掩者子貢乃贊美之曰學不厭正是聰明天縱深知義理之無窮乃夫子之智也教不倦正是純心自然不見物我之有間乃夫子之仁也仁者聖人之體智者聖人之用仁且智則是體用兼備既已優入聖人之域矣子貢之言如此可見聖人之名雖實有聖德如孔子者尚不敢居而子乃輕擬我爲聖是何言也
因丑說出一聖字即借孔子之不自聖來相形層層叙述神情專注夫聖孔子不居一句以明已不敢當之意不厭不倦須粘上聖字講言以聖之道爲學以聖之道爲教此句正將自已與聖離開說言尚是做勉勉循循工夫非能聖也子貢却見得學自不厭教自不倦不厭不倦只從智仁中流出豈不是聖然須知不厭不倦是一事智仁是全體非即以不厭不倦盡智仁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當如此看兩也字聲平正題出夫子旣聖矣句來數句須作一氣讀孟子不居聖而又引孔子之言便隱然有願學孔子意子
昔者節口丑見孟子不敢以聖自居又問曰昔者竊聞之聖人之道渾然全體者也子夏子游得其文學子張得其威儀學焉各得夫性之所近而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氣質不偏義理完具獨具有聖人之全體但不若聖人之廣大而微小焉耳夫子既言不敢比孔子敢問於數子何所處也

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旣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即不厭見聖心之通明即不倦見聖心之公溥**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

源流最親已不是小可子具體是具聖人全體微字只輕帶說一體具體並俱作贊詞註云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而或問謂猶役於思勉滯於形迹未若聖人之大而化之則又似已大矣但未化耳大抵顏子役於思勉居多冉閔滯於形迹居多顏子未若聖人之化冉閔未若聖人之大總之自有限量之可言故皆以爲具體而微耳

姑舍節○孟子曰立志欲大取法欲高數子雖賢且姑置之我未肯以之自處也舍字對安字看姑字甚婉只不欲以此駐足意非貶諸賢也願學孔子隱然在言下顏子地位儘高孟子非不足之也但早亡而未至聖人之域故不欲以之自處耳纔遜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棄古人立志大率如此

伯夷節○丑又問曰夫子既不欲以諸子自處則進而求之若伯夷伊尹其可處之否孟子曰伯夷伊尹之道與我不同試以其出處言之如擇君而事非可事之君則不事擇民而使非可使之民則不使世治則進而仕世亂則退而隱超然獨立以清爲道者伯夷也如得君則事何所事而非我君得民則使何所使而非我民世治亦進而仕世亂亦進而仕慨然救世以任爲道者伊尹也若夫出處不係於一偏行藏惟安於所遇時可以仕則仕而用世時可以止則止而潔身時可以久則久而不以爲遲遲時可以速則速而不以爲悻悻渾然無迹得時中之道者孔子也此三人之所進皆不思不勉造乎其極爲前古之聖人也我豈能全休而遽行之哉但我之心只願學孔子之進退咸宜變化無方也伯夷伊尹道既不同豈吾之所願學哉道既不同便見非所安了此何正答何如之問道就行事上說故三聖各指實言之下三段俱可點入道字治則道二句與亦進二句俱重下句說任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四可以字即天道之本然見權度之精審之事也四則字乃時中之大用見變化之妙聖之事也四句須一氣併讀纔見與時偕行意聖人兼行造其極而事無所勉兩層皆字雖是合說宜畧以孔子爲主願學着惟此正以明夷

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

以現在言曰所安

此一節林氏亦以爲皆公孫丑之問是也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

曰姑舍是

舍上聲○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

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

尹之不同道也此處且不必抑夷尹以礙下問宰我子貢至願學孔子為第四節
朱子謂後面只是散說出去不須更回顧前頭

若是節〇丑因皆古聖人之說而又問曰既謂皆古聖人則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是其班等而無高下之差乎曰否不可得而班也不但伯夷伊尹蓋自有生民以來聖人雖多求其道德事功之盛未有如我孔子者也

班若是二字丑原知夷尹不能班孔子但因皆古聖人之說推之此乎字尚是疑辭否字正答下二句是推論自生民以來指其間許多聖人說不是與凡民較量生民未有兼道德事功說蓋其時中之道既集夷尹數聖人之大成而其事功之盛又集堯舜禹湯數聖人之大成也

然則節〇丑又問曰孔子雖生民未有然與夷尹既皆謂之聖人不知亦有同者與孟子曰也有同處蓋謂之聖人則其根本節目之大自異於人假如得百里之地而君臨之此三聖人都有經天緯地之才濟世安民之略皆能朝服諸侯而一統天下蓋其德既盛自然天與人歸也若使其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辜其失甚小而便可以得天下之大三聖人皆不肯為蓋其心既正必不苟取而貪得也此其根本節目之大三聖人無有不同者於此不同烏在其為聖哉

此問亦從皆古聖人來然則字與字又是進質之辭兩段俱設辭而極言之有君天下之德却無利天下之心交法只串遞非平對此兩段雖都是極難的事然下半段更難於上半段兩段合纂方盡得聖人身分這是地位最高上是仁足以保四海而四海莫不咸然歸下是不肯狥一毫之私來壞了這全體上段德盛是根本之人下段心正是節目之大蓋聖人根本全在德上而取與之際最是大節目節目又從根本中出也兩皆字雖是合說當以孔子作主

則遂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求進言曰願學 怡去聲〇伯夷孤竹君之長子兄弟遜國避紂隱居聞文王之德而歸之及武王伐紂去而餓死伊尹有莘之處士湯聘而用之使之就桀桀不能用復歸於湯如是者五乃相湯而伐桀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 合辛我曰三節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 意在內 以來未有孔子也 從皆古聖人來 班齊等之貌公孫丑問而孟子答之以不同也

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論方量 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 論心術 與平聲朝音潮〇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

敢問節○廿文問目夷君固有同於孔子者矣敢問孔子之所以異於夷尹者何如
孟子曰孔子與於羣聖共我一人之私言也節宰我子貢有若之言可見矣蓋此三
子者識見高明其智足以深知聖人凡所稱揚一一都有實據縱使智識汙下而不
高明亦不至阿私所好而空譽之也吾益取信三子之言耳
所以異承生民未有句來下三節正答此句孔子與處直是難言孟子將引三子
之言為証故先說此節以明其言之可信智足知聖句正說汙不至阿句不過反
言以決其言之可信也三子之言本出一時已見而萬世無異詞益可見其智之
高明智是智識高明汙是智識汙下汙正與智字對智足知聖分明是高明了然
縱使汙下亦高明尚不至阿所好況智足知聖其肯阿乎故曰明其言之可信
宰我節○宰我有言曰自古聖人必以堯舜為首稱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蓋堯舜以道治天下其功業在一時夫子又推其道以刪述大經垂教萬世則其功
業在萬世以一時之功較之萬世之功夫子豈不賢於堯舜遠乎宰我之知孔子之
異好此
一以予觀者對他人言註聖以德言德同一生安故曰聖則不異事功謂所為之事
與所成之功若德不及孔子堯舜何以為性之之聖故賢學專主事功說三道字
是與且堯舜事功在以道致治上孔子事功在推其道以垂教上治在一時教在
萬世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連堯舜也不識可見孔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
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事功賢於堯舜且遠唐虞無堯舜不過一時爲
春秋春秋無孔子將使萬世無唐虞堯舜為一時之孔子孔子為萬古之堯舜堯
舜乃古第一聖人賢於堯舜遠則其他可知一語直包括子貢有若兩人之言之
旨故先引其說
子貢節○子貢有言曰自古聖王世代久遠其所行之政與其所存之德固不得而
知之矣然而禮所以飾政見其所制之禮則其所行之政可知如禮之尚質者其政
簡禮之尚文者其政詳是也樂所以彰德聞其所作之樂則其所存之德可知如樂
之盡善者必性之之德樂之未盡善者必反之之德是也我持此法以論前代由今百世
之後等百世以前百世之王其政其德皆莫有能逃我之見者但見自生民以來作者

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有所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
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
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爲聖人矣
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
汙音蛙好去聲○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見夫子之賢于帝
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見夫子之異於王此

雖多未有如夫子一身而備帝王之政一心而兼聖神之德者也子貢之知孔子之異又如此

此節將百王形出孔子重末二句上四其字只虛指百王不兼孔子在內葢孔子未嘗有禮樂與政子貢親炙孔子亦不消假禮樂而知也禮樂以聞遺後世者言政則其當日所行者德則其當身所具者故緣也節改之禮象德之樂而有以知之此二句正是子貢差等百王的訣差等只是品第之意未有夫子抱上德政說如夫子之不可及二節便是

有若節○有若有言曰天地間豈惟民哉即祥如麒麟之于走獸之常靈如鳳凰之于飛鳥之蠢高如大山之于丘垤之界大如河海之于行潦之小雖有不同然麒麟也是走鳳凰也是飛泰山也是山河海也是水皆類也聖人之於民雖有不同然聖人亦是人亦類也但同是類而聖人能踐形盡性實高出於人類之上既出於其類則與衆聚處自挺然拔於羣萃之中此聖人所以異於凡民耳然聖人同異於凡民而孔子尤莫於羣聖自生民以來非無出類拔萃之聖人而孔子道冠百王德超千古從未有如其盛者是豈非出類拔萃之尤者哉有若之知孔子之異又如此由三子之言觀之則生民未有非我之私言也此吾所以願學孔子也子可以明我不動心之有自矣

首句特與起下文凡物同類之意語氣直至亦類也句住出類二句自同說到異自生民二句自異說到尤異語氣自有三層類以形性言出類同是性而獨能盡性同是形而獨能踐形也出類以爲生言指有生之初說拔萃以並處言指有生之後說但出類與衆亦類也說而拔萃又形容其出類處如在一鄉即高乎一鄉在一國即高乎一國在天下即高乎天下之類一句汎說聖人盛處兼孔子與羣聖在內至生民未有乃言其中覺孔子大盛也孔子生民未有在知至行盡自衆能踐形盡性又推明衆人所能知能行者以垂教萬世使各踐其形各盡其性非特如羣聖之出類拔萃只于得一身一時之事已也此方切本節與前句不同循未

如右於孔子至章終爲第五節

說德政較上事功更進一步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

此見夫子之異於聖凡者皆不外於形氣之同者而獨得其全踐形盡性使在盡頭主說

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

言應之者亦分誠偽意重上節看上下文勢但起注下截蓋以霸功形起王道耳須歸重王道上

以力節○孟子曰王霸之稱由來久矣其實不可不辨以土地甲兵之力假托於救世安民之仁者是謂之霸霸者必有大國然後威勢足以制人名號足以鼓衆苟非大國則力小不足以假仁矣若以躬行心得之德行其拯世安民之仁者此謂之王王者則至誠自足以感動業歲又足以招徠不待土地之廣甲兵之强亦足以有爲如成湯之興不過七十里文王之興不過百里而已何待於大國乎

以力假仁仁字只是濟人利物好名色并必有仁政可指也以德行仁仁字便有及人的實澤在假仁就恃力處假以會盟侵伐言行仁兼教養弔伐兼言心而襲其事謂之假假字着力本諸心而達諸事謂之行行字自然以力假仁原是以力得制是已分事都完備故訓以得於心渾言之仁字原藏德字裏面以德行仁只爲主而特借仁以爲名以字有挾持意仁以事言德爲仁之根本以心言德字說是一滚流出所謂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也註自字換本文以字其妙王霸二字是指實辨別定其人品言此是王者此是霸者非謂可以霸可以王有字死見決要藉此不待字活見原不恃此

服人節○雖王霸之心可不同故人之服之者亦異以力假仁而得人之服者外雖順從却不真心愛戴特屈於力之不足不得已而服之也若以德而得人之服者非是强從乃中心喜悅自發於至誠而無所强也就如七十子之於孔子非有勢力以聯屬之而流離困苦相從不二毫無所强者然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夫服出於心思則誠之所結者深矣此正王民心服之謂也彼霸者何足以語此哉

此節只出服人字蓋上節已含有服人意故直承之兩人字指諸侯不指小民以力服人以德服人俱指現成已服者說謂以力以德而得人之服非謂以此去服人也力不贍足上句如七十子亦是足中心悅句各二句但一連讀上只說心服此加一誠字又加中心悅三字服出於誠而根於悅纔見服之自然無勉處如七十子之服孔子只舉似識限的樣子說王霸總揮孔子只要發明王不待大之理

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必有不同而後已皆以圖以能吹意力謂土地甲兵之力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霸若齊桓晉文是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分別人心誠偽而於王者獨許爲人之意切矣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鄒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

蓋孔子併無一些勢力而七十子服之直至流離飢餓而不忍去以此王者悅服
之理最是親切引詩証心悅誠服當着眼思字思服即心服也只重民服之誠不
重民服之廣此之謂也只繳以德服人不指孔子句因自字就鎬京言自鎬而
西而東也

仁則章全旨○此因時君惡辱而勉以强仁意重及是時三字榮辱分頭處在仁不
仁仁不仁轉關處在及時首二句是一章大旨如惡之一節言仁則榮之實今國家
節言不仁則辱之實末又以自求總結而引詩以証之正提策世主精神處

仁則節○孟子曰人情莫不好榮而惡辱然榮辱無常惟人所召在仁與不仁而已
使人君修德行善事事皆出於仁則身尊國顯不期榮而自榮矣若驕奢淫佚事事
皆出於不仁則身危國削不期辱而自辱矣今之人君皆有惡辱之心而所爲却是
不仁之事雖欲去辱勢必不能是猶惡濕而仍居卑下必不能免於濕也

仁不仁就仁事上看如下擧賢能明政刑是也與上章仁字同但仁從德出說箇
仁德便該了榮節人畏辱節人侮兩則字便含自字意今惡辱二句承上不仁以
起下節居字有安之之意此只是爲下等人言若上等人豈以榮辱之故而後行
仁哉

如惡節○夫人君誠知惡辱則莫如去不仁而爲仁於是貴德而尊賢有德之士
之賢者德成於內者也則使之在輔弼之位士之能者德運於才者也則使之任百
司之職斯則有消人而同與圖治道矣如幸而外患少息國家閒暇正可以從容有
爲時也及此時而與賢能之臣修明其政事使綱紀秩然不紊修明其刑法使刑罰
咸適其平如此用人行政務以自强可謂仁矣由是邦本以固國勢以張雖强大之
國亦必畏之而聽命不暇矣何榮如之所謂仁則榮如此

如惡之三字總有力正借他這點羞惡之心去挑動他莫如字貴全政刑句德以
所之言士以其人言貴德尊士一直說言貴事人德而凡有德之士則尊顯之也
賢能便是士賢從能職使字賢下而言是之曰德以而言之則有得德之大端全體
而爲賢者亦有得德之偏長稍餘而爲能者故註正君善俗以根本王大言參政
[illegible]

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一其字有當然之意）
惡濕而居下也 惡去聲下同○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 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莫如有不易章）
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
大國必畏之矣 閒音閑○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强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脩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爲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

收賢能以實其國凡爲政刑地只無敵國外患時便見閒暇此時難得而易失故着個及字及字正暢屬精神未雨綢繆之計全在於此明字與修字對有修飭意井田學校總在政字內而刑以輔之政刑字包括一切賢以淸政刑之本能以輔政刑之實皆明字實際在治人明治法仁之作用在此雖人必畏應上榮字意

迨天節○及時國治詩云之矣昔周公託爲鳥言曰我之爲巢將以徹風雨而禦患害然使旣雨而後爲之則無及矣必迨此天未陰雨之時先取桑根以補巢之牖戶使之堅固則他日雖遇陰雨亦不動搖今此在下之民寧或有侮我而擊射之乎詩人託爲鳥言如此孔子讀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思患預防之道乎夫人君能及時而治其國家亦如鳥之及時而爲巢則根本牢固無隙可乘誰有肆其侵侮者乎由詩及孔子之言觀之我所謂仁則榮者益可信矣

此節引詩及孔子之言以証上節之意以迨字應及字以未陰雨比上閒暇以徹彼二句比明政刑以今此二句比大國必畏引詩今重一迨字未陰雨見天非果不陰雨特偶獲未耳治此者正不容忽過牖通氣處也戶出入處也鳥巢在民居之上故曰下民或字有惴惴莫必意知道須切思患預防意泛言治國之道無當知道一語徐味情詞不勝仰首感慨非徒揚詩作贊語也能治二句亦孔子語能治須得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意方與詩應侮字與畏字對

今國節○然則時固難得而易失也今之計候不能預收人才以實其國候國家閒暇便謂可以久安長治乃及是時般樂以縱欲怠敖以偷安政荒而不之問刑虐而不之恤不仁如此則國事日非而侮之者至矣是自求禍也所謂不仁則辱如此

此節應不仁則辱及是時亦惟曰不足之意般樂怠傲便是不仁自求禍便是辱自求二字貼則字意如此之人決不能在賢能以明政刑與上反看

禍福節○夫榮卽福也以已之及時圖治致之辱卽禍也以已之縱欲偷安致之可見或禍或福無有不由已求之者

總結上三節轉榮辱爲禍福正危言之意此自字作田字看已字卽上節自字

詩云節○詩云人長言合乎天理則多福之來乃其自求之太甲曰已無罪而大降災猶可以人力挽回而逃避若自爲惡而罹於禍則必至於死亡而不可救詩之言

是人之入手處

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 徹直列反土音杜綢直留反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之所作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爲巢如此比君之爲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爲知道也

此言惡辱而居不仁

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 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 **禍福無不** 無不應章首則字 **自己求之者** 結上文之意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 孽魚列反○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

卽禍自巳求之謂也太甲之言卽禍自巳求之謂也仁則榮不仁則辱豈不信哉
命字指理永言配命便事事合天理了此之謂雙項詩書與章首仁則榮二句應
尊賢章全旨○此深望時君以行仁政也上五節緊言仁政之得人心是感應之理
如此末節實事末節無敵而王方是實效重信能行此五者一句各節上截俱就
本國言

尊賢節○孟子曰王政在得人心而人心之向背亦視其行政之得失何如耳如賢能之士乃國所賴以輔治也必於賢而有德者隆禮以尊敬之能而有才者分任而器使之使此才德出衆之俊傑皆濟濟在位則野無遺賢朝無倖位不但吾國之士悅之也天下之士皆悅吾用人之政而願立於其朝矣

尊是隆敬意使是任用意俊傑卽是賢能尊之使之便是在位在位與前章不同蓋此承尊使兼尊卑之位說戰國之君非無所尊使而在位者但舉任不能得人豈足有當士心此正重賢能俊傑上天下之士卽賢能俊傑之類由悅生願悅字畧頓國家用人爲本故先及之

由廛節○由士而下通財用者商也於市則有待商之政或逐末者多則皆取其市地之廛稅而不復征其所貨之物若逐末者少則但治之以市官之法而已而并不稅其廛則上不廢法下不病商不但吾國之商悅之也天下之商皆悅吾厚商之政而願藏於其市矣

市字與下關字耕者字廛字一讀市卽前朝後市之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闢則商賈百物皆入廛謂市宅是死字今作活字用謂收其市地錢如今鋪面錢相似征則并其貨而稅之市官之法如周禮司市平物賈治爭訟譏察異言異服之類商賈惡其盛盛則人逐末又惡其衰衰則財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巳衰則法而不廛二句串說重不征上見法是當行的廛是因時的征是決無的

關譏節○往來者旅也衆途所會之地立關以限之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以防奸宄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稅不但吾國之旅悅之也天下之旅皆悅吾柔遠之政而願

禍之自巳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逭猶緩也此言禍之自巳求各節則字見其應不爽以歆動人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王道以得人心爲本日悅日願皆是得其心也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悅願只是心服身尚未歸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答節不字無字是常時弊政廛無夫里之布

任市曰旬在途曰旅周禮謂關以節傳出納之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

耕者節○王於農夫乃王政之本且於耕者但使通力合作以助耕公田而不復橫稅其私田不但吾國之農悅之也天下之農皆悅吾薄斂之政而願耕於其野矣

助節井田什一之制謂重助不重徹者非也蓋徹法之行亦是助耕公田耳稅即履畝之類

廛無節○以廛爲居者民也市廛之民各有常業原非遊手遊食者也則無令出一夫百畝之稅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者也則無令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不但吾國之民悅之也天下之民皆悅吾厚民之政而願爲之氓矣

此廛字與下廛字不同上廛字是廛稅此廛字即左右各三區是民所居也上註雖訓市宅然作活字看此廛字是死字城邑之廛旣爲官地亦必有地租錢故謂曰已賦其廛註廛字與上節廛字同在廛之民或爲商賈或爲百工營作旣非無常業者比況所居之廛乃積貨之所原非可種桑麻無夫無里之布本文只二項註引周禮全文不補一家力役之征藪直提氓字從亡盍去本土而古籍他國者也

信能節○五者之政能使天下無不歸心如此今之人君信能以實心行實政於此五者一一見諸施行則鄰國之民若士農若商旅皆仰之若父母矣夫旣仰之若父母則鄰國之民卽是我之子弟使鄰國之君欲率其民以攻我是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也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事者也如此則天下誰能敵之無敵於天下者是乃奉行天命之吏也則凡道天害民之國皆得奉天命而誅伐之然而不王天下豈有是理哉

上五節只言有感必有應之理此方言能行之實效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能行不徒虛文之粉飾也仰之若父母從上五個願字生來對民言曰父母對天言則天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大竟尊主征伐說註兼廢興存亡只重廢亡一邊

人皆章全旨○此勉人君充不忍之心以行仁政首節言仁心人所同其次節言先王能充滿其量三節驗人之皆有四節五節決人心之必有末二節欲人充滿其

各節矣字見得理勢必然

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 氓音盲○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謂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

信能行此五 理信字見寔政必本於寔心 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 人不能以力勝我 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 我能以德止人 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寇戎爲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爲仇讎○孟

本心之量首節乃一章大旨王夫全在末後二節重擴充上
人皆節〇孟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皆有不忍傷人之心惻怛慈愛感之即發聖人非有餘而凡人非不足也
天地生人物須是利氣方生人是和氣中生所以箇箇自他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即是仁忍則非仁性中有此仁發出來便是不忍人之心不徒曰不忍之心而必加一人字者同類而相親也曰人則無告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此照下怵惕惻隱當以情言
先王節〇然凡人有是心而物欲間之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必間耳惟先王私欲淨盡滿腔都是不忍人之心所以隨感而發行出來無非不忍人之政矣蓋不待充廣自無渴抑也夫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雖大運以一心而有餘其於治天下也直可運之掌上耳何難之有
蒙引說先王緊從上人字來斯字作即字看見無待察識擴充之意二句上便有人不能推一層故註補出一有斯有者全由胸中無物障礙故天理自然流出絕無壅蔽註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正是推出斯字中道理來與物欲害之二句對看以不忍人二句是承上惡叠語以字行字不徒見有實地設施語意止歸到運掌見此心之運量無窮不可自有之而自障之也故辨志謂上二句重政字此三句仍歸重心上註中察識推之四字已逼出下文知字能字根脚全章指示性情體用勉人擴充此節不是鋪排事功正借聖人做個極頭樣子以爲擴充之的是上節註脚下面五節總冒文勢連上作一節看如人皆有之胥者能勿喪耳相似故下節即接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說
所以節〇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無論先王也即今之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必爲之怵惕而驚動不寧惻隱而痛傷甚切蓋觸於目激於衷其真心自不容已者此非欲交結孺子之父母使之感戴而爲之也非欲要鄉黨朋友之稱譽而爲之也非怕人非議惡此不仁之名而爲之也發之驟而無暇思維動以天而不待勉强一無所爲而爲之也即此驗之可見不忍人之心人人同具不獨先王有之矣

有人皆可以行仁意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於人之中舉出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先王見其能推廣此心便自異人欲人以之爲法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乍見便知足感隨而動出於自然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

今人對上先王看此節緊要只乍見二字乍見時着手脚不得一毫私意没處安排最見得個眞心怵惕乃驚懼而動念之意緣乍而見故心驚懼而動也惻隱傷切而痛深自淺說到深皆以名狀不忍人之心也正就此乍見時怵惕惻隱之心而指出不忍人全體之心來非內交三句緊根乍見二字說非內交見不市恩非要譽見不沽名非惡聲見不避謗三非字連不是極力形容乍見時發露之眞略無些計較處程子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句隱以當未有感時常全在這裏纔觸着便發出來自然止遏不正若轉念便是後起的了

由是節〇由此乍見一事觀之可見好生惡死人之同情未有傷痛之事交於前而悲傷之意不動於中者若無惻隱之心則非人類也覩惻隱之心則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可知矣如已有不善未有不羞恥者人有不善未有不憎惡者此心人人皆有若無羞惡之心則非人類也理所當辭則必辭使去已理所當讓則必讓以與人此心亦人人皆有若無辭讓之心則非人類也知其爲善則必以爲是知其爲惡則必以爲非此心亦人人皆有若無是非之心則非人類也

此節只了得上文人皆有三字是字緊接上孺子入井一事說無字與有字反照非人也不是鄙詞只是反言以明其必有意本言惻隱而并及三者蓋仁包四德惻隱亦包四端於朱子謂三者皆自惻隱中發來固有惻隱後方有此三者惻隱便是初動時羞惡三者亦須是箇先動一動了方會惡他又謂合惻隱則惻隱合羞惡則羞惡不是只管惻隱須有斷制此又見得一個惻隱之心了不得故又必有羞惡辭讓是非也孟子因論惻隱而悉數之正有精理在

惻隱節〇然此四者之心爲人所必有者則以四者皆情而情即性之所見也人有是惻隱之心者由吾性之中有仁故遇可傷可痛之事而惻隱之心自形乃仁之端緒外見也人有是羞惡之心者由吾性之中有義故遇可恥可憎之事而羞惡之心自發此乃義之端緒外見也人有是辭讓之心者由吾性之中有禮故因事而發爲辭讓謙遜之心乃禮之端緒外見也人有是是非之心者由吾性之中有智故因事而發爲是是非非之心乃智之端緒外見也

此承上節順說正是遡原於性以深明其必有以起下文擴充之意與性善章因

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〇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卽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內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眞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眞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卽人欲之私矣

四者皆是不忍之心方見與者者故承上而總

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決其有**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〇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爲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爲非也人之所以爲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

惻隱之心

情以著性之本體而重性者直不同端是端倪物之緒也譬之繭絲外有一條緒便知內有一團絲故仁義禮智道理雖渾然在中無形可見而各就他發動處驗得所謂以其惻隱知其有仁也纔說個端便知有個全體也便有一充字對待端則自有可充而又不可以不充凡內之所有須推而出之以盡其量也看數之字也字指點正要人於此察識而有以為擴充之地耳

人之節○然此四端非本無而暫有者人有是心決然有是四端即如人有是身決然有是四體也既是人皆有之則人皆能之矣故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是不以先王自待而甘置其身於不善之地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是不以先王待其君而置其君於不善之地賊其君者也為人臣者固不當薄待其君而人君又豈可自處雖薄哉

此節承上起下首二句固是明其必有亦便含一能字意四端之有即是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能全其有即是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亦既有之自是能之如何反謂不能得自謂不能指君而言尚是有謂其君不能只帶說能字含下擴充意是渾

凡有節○但人多為私欲所蔽不能察識而擴充之耳若使凡有四端於我者不甘自棄知惻隱是仁之端羞惡辭讓是非是義禮智之端從此推廣去充其本然之量則本體與融真機活潑其日新月盛之機若火之方燃而不可撲滅泉之方出而不可壅遏矣此知擴而充之機勢甚有能出此方動之機而遂充滿以極其量則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智無所不知舉四海之大自足以保之而無難苟不充之則仁義禮智終非已有雖至親父母且不足以事之況四海乎皆有是心者其以先王自勉焉可也

此節正節言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閒實事上重知擴是用功之始正重能盡充是用功之成凡字以人言見不但先王知字重看正擴充下手工夫皆字指四端擴而充之玩而字是兩層由一念以推之念念欲使其充滿也擴是這裏推將去到得充則已填得滿了知字與始然始達字相應中間突字衣熱未斷始然姑達言擴而之後其勢勃勃莫遏討日新又新正發明二始字苟能充是承上而知擴

非把情來証有只是此心乍見時固有會者乍見時亦有只要擴充之耳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

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見人當擴充 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 見人皆可擴充

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擴音廓○擴推廣之意充滿也四端在我隨處

來上充字帶知皆擴說只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此充字就能充說是已充滿
此心之量矣惟擴而後能充能充則不必說擴觀下只說充可見註卽此此字指
四端發見說下由此此字指日新又新說能字此知字收實玩註作兩層方明充
之如致中和禮樂刑政皆在所充之內能流便有不忍人之政予以四端達爲許
多經綸措置故遂云保四海此雖由勉而至與先王不得擴充不同然保四海亦
卽與運掌之治相應保四海兼仁無所不愛義無所不宜禮無所不敬知無所不
明意末二句反說正見不可不充意

矢人章全旨○此亦教時君因耻辱而勉之於仁也上言不智欲以是非之心擇爲
仁之術下言耻之欲以羞惡之心決爲仁之機言外見得爲仁可無敵於天下豈
憂人役而恥哉已耶首節言人當擇術次節引聖言以見擇術當在仁三節深爲
不擇仁者警末二節激之爲仁在乎反已

矢人節○孟子曰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彼矢人之心其初豈不仁於函人哉其初一
而已矣但矢人惟恐箭之不利而不傷人函人惟恐甲之不堅而至於傷人術業旣
殊故其存心自不能不異耳不惟矢人函人卽彼巫者常利人之生匠者常利人之
死是匠者之心亦豈不仁於巫者之心乃其術業使之然也故術之在人關係甚大
習於仁則有仁人之心而善端日長習於不仁則有不仁之心而惡念日增人之擇
術豈可不愼哉

此只借術之當愼以引出人當擇仁而處之本文二恐字大註二利字皆以心言
必以術異也術字承上四者推廣說凡人所身習者皆術也不止曲藝下擇而處
之正是愼處

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
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
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
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此章所
論人之性情心之體用本然全具而各有條
理如此學者於此反求默識而擴充之則天
之所以與我者可以無不盡矣程子曰人皆
有是心惟君子爲能擴而充之不能然者皆
自棄也然其充與不充亦在我而已矣又曰
四端不言信者旣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
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
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
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
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孟子曰矢人
以習爲性易以術移心此孔孟吃緊爲人處
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
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函音含○函甲

孔子曰○術何以慎言者擇仁而處之耳孔子嘗曰里有仁厚之俗擇居者尚以為美者人之擇術而不處於仁則本心之明已失安得為智乎孔子此言正謂夫仁也者自是天所與而言則天地生物之心為最先所以統四德該萬善而為衆善之首天之尊爵也自其在人而言則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為日用當處而不可離者人之安宅也此尊爵安宅是己所自有非他人所能止者乃不知擇而處之則是非之心已失矣故孔子謂之不智也

處仁論語指仁里以風俗言此指仁道以心德言擇字跟上慎字來今下智字意夫仁至末只對孔子說不處仁焉得智意指出天字以對下人字是就人分上指出天說尊爵以有生之初言安宅以有生之後言二也字是掉下語意註得之最先了是在義禮智之先蓋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言人生合下就得此生物之心故曰最先兼統四者仁為本心之全德乃兼統仁義禮智者也仁義二句貼爵字仁者四句貼尊字天理二句固見至安人常二句尤見永安

不仁節○夫不智固因以不仁而不仁則益以不智既不智則不復知禮義之所在而動必違禮行必悖義又將無禮無義矣四者俱無則人道已喪自置其身於卑賤之地凡有德有力者皆足以服乎我而我當為之役使是人役也夫為人役而耻為之役猶之弓人業弓而耻於為弓矢人業矢而耻於為矢必不能免夫耻也

此節言不仁之辱總為下莫如為仁句張本上先智後仁以用功之序言此先仁後智以必然之理言惟不仁故不智而無禮無義只重不仁上觀下節只說為仁及註中能為仁則三者在其中可見人役即小役大意者一也字是必然之辭無禮義尚猶知耻蓋良心不容泯也弓矢之人耻為弓矢謂習小藝以供人用是亦人役而已故以之二句只是不能免意止跌起如耻之一轉

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巫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

此節只論仁道之大不可不為下方論到榮辱

焉於虔反夫音扶○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此孔子之言也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此又孟子釋孔子之意以為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

徵之

如恥節○如知人役爲可恥而必求所以免之則莫如反其不仁而爲仁擇其尊爵安宅而處之則智禮義以全而人役可免矣自强之計無出於此

此節乃一章之要領所以致此者由於不仁故恥之則莫如爲仁

仁者節○然仁亦豈待於外求哉求在己而已矣仁者之於仁如射者之於射然射者必內正其志外直其體然後發矢者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惟反求諸身以爲吾志容有不正吾體容有不直求所以正之直之而已爲仁由己而不由人何以異此

此正實指爲仁處只借射以發明之承上文莫如爲仁仁者只作爲仁之人看見仁者如射句虛下正見之但皆就射上說而爲仁由己之意在言外正己影自有其德發字影行仁中字影仁政化成勝己影聽令强大反求影體修仁政而已字正誠一爲仁而智與禮義無不該矣何患爲人役哉

與人役人字相對

子路章全旨○此見聖賢樂善之誠愈進無窮口欲人恢弘善量以詣其極意不重較量三人品第也

子路節○孟子曰聖賢樂善之城皆同而分量則有異昔子路勇於自修其心惟恐己之不善矣於不知而不能改故人告之以過則欣然喜受以爲幸而可改也

喜字全在得聞而改上若只喜聞便了有何意思吃緊尤在則字纔聞便喜見出於中心之誠必先有要補過遷善念頭故方聞則喜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喜其得聞而改便有遷善之機是子路之樂言也周註令名無窮非指喜聞過一言說蓋即此見自修之勇故有善可稱而令名無窮也

禹聞節○若禹則不自滿假其心惟恐人之有善言壅於不聞而不能行故一聞善言便肅然拜受以爲幸而可行也

但知言之善而拜之不復計其所言之人也喜與拜俱從其心好善上發出兩則字可玩註云不待有過便是進於子路也文法雖平列意思已較進一層

大舜節○由禹樂善已不可及矣至於大舜則規模氣象又有大焉者善本公理舜則以天下之善公之天下之人而與人同焉如見己之未善便舍己而翻然從人一毫無所繫吝見人之善便樂取於人而爲之於己一毫無所勉强所謂人己兩忘而

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況見恥不能免由與猶同○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

如恥之莫如爲仁此亦因人愧恥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

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欲人自勉中去聲○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勇於自勉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脩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己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

善與人同如此
大是大於由禹但不必斤斤比較見得由禹已大了至舜更有一種難及處下一
句正是大之實善與人同以天下之公善而言不可認作舜之善蓋善是天下公
理本無在人在己之別舜只見善不見人己耳與字中便含己字在舍己二句是
申言與人同意舍己從人不知善之在己也樂取於人以爲善不知善之在人也
然曰舍己特言其亡私順理而已非謂舜有不善而取之也曰樂取又以見其心
與理一安而行之非有利勉之意也上句重舍字下句重樂字訛訓舍字云無所
繫吝訓樂字云不待勉强最得㑹舍己就是從人從人就是取人下特加一樂字
以表其無所勉强耳觀下只說取人可見故二句只一事特交互言之以見聖人
之心表裏無間如此舜之視善總渾然絕無人己畛域其氣象自是廣大由禹猶
有物我之見者不同故曰大取人兼言行言故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云云
耕稼節○然舜之取於人不但一時爲然也計舜之生平自側微而耕稼而陶而漁以
至於受終而爲帝跡其行事無一非取之於人者躬達不移始終無間樂善抑何誠
哉
此節就上抽出言之見聖人樂善之心純亦不已處自字以至字包括一生而言
故用無非字總括之或問謂自始至終無一毫之私一息之間惟無一毫之私而
始無一息之間也
取諸節○夫取人爲善未嘗有與人爲善之意然天下之善者以見取爲榮自然益
勸於善未善者以不見取爲耻亦必自勉而爲善是乃許助人以爲善者也夫使天下
之人皆勸於爲善則是君子固有以成己又有以成物矣故君子之善莫大於此非
由禹大舜雖有大小之分而樂善之誠無彼此之間有以裕於己而及於人者則一
也學者可不勉哉
語類云三者本意似只是取人但有淺深則此節本總承由禹舜以歸結通章非
專承上舜說也觀註無一字照舜而總說以聖賢兼說可見取本非以爲與而與
卽寓於取玩一是字與善只在取善內無兩層與字中有二意有善者以見取爲

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舍音捨 忘乎人己
聲樂音洛○言舜之所爲又有大於禹與子
路者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
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
待勉強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於樂善不隨境迁
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舜之側微
耕于歷山陶于 公善只爲大是大於由禹
河濱漁于雷澤 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
言此兼善爲人是自己善之大處
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與猶許也助也取彼之善
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
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
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
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
有以及
於人○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

所言與若是焉說不必泥故君子一句又就由禹舜推開說以寓感歎欲闢之
意人字以兼感之意言蓋舉一世而就其甄陶故以莫大乎三字形容之總註彼
此字即人已字非以山舜禹分彼此也故其二句通管三人說朱子蓋總其目以
示人也

伯夷章全旨○此論二聖之偏以寓願學孔子意孟子言夷惠以百世之師稱之與
此章意看相反蓋欲人法夷惠之得又恐人不知戒夷惠之失也

伯夷節○孟子曰嘗聞伯夷上擇君而事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事下擇友而交非其可交之友則不友然不但非君不事而亦不肯一立其朝不但非友不友而亦不肯一與之言若使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有不能一息安者其惡惡之心如此試由其惡惡之心推之真說直是惡人不肯相近就思與鄉里常人並立其冠不正亦失禮之小耳亦必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累及己而遠之惟恐不速也真謂鄉人小失禮便不與立雖諸侯有善其辭命而來聘者初無小失禮矣而彼亦不肯受所以不肯受也者蓋其心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就也伯夷之行如此

此言伯夷之清嚴於惡惡而不輕與人君事也通節一步緊一步分明有側險字在事君交友常也立朝與言暫也不立深於不事不言深於不友推是孟子推思是伯夷自思謂推其所思定是如此正極其形容之辭鄉人冠不正未為其惡亦去之惟恐不速又因不立二句而極言之諸侯二句比鄉人又深一層見無少失禮而亦不肯受益以辭命雖善人未必善故不以就為潔也通節非有暫有是說他惡惡直到這盡頭處

柳下節○又有柳下惠者有君可事便事雖汙君而不以為羞有官可居便居雖小官而不以為卑其進而事君居官也不肯隱在己之賢而必以直道唯必以直道則必至於遺逸阨窮矣然雖為人所放棄而不怨乎人即至身處困窮而不憂諸己其超然於榮辱之外者如此故其平日常曰天下之人爾自爾我自我雖袒裼露臂裸裎露身無禮於我側亦爾之無禮耳焉能浼我哉惟其不能浼己故常由由然與衆人並處而不自失其正焉雖當欲去之時或有援而止之惠便止焉其所以援而止

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求只是如此世不足與而拒絕之朝音潮惡去聲○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潔也說文曰動作切切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已語助辭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

之而止者蓋其心不以去爲潔而切切於去也柳下惠之行如此

此言惠之和寬以處衆而不輕與人絕也通節一步緊一步分明有不恭意在不羞六句相連說不羞不卑卽是進必以道便是不隱賢二語反正相足惟不隱賢而必以其道則未免遺佚阨窮矣不隱二句不重只起下不怨不憫意遺佚自人遺我言阨窮自我處困言因遺佚以致阨窮不平不羞不卑是把進不當事了不怨不憫是把退亦不當事了故曰以下又是把人都不當事了故曰四句因其行而發其言故由由四句又緊舉其行而想其心與之偕之字指爾爲爾者言不事指袒裼裸裎不自失亦帶說不重援止之說不屑去者已無往不潔不必在去上明潔也

孟子節○孟子先述二人之行至此乃評斷之曰夷之行雖高潔未免孤高絕物而失之於狹隘惠之行雖寬和未免玩視 世而失之於不恭徵隘與不恭皆一偏之弊聖人之道不取乎此學聖之君子固不肯率由之也夫豈無中而不偏而爲君子所可由者哉

隘者視天下無一人之足容不恭者視天下無一人之足較不恭尤難體認其心謂世爲汚濁不可責以禮法分明有玩弄一世意思故朱子謂是不把人做人看隘與不恭不必言流弊如此只二子所爲已有此弊了總是偏處便有弊也不由卽是不由其淸和非由其淸而不由其隘由其和而不由其不恭之謂蓋道惟中則無弊夷惠一偏之行不合乎中庸之道自是不可爲準君子是學聖者

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

惠言是以世不

是校如且居之

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 袒音但

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於虔反

○柳下惠魯大夫展禽居柳下而謚惠也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

百世之師言惠其偏以救世此指其偏以

明道

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旣有所偏則不能無

天時章全旨○此見人君當以固結人心為本人心得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戰則必勝矣首節推用兵之要而歸重乎人和二節三節詳天時地利之不如人和四節五節言得人和之可以無敵

天時節○孟子曰守國用兵之要有三天時地利人和是也今之用兵者皆競言天時地利矣自我言之天時殆不如地利而地利又不如人利

此先舉用兵所恃者而第其輕重使人知所審也兩不如俱在用兵時較量非要人全廢天時地利但人不和則天時地利亦無用二句尚虛說不如之故全在下文時自有干支而干支有孤虛王相時主四時該十二月在內日該十二時于是天干支是地支兵家常就孤虛王相上論吉凶四字以王字為主次乎王者為相得其助也敵乎王者為孤以相克也生乎王者為虛子實則母虛也總在五行生尅上論如甲子旬中無戌亥為空亡是孤水生木甲乙木實則壬癸水虛如甲乙木生丙丁火便是木王火相王字即旺字

三里節○何以見天時不如地利彼三里之內城七里之外郭亦云小矣或且環其四面而攻之而不能取勝矣環而攻之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矣然而不勝者以彼城郭之險足據之以自固也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此條申天時不如地利就攻上說環而攻之內有曠日持久意註補此句為下必有得天時張本也不勝見城郭雖小亦占得地利意

城非節○何以見地利不如人和彼敵人來攻我之城非不高也地下之池非不深也兵革之衛此城池者又非不堅且利也米粟之實此城池者又非不積之多也然人心不和莫與其守將此城池兵糧悉委棄而去之雖有地利可恃亦奚所用哉是地利不如人和

此條申地利不如人和就守上說上四句以城池為主因空城難守故兼言兵革米粟合來纔成個地利委而去之見人心不和意此句連看註革訓甲古者甲以革為之堅以革言利以兵言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三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地利總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有持久意）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得字依註作值字說）夫音扶○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城非不字委去字不言地利可見也但不如人和耳）

故曰節○以此觀之惟人和爲重矣故曰人君域限其民不全以封疆之界固守其國不全以山谿之險威服天下不全以兵革之利只看人心何如耳誠能以仁心行仁政而得其道者則民心固結而扶助者多不以仁心行仁政而失其道者則民心渙散而扶助者寡寡助之極非惟一國卽親戚亦畔去之況其遠者乎多助之極亦不但一國將天下皆順從之況其近者乎

上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此節承其意而究言之故曰是承接之辭封疆之界三句正根上城池等項起下得道二句封疆山谿兵革自是域民固國威天下之具不以云者不全以也非弛關去險銷兵之謂三不以輕重得道得道則無所事此失道則有此無益得道二字最重卽發政施仁便是得道見得人和之本多助方是人和謂得人和之道者非此亦得道而自多助非要多助而求得道這便是王霸之分順之只是從而願歸之未便是歸也

以天節○以我天下之所順者攻彼親戚之所畔者則彼之人民皆吾之子弟又誰與我爲敵乎故君子有不戰戰則已戰則必勝矣又何待天時地利爲哉甚矣人和之爲要也

此說得人和之可戰以終上文之意以天下所順非謂率天下所順之民也乃指自家爲天下所順之君也君子卽上得道者戰必勝在人和上決要說出彼雖有天時地利俱不足恃意

朝王章全旨○此見孟子以道自重之意重不可召上因不能造辭疾之意於齊王而詳明不可召之意於齊臣蓋欲借以啓悟王心耳

朝王節○孟子在齊居行師之位與受祿而守官者不同在王可就見而不可召見者也一日本將朝王王不之知而使人來托辭以召之曰寡人初願本欲就見者也奈適有寒疾不可出而當風來朝將出視朝不識夫子肯一來而使寡人得見乎孟子亦托辭以對曰不幸而亦有疾不能造朝蓋不欲往應其召名也

不如人和也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此節極言人和之當得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域界限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決言人和爲時地所不如有不戰戰必勝矣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托疾爲一不識托疾以辭欲相耦也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

王則不妨自往見故將朝王在王於孟子則不可召之使見故辭而不往若召之
便是失禮而託疾又出於不誠但孟子之辭只說他不合來召不幸二句非欲其
相稱正明示以不可召之意如字作欲字看

明日節○然猶恐齊王以爲眞疾故次日卽出弔於齊大夫東郭氏之家公孫丑不
知而問曰夫子昨日方以疾辭今日便以弔出則是明爲託疾矣無乃不可乎孟子
曰昨日有疾今日疾愈如之何不弔蓋亦未告以本意
出弔在明日則疾之非眞亦可知於大夫之家欲因臣以徵君意

王使節○齊王不知孟子非疾因使人問疾且遣醫來孟仲子不知出弔之意乃權
辭以對曰昔者有王命來召適夫子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已趨造於朝
不識此時能至朝否乎孟仲子旣權辭以對恐孟子不知乃使數人要之於路曰請
必無歸而造於朝欲以實已言也
問疾醫來亦見齊王愛賢之心但孟子託疾本意全然未知正可乘機以達出弔
之事不意爲仲子權辭所入且又要請至朝孟子本意愈晦

朝章內朝並音潮唯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王齊王也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使知非疾微而致之之力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至誠動物得時中之義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三句便晦了聖賢微發之機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孟仲子趙氏以爲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病不能采薪謙辭

不得節○孟子旣不能顯言其故又不欲趨造於朝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蓋欲以其意輾聞齊王耳景子不知乃曰凡人內而家庭則有父子外而朝廷則有君臣此天下之大倫也父子以情相愛故主於恩君臣以禮相接故主於敬今丑見王之待子可謂致敬盡禮矣乃未見子之所以敬王其如君臣大倫何孟子嘆息曰吁以我爲不敬王是何言也子未知我之敬王也彼齊人無一以仁義告王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固曰王但知有功利不足與言仁義也云爾是以凡庸待其君則不敬莫大乎是若我則以堯舜望王者非堯舜仁義之道卽懷誠於心而不敢陳於王前是我不以庸君待王而以古聖望王故齊人莫有如我之敬王者奈何子以不敬加我也

不得已不是爲要所迫全爲託疾之言愈晦而借一宿以發明之內則二句重君臣句主恩二句重臣敬君上父子非無敬而所主在恩君臣非無恩而所主在敬王之敬子泛以平日禮遇言未見敬王卽隱指不應召說丑只就文貌上說敬其所云敬王者只是趨蹌曲拳奔走承順之謂孟子明知丑之所指在不應召乃佯爲不知而藹數之齊人以下總破他未知所以敬王一句說仁義又說堯舜之道者堯舜之道卽是仁義歸由堯舜望是得以堯舜望君所以爲敬君也且不敢正明自已一念小心謹畏惟恐其君不得爲堯舜之君是敬處此念存之於未[illegible]之先因禀之於方陳之際發實見得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遂不覺說兢業業出此不是說王就是堯舜君如此說卻是褒與頌非孟子所謂敬也一邊陳堯舜之道所以陳善一邊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兩路並到

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不得已而之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此段雖是佯爲不非使景子說出他不應召於方明已意然後是固主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敬之言且先說出敬之大体使知事君之義也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下同○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子景丑也惡歎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

景子節○景子曰不然我以子爲不敬王者非不以仁義與王言之謂也禮有曰子

本將朝王也及聞王命而遂稱疾不往此与不相駕之禮若有不俟似然以是为不敬王也

此節方明說出未見所以敬王之意兩處俱以父子例君臣只是欲重其案以壓倒孟子丑之言未爲不是差處在以臣禮律賓師耳孟子未便明與他說此下但詳言其不可名之意全重在賓師上論註旨謂內朝

豈謂節○孟子曰我不應名之故固別有在豈如子引禮之謂與曾子嘗曰晉楚之國其富誠不可及矣然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當之不祿而富是天下之至富者在我也彼以其爵我以吾義當之不爵而貴是天下之至貴者在我也晉楚非有餘我非不足吾又何慊乎哉曾子之言如此是豈不合於義而言之乎是別有一種道理超乎勢分之外者在也其道何在蓋通天下之所尊者有三樣人有爵位者一年齒高者一道德完者一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則莫如爵在鄉黨之間以少事長則莫如齒若夫輔佐一世而致治安長率萬民而成教化此惟有仁義之德者能之德則朝廷不敢與之論貴鄉黨不敢與之論齒卽曾子所言之仁義而不慊於彼之富爵者也然則在朝廷者不過達尊之一耳惡得有其爵之一遂慢夫齒與德之二哉我之意蓋謂是也

曾子以下只說王不當召已之意然意猶未顯至下節方明說出仁統萬善無所不有故對富說義宰萬物雖然物表故對爵說但詞雖兩平還重仁不啻富義不啻貴非相當而已是或一道不是疑詞故作宕句醒出道字來達尊以下雖解曾子是或一道何然却發出自家諸朝廷三句申上達尊三章輔世長民舊作佐君治民看但如此必難朝廷爵位方做得去朝廷便可抗壓他輔世兼有扶翼世道意如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也長民兼有表率民風意如立萬世之人極開斯

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重此句以明未見敬王意）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又曰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引此見王不當召已以明已不必赴召之意）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正解曾子所言之意）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 吉慊）

世之尤最賤也分明是賓師的事正下所謂不可召之臣故曰莫如德德字貫上仁義說惡得有二句語意雖極發跤却未嘗明指亦爲賓師二字在口中道不出故爲此逗漏不盡之意饒一慢字先被他王之敬子句下節方痛切言之許中今齊王二字仍渾爲妙

故將節○雖有一不得慢二故從來將大有所作爲之君必有所尊禮而不可召之臣如君德有所咨詢民情有所諮禮則必枉駕就見此不可召之禮也夫爲臣者必欲君致禮如此豈故自尊大哉蓋有謀則就正所謂尊德樂道也爲必如是其尊德樂道乃可與有爲若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在賢者之心息望消沮之志荒不足與有爲也此大有爲之君所以有不召之臣也

此正明所以不召之意玩一將字見大有爲待臣而有也不召之臣只說不去召臣玩一所字就君心言全是真心尚賢有所尊禮而不敢慢處言有所不可召之臣也而不召之意就在其中謀即大有爲之謀有謀則就帶上文說如是指有謀則就之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不如是尊德樂道也德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運用處說如仁義忠信[illegible]言不倦德也不治天下之具道也尊有崇奉遵依意樂有愛慕懇勤意齊王[illegible]存[illegible]賓奉子[illegible]少實心故將尊樂二字與有爲與字指臣言故曰非欲自爲尊大

故湯節○故古來大有爲之君如湯之於伊尹知其志任覺民即從而受學焉而後任之爲相故七十里爲政于天下湯遂不勞而王矣桓公之於管仲知其才可託國先從而受學焉而後任之爲相故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桓公遂不勞而霸矣王霸之

口箪反長上聲○慊恨也少也或作嗛字書以爲口銜物也然則慊亦但爲心有所銜之義其爲快爲足爲恨爲少則因其事而所銜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爲言是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

便見上不應召正望君之大有爲处

乎 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 樂音洛○大有爲之君大有作爲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也爲是故耳

尊得樂道

故湯之於伊尹

王伯是大有爲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

上言天有爲之君此節引湯桓爲證遂以故字承之學而後臣只是尊禮而且委任之耳非先以之爲師後以之爲臣也先後字臣字不必泥臣字是任之隆意不是卑之之詞

今天節○今天下諸侯以地則相類以德則相等莫有能建王霸之業而超過當時之君者此無他只爲君好臣彼趨走承奉爲我所敎之人而不好臣彼抱道懷德爲已所受敎之人也夫既不好臣其所受敎是無不可名之臣此所以地醜德齊而不能大有爲也

此節正與上節相反地醜言無一人能闢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建功業此德字以所就功業言二臣字不同上臣字是使令意下臣字任任字看敎字從上學字生來

湯之節○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學而後臣未嘗敢名之來見也夫伊尹不可名固不待言至如管仲一霸者之佐目桓公猶丘不敢名而況不屑爲管仲者顧可名而見之乎子奈何以人臣應名之禮律我也

上引湯桓之於尹仲恐落了自己地步故借管仲且猶句跌出下句以見已非管仲之比但本旨重在王不當名且猶不可句須主桓公不名管仲七而況句隱隱說莫露我字孟子不說已不當應名只明齊王不當名已而已之不當應名自見

陳臻章全旨○此見君子辭受一裁之以義重皆是也句下三節正詳皆是之義問答俱爲齊發

陳臻節○陳臻問曰辭受君子之大節也夫子前日於齊王餽以兼金一百鎰而夫子不受今於宋餽以七十鎰而受於薛又餽以五十鎰而受夫同一餽也而受不受

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爲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敎而不好臣其所受敎不好字與尊樂二字相反好去聲○醜類也尚過也所敎謂聽從於已可役使者也所受敎謂已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敢召者由君心以爲不可也不爲管仲者乎不爲管仲孟子自謂也范氏曰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仕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

異焉前日之不受齊者是則今日之受宋與薛不免為傷廉若今日之受宋與薛者是則前日之不受齊餽不免為過矯此是則彼非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

不受齊餽在前受宋薛在後臻因受宋薛而轉到齊餽受不受雖平舉實側在不受上末句只頂非字說

皆是節○孟子曰辭受何常惟義之歸君之不受與受固皆是而無非也

陳臻就事亦上較量見欲辭則皆辭欲受則皆受矣孟子只是隨事以酌其義故註以皆適於義言之主於義言故曰皆是不必云皆是義也義字只在是字中是與非字對說個皆是便見無一非了語意亦宜側注不受上

在宋節○何以見其皆是當其在宋也予將之他國而有遠行禮遠行者必有贐以資從費宋君致辭曰餽贐是命以禮餽餽為有名受之亦有名矣予何為而不受是受於宋者是也

有遠行正是有處之餽與末節對看行者何泛說送行之有禮辭曰句方貼宋說

二節皆以有禮有辭平看曰行者必以贐則有禮曰辭曰餽贐則有辭

在薛節○當其在薛也予適有戒備不虞之心夫賢人出境國君當周濟保護之禮也時薛君致辭曰聞戒故為兵備而以金餽之餽之亦有名矣予又何為而不受是受於薛者是也

有戒心正是有處之餽與下節對看上曰餽贐可直接受字下面說聞戒餽金意頗未出因補為兵餽一句玩故字只孟子敘事之辭不是薛君語此句與上行者句對亦倒裝文法以金為兵備者因出薛之疆不可行故只得以金為兵備也

若於節○遠行常也戒心變也皆有處者君子前日於齊則既無遠行之役又無不虞之警其於交際之禮則未有所處也無所處而餽以金是徒貨之而已在庸人見

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似傷廉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似過矯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皆適於義此二節明今日之受是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徐刃反○贐送行者之禮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為兵之為去聲○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此節言前日之不受是

愛者不愛亦是也

若於二字從上二節轉下語意着重此節有處是處物為義之處未有處照上于有遠行于有戒心是說孟子未有處上貨字活下貨字死貨之謂以物餌之從餌以去則為貨所取取者羅致之意輕受之而不辭便是被他以貨節籠絡了焉有句說得斬截正見義不可受以明已之不受者之為是也

平陸章全旨○此見君臣皆當以恤民為職前三節諷距心以知罪使臣不得諉其罪於君後節諷齊王以知罪使君不得諉其罪於臣但責距心總以責齊王救平陸節以救全齊通章精神全在為王誦之一句

平陸節○孟子在齊一日之平陸見年飢而民多死徙因問大夫孔距心曰凡事各有執守設子之執戟之士於行師之日一日而三次離失行伍則以軍法誅之否乎距心曰失伍離次法所必誅一次即不可宥何待於三乎

失伍不在伍也就行師言軍法五人為伍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持戟之士即伍長之士雙枝曰戟單枝曰戈

然則節○孟子因詰之曰士之行列士之伍也臣之職守臣之伍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子之職在養民者也今凶年飢歲子之民老羸不能動移轉死在溝壑壯者拋棄家業流散於四方不知幾千人矣子牧民而失職若此若斷以國法不知當以何罪治之也距心猶未知其罪乃曰民之死徙距心非不知憫也但倉廩非奉命不敢發賦稅非奉命不敢緩此非距心之所得而專之也

上節只引起此節然則二字接上甚緊子之失伍是借說失職亦多矣與三失伍相照上下而民之轉且散者幾千人正見失伍之多凶年說得闊如水旱疾疫之類飢歲只是五穀不熟幾千人雙頂上兩句不單頂壯者此字指上死散言非距心所得為如興發倉廩之類不得自專此分明有歸過意但王之失政使然句且勿直說出

今有節○孟子責之曰子勿以不得為委之且以畜牧之事譬之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養之者則必問主人求牧放之地與餧養之草方好替他收管假使求牧

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唯當於理而已

有意教之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乎非疑詞去上聲○平陸齊下邑也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凶而日飢又至子轉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與散是詳言其多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今有受

與芻而不得還是把牛羊反還主人脫身而去乎抑亦立視牛羊之死而不顧乎吾知必反諸其人而無立視其死之理矣子爲王牧民而旣不能請又不能去是謂之過與於是距心惕然省悟直認其罪曰我以牧民爲職不得其職而不去此則距心之罪誠有不容辭者也

此節比上更進一步非只申明上意也兩爲之一樣猶云替他求字正見權雖不在我不敢不求也○牧是牧地令就地食草芻又已刈之草儲之以補其不足曰飼之於牧夜飼之以芻借牛羊設喻有求反二意玩又勢似重反一邊距心之罪只根立視其死說註只說去字不兼求字可見

他日節○孟子旣責備距心又欲警悟齊王故他日自平陸之齊見於王曰王之大夫爲都者臣所知有五人焉而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獨平陸孔距心一人而已於是將已所以責距心與距心所以自責者一一爲王誦之蓋欲使王知百姓困苦有司掣肘難行庶幾王心有所感悟耳王果自任其咎曰人君職在養民臣不過行君之令今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寡人失政之罪也敢不承夫子之教乎

知五人以相識言　爲王誦之此記述之言此非但稱距心全是替百姓訴說一番寡人之罪此字兼以民失所與民牧不得盡職言爲都治邑想亦是大槩語註爲都治邑也是正解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又補一意是旁證非必謂所知之五人其都皆有先君之廟在也

蚳鼃章全旨○此見去就各有其道蚳鼃可以去則去孟子可以留則留全要見得已之所處與臣道不同意

蚳鼃節○蚳鼃嘗辭靈丘大夫之命而請爲上師孟子諷之曰人臣之職惟君所使

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求不得則方無罪是客意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不反而終不設以求便有罪是正意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爲去聲死與之與平聲○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他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轉數几千臣下東手聞之駭人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爲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孔大夫姓也爲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爲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孟子謂蚳鼃曰

以隨時救正因事納忠爲其可以言也今在位已數月矣王之用刑豈能事事皆當子尚未可以進言與居得言之地有當言之事而猶默默無所建明此我所未能曉也

似也且虛說言其事近似有理爲其可以有正㓝其意未可以言從數月中說來正是激之使言

諫於節○蚳鼃因此感動乃取刑罰之不中者進諫齊王王不能用遂致其職而去可謂得進退之義矣

上句見事君之忠下句見守已之義孟子但諷之言未諷之去然言便要用不用便當去鼃不但得孟子言中之意並得孟子言外之意

齊人節○然蚳鼃之去實孟子激之也齊人遂譏孟子曰蚳鼃當言而使之必言當去而使之必去孟子所以爲蚳鼃而成去就之義則誠善矣然在齊而道既不行去又不果其自爲乃不若蚳鼃明於爲人而闇於自爲吾不知其何說也

爲鼃謀善者謂一諫而事君之義著且去而守身之節彰也自爲不知重孟子不能去還

公都節○公都子聞之因以齊人之言告於孟子

吾聞節○孟子曰君子出處進退各自有一種道理齊人豈足以知我哉吾聞之也人臣有官守者則修其職若不得盡其職則去人臣有言責者則盡其言若不得盡其言則去蚳鼃爲士師正是有官守言責者不合則去乃人臣之義當然也若我於齊旣不以官爲守又非以言爲責人固不得以臣下之職事責望於我我亦不肯以一身之去就受制於人則我或進或退都由自已士張豈不綽綽然寬舒而有餘裕哉齊人安得以蚳鼃之去議我也

此節正明已不去之故不得其職爲君所制也不得其言爲君所拒也二則字甚緊此四句引起下三句然亦見得在蚳鼃則當去也進退只就去與不去說二字

人之命多善只因後來蹉過耳故原其初心以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激之今旣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蚳鼃齊大夫也靈丘齊下邑似也言所爲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得孟子言外意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爲去聲○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公都子孟子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守言守道用各不同只求常理而止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官守

活看不退便進也當亜退遏有餘裕只是可以從容意正與上二則字反看賓師從容規諷以漸而入如朋友相似孟子於齊畢竟是去但寬緩得些子不比有官守言責者逼迫纔不得合下便休

爲卿章全旨○此見待小人不惡而嚴與之同使不惡也不與言嚴也全是孔子待陽貨家法

爲卿節○孟子在齊爲客卿爲王出弔於滕王使葢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夕進見往反齊滕之路相接甚久孟子竟不肯少假辭色與之言出弔所行之事也其待之之嚴如此

朝暮見是欲親治孟子之意反字兼往字在内既是朝暮進見又且往反日久豈有不交一言之理當看行事二字只是未嘗與言出使事以示下與小人共事之意耳行事謂弔祭之禮邦交之儀凡禮文制數皆是

公孫節○公孫丑不知而問曰凡人之相與若勢分懸絶或周旋不久則言有不能盡者王驩大夫今攝卿位以佐夫子其位不爲小矣自齊至滕歷二國之境其路不爲近矣既非懸隔而不得言又非倉卒而不及言乃自往至反終不與之言及行事此何意也孟子有難於明言者乃託辭曰我與彼奉命而出若使事有不治與之共議可也今彼有司既已治辦而儀文器數皆得其宜矣何用更與之言哉

夫此也指行事或有司也此二句雖是託辭却是至理

自齊章全旨○此見人子慎終之道須以盡於人心四字爲主悅字恔字都本盡心說不以天下儉其親乃所以盡其心也總是解未美之疑

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尹氏曰進退久速當於理而已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葢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 不惡 嚴

葢古盍反見音現○葢齊下邑也王驩王嬖臣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 此言不惡而嚴 寓焉

夫音扶○王驩葢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頃夫子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治匠人爲棺之事時夫子正在嚴急之中虞雖有疑不敢請問今願私有所請也所用之棺木若似乎太美然恐治喪不必如是其過厚也

敦字只作治字解嚴訓急言喪事匆匆也屬孟子說太美只指棺木堅厚不必說美觀

古者節○孟子曰喪葬從厚其來久矣夏商以前禮制未備棺椁之厚薄惟人意所爲無一定尺寸之度至中古制爲喪禮棺始用七寸而椁亦稱之自天子下達於庶人皆得用之不以貴賤爲厚薄此非但爲人觀視之美也蓋必如是堅厚以歷久遠然後人子之心庶得少盡耳

無度只是過厚此句引起中古通行之制曰七寸曰椁稱亦中古制禮之厚非直爲觀美二句推棺七寸椁稱之之故見聖人原情定制如此也人心天下人子之公心盡詞毫無遺憾周七寸只如今四寸許

不得節○惟人心以此而盡故爲人子者於禮制有不得爲則分不容厚自不可以爲悅又或貧乏無財則力不能厚亦不可以爲悅分旣得之而又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從厚吾何爲而獨不然哉棺椁之美亦猶行古之道也

上節言先王之制以解木美之疑此節緊承上節言已所以美其木之意不得一句只設言以起得之爲有財句且得之有財亦不平重有財邊蓋上節自天子至庶人皆用古制已是法制所當得乎但制雖得爲而財有不足亦不能加制故並言之古之人指周公制禮以後之人言獨字正與皆字對

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美只在木中說出若以美然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嘗董治作棺之事者也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也曰古者棺椁無度說大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心去便見美爲理之當然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爲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此明葬毋木美之意只是求盡此心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之爲

且此節○且親與子同一體也木之堅厚久遠爲已化者無使土得以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遺恨乎此其心之所以盡也
上節是就人子身上說此節是就化者說曰悅曰恔雖總是自盡其心兩節亦略不同生變爲死曰化

吾聞節○向使得盡其心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惜此財物而薄於其親也吾聞之也君子不因天下財物之細而致儉薄於其親乎何疑乎木之大美哉
此是引語作結直應木若以美然句註此物二字泛說喪葬之禮不專指棺槨以猶爲也天下猶云世上

沈同章全旨○此見天討之不可私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人上節只發明可字下節只發明未也二字私字是一章之案天字是一章之斷

沈同節○燕王子噲惑於和謀傳位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欲乘其亂而伐之沈同以己意私問孟子曰燕國亂矣舉兵伐之可乎孟子據理答曰燕之罪可伐也蓋燕國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在子噲之爲君也未請命於天子不得私與人燕在子之之爲相也未奉命於天子不得私受燕於子噲如有來仕者於此而子悅之却不告於王而私與吾子之祿秩官爵夫彼士也亦不曾奉有王命就私受爵祿於子於理可乎今燕國君臣之授受何以異於是此燕之所以可伐也
沈同私問只是泛問故孟子亦泛答之若以王命問則明是齊欲伐燕而孟子亦必就齊立論了可字一答便定燕君臣私相授受的罪案不得二句正見其所當平看二句內含天子先君二意然與下告於王亦無王命當重天子邊則句乎是斷辭與上可字緊相應是字指爵祿私相授受言

有財言得之而又爲有財也或曰爲當作而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 是盡心爲悅寔是落 膚於人心獨無恔乎 此必二反恔音效○比猶爲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爲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送終之禮所當得爲而不自盡是爲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 字注 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 諸侯大夫視王命堯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 舜視天命俱是一理 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役

齊人節○齊人借孟子之言而伐燕或疑其計出於孟子乃問曰聞夫子勸齊伐燕果有是事乎孟子曰我未嘗勸齊伐燕也但謂我爲勸者亦自有故前者沈同問燕之無道可伐與當時我應曰可伐彼就以我言爲然不復再問而遽伐之也彼如再問曰孰可以伐之則我必將應之曰除非奉天討罪之天吏纔可伐之苟非天吏是以暴易暴亦不可也譬如又有殺人者或問曰此殺人之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殺彼如再問曰孰可以殺之則必將應之曰除非奉君執法之士師纔可殺之苟非士師是以下專殺亦不可也今燕悖亂之罪誠爲可伐然齊非天吏興兵討伐專擅之罪與燕國一般以齊伐燕是即以燕伐燕也我何爲而勸之哉

未也只是言未會彼然而伐以上言已未嘗有勸齊伐燕之語彼如曰孰可以伐之以下正言所以不勸齊伐燕之意前以私爵人爲喻此以私殺人爲喻各從其類也今有殺人者與人可殺與兩人字不同下人字乃殺人之人也何爲勸之哉正與未也二字相應燕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揖讓故名齊之師非湯武而征誅故致燕之畔

與同夫音扶○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子之事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有天德方可奉天討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天吏解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

燕人章全旨○此發古今處過之殊以警文過之失前三節見王之慚無可自解後一節見賈為君曲解之非

燕人節○齊取燕後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乃畔於齊王曰吾初欲取燕孟子勸我當順民心旣而諸侯謀救燕孟子又勸我置君而去我不曾用其言至今其言皆驗吾甚慚於孟子而無顏以見之也是亦悔悟良心而可與為善之機矣

陳賈節○陳賈鄙夫乃逢迎之曰王何必以無可解慚為思焉今試問王王自以為與古周公果孰仁且孰智王驚歎曰惡是何言也吾豈敢望周公哉賈曰昔武王克殷立紂子武庚以嗣殷後周公實使其兄管叔監守其國及成王初立管叔遂挾殷武庚畔周是畔周者管叔使管叔者周公也假令為周公者預知管叔將畔而故使之是故陷管叔於死忍而不仁也若不知管叔將畔而誤使之是已無先見之明亦闇而不智也非不仁即不智仁與智二者即周公未之兼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孟子而為王解之何患焉

賈明知齊王不敢與周公較量乃反令其自揣孰仁且智玩一且字便倒在智一邊知而使之二句故意反說以形起不知而使之二句不仁是虛帶不智是識味逆料遂歸不智上賈意定要坐周公不智之過以周公不知而使叔解王之不知而取燕其事均難料也其請見而解謂見孟子辨得周公有不智之過則王之慚自解引周公事只在一畔字映情

聞此說之誤○楊氏曰燕固可伐矣故孟子曰可使齊王能誅其君弔其民何不可之有乃殺其父兄虜其子弟而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咎孟子之言則誤矣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 重作 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 見害見作不 智 賈請見而解之 惡監皆平聲○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

智邊

見孟節○賈述見孟子而問曰周公何如人也曰德如周公乃古之聖人也曰聞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遂以殷畔周也果有諸曰然固有之也曰周公當日亦預知叔之將畔而因使之與曰知其將畔何爲使之公實不知也曰然則公聖人也且有不知而誤使之過與曰凡待他人可以逆料其惡以棄之周公於管叔固弟也管叔於周公固兄也以愛兄之念誠信任之實不忍料其中變至此周公誤使之過不亦天理人倫之至爲所宜有者乎夫固非後世所可得以藉口也

周公知其將畔三句是故意設問正要引出不知也三字以中出聖人且有過句。此句正賈發問之意有過單指不智上着一且字見周公猶然其下可知出脫齊王在此一字中不知叔畔與不知燕畔其不知亦相類但所爭在兄弟二字上見齊事與周公事自不可同年而語耳周公弟也四句不可扐開說言周公是弟而管叔乃爲之兄也周公不忍料兄之惡而使之故不免有過孟子下一宜字不說周公無過也說這個乃天理人倫之宜宜者全就兄弟二字上見他情屬至親非他人可比如何可逆探其惡而棄之一宜字中見周公是合當的外此不容以藉口擊刺齊王亦在此一字

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

便見得非兄弟則不宜過意

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與平聲○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耶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

且古節○且人之處過，亦有古今之不同。古之君子有過即自認其過而改之，不肯護短。今之君子有過却憚於更改，不肯認錯。古之君子當其有過無一毫遮飾，就如日月之食而暫晦，民皆見之，而及其改也，復於無過，如日月復明，民皆仰之。至於今之君子，豈徒順從其過，又從而爲之飾辭以文其過，即一過而古今不相及如此。可不戒哉

此節承上過字，只閒閒論一番，而隱寓責賈之意。蓋因他特地矯誣周公，其來意必爲齊王文過而設，故綴此數語以暗折之。兩段俱重下半段，上段是主，下段又推進一層。古之君子泛說，不專指周公；今之君子亦不必說指王指賈。順不但前於心者依他做去，亦是過於前者且復於後也。民見民仰俱就日月說。一如字貫下二層，不重民見民仰，重有以使民見民仰上。總是不自掩覆之意，正與末句對照。皆見因不肯爲之辭，皆仰又不必爲之辭。豈徒字又較深出一言。豈徒句帶過，引起末句。通節較重末句上，爲字不聲讀。就君子身上言，而責賈代爲君辭意只在言外見得

致爲章全旨○此見君子以道之行不行爲去就。首二節婉答齊王，見行道之心。下五節深摘時子，亦示以道不行之意，詳三提道不行。此其所以不受之故，而孟子之所未顯言者也。言外要得此意

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只連過字帶下閒論一番而責賈意自寓于不言之表

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爲之曲爲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然此書記事散出而無先後之次，故其說必參移而後通。若以第二篇十章十一章置之前章之後、此章之前，則孟子之意不待論說而自明矣。○

致送至也以歸爲臣造還其臣於君也註道不行三字已伏通章之脉
王就節○齊王方就見曰前日夫子未至吾國寡人願一見而不可得及夫子到吾國使寡人得侍賢者之側與說寡人甚悅即同朝士大夫莫不甚喜今又以寡人不足有爲棄之而歸雖夫子高尚之志已不可回不識此別之後尚可復來使寡人得再見否乎孟子對曰繼見之期但不敢預以爲請耳然此心固所願也蓋汲汲行道之心已見於言外矣

得侍言得侍賢者此齊王謙辭同朝甚喜該君臣在內看齊王數語不是留行只是送別說及繼見則目下已不留可知請與願俱承繼見來不敢請有干進之嫌固所願見愛君之意上句輕重下句

他日節○孟子雖欲去而不忍即去至他日猶在齊也王因謂時子曰我待孟子以卿相之位他猶不肯留我今欲當國之中而授孟子室居養其從游弟子以萬鍾之祿既有居止之安又有廩給之富或者可以復留使我諸大夫及國人皆尊之爲師有所尊敬而取法焉子何不爲我言之而使之弗去也

他日二字見孟子有不忍遽去者故他日猶留也王見他日猶未去因爲此說以博好賢之虛聲其云授室中國使不欲處之朝廷了雖曰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而自已不想行其道用其言了此分明見孟子迂闊難用姑欲使之坐鎮雅俗耳與孟子望王意絕無干涉室與祿不平重祿上故下只以萬鍾言

時子節○時子奉王之命難以徑達因託陳子以轉告孟子陳子遂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因倩託也時子陳子皆以王命爲可從不諒孟子者也

然夫節○孟子以道既不行義在必去却又難以顯言乃婉辭以拒之且孟子所述時

孟子致爲臣而歸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分別是別詞不是留詞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恐枉道欲行道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 弗與共天位 弗與食天祿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弗與治天職俱失尊賢之道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總欲行道難與

子之言如是耶。夫時子惡知我之不可以留齊也今王以萬鍾留我亦或謂我欲富
耳如使予果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鍾之祿而不受今乃就此萬鍾之養是
辭多而就少也欲富者固如是乎況我本非欲富也
然是說時子之言有如此非許其說得是不可只在道不行上。惡知二字極有合
蓋道不行而義難留之意已包裹而此意難以顯言故把不可留一段置之不說
只借他萬鍾一句言之此俱是無聊之詞然說個所欲非富則所欲之別有在便
可知了。數語隱然寓己之志在行道也辭十萬是言爲卿之時。從不受祿非致爲
臣而歸爲辭祿也

季孫節○且我既辭卿位復以萬鍾留齊。是不得於彼而求得於此。與子叔疑無異
矣。昔季孫嘗譏子叔疑曰異哉子叔疑之爲人也如使己居位爲政至不見用則亦
已矣又必自計圖謀使其子弟爲卿以代己事政此其志不過爲富貴耳夫人情亦
孰不欲富貴而子叔疑獨於富貴之中展轉營圖有所私於龍斷焉不亦異哉季孫
之言如此
此下二節只發明上欲富二字與季孫所譏子叔疑之事以見我不敢效此之意
辭祿而受餽雖多寡不同畢竟是既不得於此而又求得於彼也故引之。使己使
字是如使之使又使使字是子叔疑使之也此一使字中有許多智巧營謀在故
以私龍斷形之。私龍斷謂私龍斷以求富貴也私者獨據之謂從獨字生來龍同
壟斷絕也謂岡壟之絕高處也

俗人言
志不在溫飽有迹兩可想
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爲欲富乎 夫音扶惡平聲○孟子既以道不
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
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
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
萬鍾之餽。是我雖
欲富亦不爲此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
利己之私亦
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
言雖貪亦不應至此
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龍音壟○此孟子引季孫之語也。季孫子叔
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
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
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
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
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

古之節○大所謂壟斷者何也蓋古之爲市者集民間貨物使彼此更換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彼有司不過平物價理爭訟以法治之而已初未征其稅也有一等賤丈夫焉必求高壟最高處登而望之左顧右盼看那一項可以居積那一處可以販把市中之利一網括盡人惡其專利而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以示裁抑後世因此遂有商稅是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季孫所謂壟斷如此今我既辭十萬之祿復受萬鍾之養是亦能斷矣如之何其可哉

此節釋龍斷之說正以見其不可爲也以所有易所無見古無專利之心有司者治之見古無征商之法三句正起登龍斷者之可賤下因舉其賤態而極形容之左右望是欲全得之巳萬一不得於此亦可得於彼也不得於此騐辭十萬得於彼騐受萬因不可之故難顯言故自如使予欲富以下皆屬餘意

去齊章全旨○此重辭王命上

去齊節○孟子已去齊而仍宿晝蓋遲遲不忍遽去也

宿於晝句是望王留行心事

有欲節○時有不奉王命自以其意欲爲王留孟子之行者坐而言其所留之意焉不知留賢之道也孟子因不應其言而隱几而卧君留之不聞者以示絕之之意焉客欲留行當先言於王待其悔悟因奉王命方可今日欲爲明是以己意留之也

不應不示欲聞其言隱几而卧示不欲見其人

客不節○客見孟子不應乃忿然不悅曰弟子以夫子之行不敢輕率而留齋戒越宿而後敢進言夫子乃卧而不應非人如此請從此辭不敢復見矣孟子曰子亦知

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釋字義已畢　如此三句見君子必不爲　此賤行

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爲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爲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去齊宿於晝晝如字或曰當作畫音獲下同○晝齊西南近邑也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

便失留夫之道

我所以不應之意乎坐我明語子以招賢之道大凡賢者之去就非苟焉已也昔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於子思之側以通其敬賢之忱若使無人在子思之側導達其誠意則子思必不能一日安於其此矣泄柳申詳在魯亦不常留時有薦賢者常在繆公之側稱道其賢若使無人乎在繆公之側以維持調護之則二子亦必不能一日安其身矣可見賢者居人國其上必有好賢之君其中必有薦賢之臣而後可留也

此先述賢者去就有此兩等兩人字與客對照上人字是繆公使之下人字非泄柳申詳所使乃魯廷自有此重賢之人使公無失禮於二子也故註亦以賢者言之引子思一段影客當奉王命來引泄柳申詳一段影客當開悟齊王敬賢之意孟子所自處者惟在子思二子只帶言之觀下節只言子思可見

子為節○子未嘗奉王命來而欲以一人之私意決賢者之去留是子為長者謀畫顧繆公之待子思不及遠矣子試思之留我而實輕我豈非子絕長者乎而顧可謂長者先絕子乎是可知我臥而不應之故矣

不及子思不似承繆公之命以留子思也兩乎字詞若兩詰其實上句承不及子思來是說他先絕已而後已絕之也集註最得其意不是責客以安賢亦不是望王之聽客只是王無繆公使人之意則客非繆公左右之人旁觀作此閒周旋真没要緊

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 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

二段不平言上之必須那一等即下亦必須這一等則夫人方可留也

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 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通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

留矣而不以其道只是欲其入而閉之門也故

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

自絕

絕子乎 長上聲○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

尹士章全旨○此孟子自明進遲去行之心尹士識孟子只在濡滯一邊說孟子去齊轉說來正就濡滯上發出自己一腔心事王由足用數句最宜著眼

尹士節○孟子去齊而遲遲其行尹士私識之曰去就乃士人之大節甚不可苟王之不可爲湯武人皆知之使孟子不知而來見則智不足以擇君是不明也若既知其不可然且至齊則是志在利祿而干澤也且千里而見王本欲行道今不遇而去更當潔身却乃遲遲其行三宿而後出晝是何依違進退若是其濡滯也士則因濡滯一節而有所不悅於心也

此雖有三層只重在濡滯上上二層乃是就今日去齊之失而并翻其前日來齊之失耳蓋不明干澤見得前日來得已不是了今使當决於一行乃如此濡滯有甚不能爲之解者玆字即指濡滯

高子節○高子聞尹士相識之言即以告諸孟子

惡知節○孟子曰尹士以濡滯譏我夫尹士惡知予之心哉千里而見王誠望王之可爲湯武而因以行道濟時是予本心之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本心之所欲哉道不得行而位不可尚展轉思維予蓋有不得已於此也

尹士識意在濡滯上此以下俱解明非濡滯意予也見王不遇故去乃尹士濡滯中語故孟子先就此二句辨之正爲下三宿出晝張本是予所欲何只引起豈言所欲二句說個是予所欲則是有意於王之爲湯武而已之非干澤可見上二層識意便已該了節意只注重予不得已上說個予不得已非濡滯意則在言下下二節但根此句說去不得已有兩層言道既不得行位又不可苟

予三節○惟不得已而去故三宿出晝在尹士以爲濡滯於我心猶以爲速有不能恝然者何也蓋人或始過而終改王雖是一時遂惑然猶望其從容悔悟庶幾能之也若使王知既往之失而改之則必將追我而反之矣予何爲而速於去也

以爲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之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原是不明非是干澤但不明於未至之前而明於既至之後更當速去大意如此切勿泥詞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詰作三平說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

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曰夫尹士以其可爲湯武而非濡滯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言內其不可予三宿而出晝於

此節承上不得已以明其非濡滯也是方出晝時心事速字正破他濡滯字猶以爲三字與上是何二字相應下三句正解猶以爲速意改字照註說必指一事而言然只宜渾講庶幾是冀望之辭

夫出節○夫出晝而王竟不予追也則王心終於不悟矣然後浩然有歸志而決計以長往也雖然予豈決去哉豈遂能終舍王哉王之天資朴實猶其心之不忍廣其情之所好猶足引用之以爲善而建有爲之業使王果有志於爲善而用予以輔之則豈徒齊國之民得其安即天下之民莫不皆安而湯武之功亦不難致也王庶幾於其失而改之矣予猶日望其反予而豈忍終舍之哉

此節又進一層說以明出晝後心中之歸志既決後猶日係戀不忘欲以見三宿出晝之非濡滯也然後句輕歸重予雖然一段王由足用以下申明豈舍王哉句工如用予三句申明足用爲善句爲善即發政施仁事用字作以字御安天下事功其道全在孟子但能用孟子以致舉安者王也此三句須重孟身上講方不涉自誇語氣望其反正是望其用予以濟之仍是予如改諸則必反予之意

士豈節○夫予之民生在念而故主情深豈若是硜硜褊狹之小丈夫然哉有所陳諫於其君而君或不聽受則心懷忿怒悻悻然不平之色發見於顏面遂悻然而去窮盡一日之力而後止宿哉尹士奈何以濡滯相譏也

通節一氣讀下正與上濡滯相反此小丈夫亦不要看低他他自是要君好但王意只爲自家一身耳君子之心全爲天下意思原自濶大客氣亦用不着

爲湯武而去 別有一事改尚未遲不爲

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

濡滯

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 言然今不可考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 雖欲行道亦

不枉道雖不枉道仍欲行道

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 便見已之望王原非痴情

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浩然如水之流不可

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君乃其心不然而謬爲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爲 君子之心全爲天下遂自已濡滯之迹都

士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 不計較不必過激也

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

尹士節○尹士聞之自悟其失曰士誠小人也但見得去就之際不可不明豈知行道濟時愛君澤民之念惓惓不釋君子之所爲有如此也
小人即小丈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畧異總註本心謂其初本欲如此餘意此後來不得已之意旨尹士惡知予哉以下通是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其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只從此周得耳

充虞章全旨○此見君子憂世樂天並行不悖意由不能無不豫說到實未嘗不豫
其看題總在名世二字上

充虞節○孟子不遇去齊其憂世之心有不覺形於面者充虞於路中問曰夫子出晝以來若有不悅豫之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窮通得喪天也君子不得於天而不怨乎天用舍予奪人也君子不合於人而不尤乎人今夫子不遇於齊便似有怨尤之意何也
孟子不豫自是悲天憫人之意悲非怨憫非尤也充虞認不豫爲怨尤故引以爲說但亦只引作寬解語不必主言行相悖作譏辭看

彼一節○孟子曰我前日固有是言但我今日之不豫亦自有說蓋前日爲君子修身者言只反求諸己不愧不怍便欣然有以自樂彼固一時也其在今日卻要得君行道而遭際不偶則上畏天命下悲人窮於心自有不能恝者此又一時也時之所值不齊面心之憂樂亦異豈可以一律論哉
也字語勢注重下句五百年以下總是明此句之意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實學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時分彼此亦姑就充虞所見言之原非兩時事觀末節可見

五百節○此何時乎自古明良相遇每有一定之期大約五百年貞元會合必有王者受命而興此其間建功立業亦非一人做得必有德業聞望可名一世者出而輔之是氣數之必然而不可易者也

寔哉悻形頂反見音現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則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爲果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豫公怨尤私不豫大怨尤小泯迹雖同不知陳其情則異**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實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教人耳但以虞問見時言彼**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前日此明良會合君果有自其何須不豫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閒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爲之輔佐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由周而來七百**

氣運到五百年則貞元會合亂極當治之時必有王者便必有名世故曰其間不必謂與王者有先後之分也五百年必有是運會之常下七百餘歲是運會之變此節只起下節筋數與時張本義重名世不重王者非以此一時王者不作亦遂無名世也孔孟不遇王者何嘗損名世之實衆本節十分欣慕但追羨往古正感慨目前

由周節○乃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矣以五百年常數算之已過二百王者之不作未有踈於此時者矣且以今戰國之時觀之正是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未有易於此時者矣於此而不得有爲以立名世之業此所不能無不豫也

上三句頂上節說下二句又轉入一層兩截串講重時邊盖數過而時不可則猶非亂極當治之時何必作撥亂返治之望惟時又如此則名世王者正當兩相奏拍而今竟不遇王者安得無不豫

夫天節○夫當此時而使我不遇或者天意尚未欲治平天下故耳有如天心厭亂而欲平治天下則輔佐於下者畢竟要有德業聞望可名一世之人方做得撥亂反正事業當今之世獨吾一人足以當之耳舍我其誰用哉夫天意未定則平治尚有可望其具在我則遭際亦必有期吾亦安意以待之耳又何爲不豫哉

首句跟上時可來作一截如欲句承上轉下四句只一氣讀舍我其誰專遇合不重抱負方不涉自誇語本文天字以氣數言註樂天天字以理言舍我其誰只是其成平治之業未見得樂天者誠意但既有其具則在我原無虧欠處而樂天之誠在其中矣自五百年至則可矣觀之則孟子不能無不豫然也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四句觀之則孟子實未嘗不豫也不能無不豫是憂世之志實未嘗不豫是樂天之誠憂世樂天非兩事聖賢無日不憂世無日不樂天故曰並行不悖

居休章全旨○此總明不受祿意非次節明不受祿之由末節言不速去之教也

居休節○孟子雖爲齊卿未嘗受祿反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居人之位則當食人之祿今夫子既仕於齊而又不受祿豈古之道有然乎

五亦明知古無此道特未解不受祿之故耳

非也節○孟子曰仕不受祿非古道也吾之所以不受者以吾始來齊於崇得見王

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不豫只爲慨亂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爲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爲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在我又可自樂我字吾字見不樂全非自爲**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爲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此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權也間亦自異名**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是孟子斟酌處

即知其不能用我既見而退便有去齊之志此志不欲變易故不受其祿也志不欲留而復受其祿便是苟祿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祿便爲他羈縻也

繼而節○夫志不欲變而不速於去者何吾見王之後繼此而有師旅征戰之命上下戒嚴不可以請因不得不留此耳久淹於齊乃勢有所阻實非我本志也祿之不受何疑哉

既不受祿而有去志似不宜久於齊故又以此節自解非我志與上節去志志字相照應孟子久於齊自是去意未決尚屬望齊王之可以有爲適有師旅之命勢亦難請去耳孟子却將屬望齊王之意置而不言但以繼有師命答之亦見孟子既去齊後浩然有歸志而王亦不改前失以反孟子孟子有何心緒更述一番只以時勢難去答了便休

變故不受也 崇亦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又因有去志二字看此一節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illegible]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

[illegible]崇地名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

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兵難請去也○孔
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
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
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滕文章全旨○此以性善爲主前一節啓世子以性善言實其入後三節決世子以性善而勵其志

滕文節○滕文公爲世子以定公使將往楚國修交鄰之禮孟子時在宋文公慕其賢乃過宋而見孟子蓋緩修好而急親賢亦可見天性之善而有入聖之基矣世子即太子也乃天子諸侯之子通稱後世乃分曰世子便見本性未漓曰爲世子便見日後有天下國家之責曰將行蹤猶未定也以事大非立國之計見孟子是緩修好而急親賢即此便見性之善處便是有善其國意之楚不必過宋過宋者迂道而來也

孟子節○孟子欲從本原上啓發他故當日所與言者大約言人有此生即有此性性本有善而無惡於言性善之時又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互相發明也其意蓋曰知性善則知堯舜之必可爲矣知堯舜可爲則性之本善益見矣

此節是記者敘語見當日與世子言者非一而大旨不外此俱要貼啓告世子講兩句一串說下性善是虛說其理稱堯舜是指能盡性之人以實其說道性善是主孟子要他先識得個本原然後爲善必力去惡必勇故就氣質中挑出其本然之理而言所以爲啓以希聖之端也稱堯舜者見聖如堯舜不過充性善之量我但因其性而充之便可到堯舜的地位所以示以盡性之的也二句只作一意併說爲是蓋空說性善都若無憑據故更稱堯舜以發明性善實證看下文道一即性善句引成覸三段即稱堯舜句也堯舜以性善成聖即以性善啓天下若單指本體便與下爲善國不相照性善不外仁義故註即以仁義貼說不待外求者見仁義爲吾性所固有也聖人可學而至者以聖人與我一性也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註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綏於事大）過宋而見孟子（急於見賢）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直指本原示以成法）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

世子節○世子聞性善之說未能了然且望堯舜之聖益加疑畏故他日自楚而反復來宋見孟子意或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曰世子於吾之言得毋疑爲高遠而難行乎夫性之在人同出於天無古今無聖愚一而已矣堯舜此道衆人亦此道道既無二吾安得有二說哉

世子之復見自是疑性不必皆善人未必皆可爲堯舜故孟子不俟他發問便爾一語喝破下句緊連說正見其無容疑也此道字即指性說但不可直說作性只還他個道字便了蓋道者性命德行之總名是活落通統字隨處皆說得所以說道爲虛位註古今聖愚同一性正是說道之一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即而已矣三字之意說個道一便見今可法古而凡可希聖故下引成覸三人之言以證之

成覸節○道一之說非我之私言也試驗之古人之言乎昔成覸謂齊景公曰令人見說聖賢便慄然畏之不知彼是丈夫也我亦丈夫也其性本一吾何畏彼而不敢擔當哉顏淵曰古今稱聖人必曰虞舜然舜何等人也我亦何等人也性非有二我能立志有爲亦若舜焉矣何難之有公明儀曰周公是文王之子事事取法文王嘗曰文王是我師也以今觀之我性本不異於文王故人人可以師法周公之言豈欺我哉次三子之言正以古今聖賢本無二道故其言之脗合如此

觀詳復引此三言以明之下節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何可見此節是一而說道一又一面策厉世子看過節總是勇於希聖只氣分明是去其疑畏之心而勵之以有爲須得鼓舞一段真精神方妙彼丈夫我丈夫形同實性同也吾何畏彼不是藐視彼乃是策勵我下二段亦如此舜何人予何人兩人字須善看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予又是何等人而至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摹擬上見出我師謂我可師而至此周公之言公明儀全從師文王處實見得文之可師故深信周公之言若此此節要緊全在何畏有爲豈欺等字何畏便是有爲有爲便是師無甚淺深歷引三說見奮發自强古人不一而足

皆先是而後非性一則可充以希聖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爲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三人之言俱是信得已與聖矣本同道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而力行自可企及也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覸古莧反○成覸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爲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爲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爲必可師故誦周

今滕節○然則世子勿以滕國為小而憚於有為也今滕之地截長補短綫有五十里國雖小猶堪立政起衰成一治安之國然必奮發有為克去因循之弊然後可也書曰若服藥不瞑眩則厥疾不得瘳人君若安於卑近則不足以去惡為善而國亦終於不振矣世子因吾言而勉之可乎

上節釋世子之疑此節勵世子之志恐世子以弱小自諉故以可為善國歆動之而又援書言以激發之善國善字正從性善善字出自善其身因推之以善其民使室家又安風俗淳美便是善國為字有力見主持自上之意後章井田學校正為字中作用若藥二句承猶可為善國來言雖可為善國然亦顧作為何如註安於卑近不能自克正不瞑眩意不法堯舜便身安於卑近非以國勢弱小言也厥疾不瘳此不足去惡不足去惡便不能為善而善國亦終不可為去惡為善且只就自身言而不能善國意在其中為善國與性善堯舜之說何預蓋修己以安人安百姓體用一原之理也始終只一意

滕定章全旨○此重親喪固所自盡句不可他求是在世子堅其所自盡也是誠在我信其所自盡也前若只悅又自盡著所感動正見人性本善而皆可為堯舜處

滕定節○世子既得聞孟子之教有所感悟已而遭其父定公之喪因為送終大事不當安於世俗之禮遂謂其傅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其堯舜性善之說我常記在心而終不能忘今也不幸有此大變不知喪葬之禮如何方合於聖人之道我欲使子往問孟子然後行事庶免於悖禮之失也

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心希聖之志故欲問孟子而行事只問孟子便有不問父兄百官之意

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言及善國者善具乎性體於身而施於世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甸反眩音縣○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憒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問其順人情而合聖道之禮

然友節○時孟子歸在鄒然友即之鄒以世子之言問於孟子孟子曰方今喪禮廢壞世子獨慨然復古而有此問不亦善乎然父母之喪其哀痛根於天性凡送終之禮固人子所自盡而無待勉強者宜乎世子於此有所不能自已而必欲問也然其盡其心者在盡其禮曾子曰父母生時左右就養當事之以禮及歿也衣衾棺槨當葬之以禮祭時禴祀烝嘗當祭之以禮禮無不盡則心亦無不盡可謂孝矣此曾子泛論人子之禮我嘗學之矣若夫諸侯之喪禮典章殘缺其詳恐我未之學也雖然禮之大經一定不可易者吾嘗聞之矣父母之喪必以三年為定三年之內所服者必齊疏之服所食者必飦粥之食上自天子達之庶人貴賤通行而三代以來未之有改也我所聞大畧如此世子欲盡其心亦惟遵行此禮而已

自盡二字最重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慊於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於人固所二字見人子自然之心未着世子身上說世子照註在言外我盡心在盡禮包曾子四句只在一禮字以起下喪禮不可不盡意求之學者儀文節目分之殊也皆聞之者喪禮大綱理之一也三年之喪句重哉註詳釋之齊疏二句皆在三年句內此三句正告世子處自天子無貴賤之異三代共無古今之殊然意亦相承父喪斬衰母喪齊衰此只曰齊衰亦大槩言之只說飦粥不及葬後疏食亦大槩語耳

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傳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先指出喪禮之尤重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次說出喪禮之大經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資疏所居反飦諸延反○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

然友節○然友反命於世子世子信以孟子此言爲必可行遂定爲三年之喪益其良心成悟勇於從善如此是時古禮久廢同姓父兄異姓百官皆不欲曰如今稱秉禮之國莫如魯乃吾滕之宗國所當取法者也三年之喪魯先君不曾行吾滕之先君亦不曾行至於子之身而悉反之是違魯先君與吾先君也斷然不可且志書有曰喪祭之禮當從先祖志之意益曰上世所行之禮都有傳授不是一人創造不可改也今子遽自改之欲行古禮而先悖古訓如之何其可哉

定者定議也世子欲行三年喪則父兄百官亦當同行故皆不欲魯先君滕先君非周公滕叔之始乃中葉壞禮之君父兄百官不知來歷故悞認耳吾有所受句即體先祖口氣吾字指先祖志言先祖立法之祖也今妄言則以壞法爲祖耳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

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下縫也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疏麤也麤布也飦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俱是誤認壞法之祖作序法祖社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爲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爲所以如此者蓋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爲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

謂然節○世子見羣臣不從乃反躬自責謂然友曰凡人平日敬服然後有所感動
無不信從我他日原未嘗勤學好問只好馳馬試劒因此不見信於羣臣故今日欲
行古禮父兄百官皆不滿足也衆志未孚恐不能盡送終之大事子爲我也問孟子
如何可以厭服人心然友復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世子謂羣臣不從其言是矣然
送終之禮實起於哀痛迫切之至情是不可以他求於人只在世子自盡而也孔子
嘗舉古禮曰君薨之日嗣子以百官政事聽於人臣之長自己居次守喪歠歠粥湯
面色深黑卽哀次之位朝夕哭臨於是百官有司莫敢不哀所以然者以在上之哀
痛有以先之也蓋上有所好則在下之觀感必有甚於上者在生之君子其德能感
乎人譬如風也在下之小人其德應上所感譬如草也草上如之以風無不偃仆小
人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理之必然也孔子之言如此今世子乃在上之君子若
能自盡其哀則莫敢不哀亦是在世子而已豈可以他求哉
問孟子只問何以自盡其心使人無異詞也然字不必說素行果不足信只謂喪
禮久廢驟行誠難免於羣議也不可他求與上節固所自盡句應他字指父兄百
官言不必求他之皆我足惟當責之於已斷然行之以自盡其心也孔子曰君薨
直至草尙之風必偃皆是孔子之言此從不可他求推言之見彼之不欲皆我之
眞心未徹惟求之於已當未有不應者以先之也一句爲主上二年之喪一段重
禮字此一段重哀字哀亦卽行於禮之中非哀自哀禮自禮也君薨四句極寫得
個哀字眞切前所謂親喪自盡者是也君字統天子諸侯言下必有甚說應之
之速非謂甚於上之所好君子三句是形容有好必甚之意是在世子一句方是
孟子之言正應上不可他求意

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
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
人雖不應唯在自盡
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
此下言已能自盡則人必應
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尙之風必偃是
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
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
已冢宰大卿之長也歠飮也深墨甚黑色也

是誠節○然友復命於世子世子悟曰孟子之言極是送終之禮在我誠當自盡以倡率羣臣不必他求也於是斷行三年之喪凡五月居廬守喪不發命令而百官族人皆已感悟皆稱曰知禮及至葬四方咸來觀之但見世子顔色慘戚哭泣哀痛凡諸侯賓客來弔者亦無不喜其盡禮而相與悅服焉蓋能自盡而人應之速所謂上有好下必甚而人性皆善於此可見矣

曰然曰是誠在我是因孟子不可他求是在世子之言而直承之也五月四句是未葬時能自盡而感近人及葬五句是方葬時能自盡而感遠人居廬二句正合君薨聽於冢宰之禮顔色二句正合歠粥深墨卽位而哭之禮來觀及不但是弔者此節極寫得自盡之傾動人心處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

為國章全旨○此見民事為為國之本通重民事不可緩一句分兩段看至新子之國分前段詳民事而望其力行後段詳法制而期以潤澤通章以行助為主故前極言助法之害而後復以正經界者詳告之總完得一個民事而已至制祿乃行助裏面事而學校亦因行助來俱帶說不重

卽孰也尙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此句與下五句俱自盡之所感**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至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

滕文節○滕文公嗣位之初以禮聘孟子至滕因問爲國之道
葢有感於滕爲善國之言而有志圖治也
民事節○孟子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民事節國事也人君爲國惟民之農事
當急爲之經畫區處而不可緩也如豳風之詩述農家相勸之言曰當此農功既畢
之時晝往取茅夜而絞索尙亟乘其屋而治之恐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治
屋之事也此詩言觀之民之不敢自緩其事猶如此人君其可以爲緩而忽之哉
首句一章大旨引詩只是證明此句民事註諸農事卽指下制産行助非耕耘收
穫之謂言此是爲國第一重大事人君當早早區晝也不可二字有勵精圖治意
七月一詩言農事者甚備獨引此四句者見農事方終而卽早爲來歲之計民之
不自緩爲何如卽民之不自緩便愈見君之當急不徒見民之不自緩其事已也
時成王初立周公此詩欲其知稼穡艱難而作可見歷代君臣未有不亟農事者
滕文涖治伊始正當以之爲法也次章謂通章皆是民事不可緩之意引詩是證
民事不可緩之說民之爲道也節是說民事所以不可緩處見恒心由於恒産此
民事所以不可緩而恒産不可不制也故承之曰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自夏后氏五十而貢至雖周亦助都是說此事設爲庠序一節又是旣富而敎之
事然終歸在民事上故自使畢戰問井地後只說井田不復言學校

民之節○且民事之不可緩者何也葢以民之爲道也有常産者則常有之善心以
字無當産者則常有之善心以忘此理之必然也苟無常心則放蕩淫僻初念多肆
之惡將無所不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時不能制恒産以培其植亦使民
迨於飢寒而化法無異設羅網而驅之使入其中也焉有仁人在位而爲此罔民之
事也
此節言恒産所係之重以見民事所以不可緩之意民之爲道只如云民之爲民
道字不重恒産卽是民事有無恒産使至無恒心而陷罪民事如何可緩仁人不
可罔民所以不從民事耳

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爲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此句一章大旨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証不可緩之句

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爲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葢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爲此也

民之爲道也有恒産者有恒心無恒産者無恒心

民事有乎産而論乎心所以不可緩

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

賢君節〇惟民不可罔是故賢君致治必恭以持已而不敢以貴而驕儉以自奉而不敢以貴而侈惟其恭也則能優禮臣下而使之各安其位惟其儉也則取於民者有限制而使之各土其生賢君之所爲固如此

是故二字緊頂夫二可罔來恭儉以德言凡本之心而形之身者皆是下二句則恭儉之德之施也註則能二字可玩禮下照制祿說取民照分田說承上制產說來本重取民有制却兼禮下說者蓋制祿由於分田二者本相須並然須於平中見側而皆以制產意貫之前後大意亦只因論禮下取民而推原由於恭儉當重下一截看語脈緊從上注下非贊頌賢君實德也故下接爲富不仁云云

陽虎節〇昔陽虎有言曰爲富則必多取病民即行不得仁矣爲仁則必損上益下即致不得富矣虎本不仁之人其意主於求富然即其言以觀可見理欲不容並立而爲君者宜知所自克也

此結上兩節以起下文不制產而罔民便是爲富不仁賢君取民有制便是爲仁不富故引貨言以決之意重爲富句邊

夏后節〇今以三代制產取民之法言之夏制每夫受田五十畝而其取之則行貢法殷制每夫受田七十畝而其取之則行助法周制每夫受田百畝而其取之則行徹之法貢助徹名雖不同而究其取民之實則貢者取五畝之入於五十畝之中助者取七十畝之入於七十畝之外若徹則兼之皆是什分之中取一分未嘗過重也夫以下貢上貢義易曉而所謂徹者何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取義於徹也所謂助者何不稅其私田但借八家之力以助耕公田取義於藉也取民有制三代之仁政如此

五十七十百畝是制常產貢助徹是取民之制但言貢助徹則已該制產之義故此節只重取民之制上上三句只渾淪說註中細解俱不可用觀末二句孟子自解可見百畝而徹內亦不可遽兼貢助此處方以三者並列且貢助並行尚在下請野節註只照中解書法耳三代授出之數不同賦稅之法亦異但取於民者同

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爲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爲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 備述三代之取民各異 其實皆什一也 有制則同 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敕列反 藉子夜反〇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

是什一實字對數目有司不與名字對貢法五十畝就中出五畝之入供上是十分中取一分助法民得七十畝外以公田七畝之入供上是十分外取一分徹法亦然曰貢皆什一只槩言之耳徹者二句不徒解其義要見徹何等公溥助何等簡便欲取民者當奉為良法以起下行助徹張本鄉遂之地在國中都鄙之地在野外鄉遂附郭其地肥饒故其賦獨重都鄙野外之田不及鄉遂故其賦輕三代受田多寡之數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及周而大備也徐氏謂古者民質用約故田小而田足後世彌文而用廣故受田之制亦隨時而加焉周禮夏官司徒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龍子節口氣貢與助雖皆什一取民而貢法又不如助法之善也龍子嘗曰古來治地之法豈善於殷之助莫不善於夏之貢何以見貢之不善蓋年歲有豐歉則收成有多寡言貢則計數歲中豐歉之所穫就中定一取民之規則其流弊遂有不可言者如遇豐年粒米狼藉百姓充然有餘便多取亦不為虐乃拘其數而寡取之遇荒年收穫不多以此其糞田之費尚且不足乃拘其數而必取盈焉人君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恨視將終年辛苦所待者盡輸於官而不得養其父母又稱貸以足取盈之數致使官私逼迫老者稚者皆轉死於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貢法之不善至此若助法則隨公田所得之多寡而取之安有此說哉即龍子之言觀之可見助法之當行矣

此下三節總見助法當行此節開口貢助能較後單言貢法不善正見助法之不如此而在所當行也數歲之中自有豐凶不同若以豐年為準則病民以凶年為準則病國就中校量個不豐不歉之中歲立個取民定額使下可裕民上可足國故以為常樂歲三句不重只引起凶年二句樂歲非寡取只是拘於常數凶年非加賦只是必滿其常數為民父母至末俱跟取盈來盻盻然一氣直趕到益之方是見取盈之害必至於此正甚言用貢之弊也考禹貢賦法有錯出雜等者且因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一蓋又輕於十一矣竊料商制亦當似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過什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此節酌古法之宜於今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

無通變便有病此三句輕

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

此下王見不善

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

遊豫而有補助周制鄉遂用貢亦有司稼巡視以定斂之則其弊皆未至此龍子所議乃後世流弊耳是時洪水方平其民大槩革居散處其田亦大槩段落不粗聯屬若聚其田而經界之聚其民而使之八家同井大抵是難及歷商至周則生田盡已墾辟生齒益已繁庶故可行助與徹上條備舉先王取民之法此條則從而裁其所宜行於今者

夫世節○夫助法以養民世祿以待士皆王政所必行而世祿與助法實相表裏者也今以世祿言之則滕固已行之矣

上方論貢助徹而忽著此一句蓋井田世祿不可偏廢既行其祿則助法安可不舉故此節不重世祿之能行只引起下節助法之當行也玩固字矣字語氣未歇言不隱然說滕只是未行助法耳滕行世祿不必是公田所出蓋當時既不行助那有公田不過於貢法加賦取之耳貢法無公田註云使之食其公田之入蓋承上耕者九一二句正言之耳上言祿下便爲世祿張本言取民有制便爲行助張本此承上意也下無君子莫治野人故須行世祿無野人莫養君子故須行助法此起下意也血脈如此看不行助法則世祿亦非其舊今卽其所已行而併舉所未行則不惟未行者得以行而已行者亦得以正矣

雨我節○惟是助法未行耳得無以商人之法非我周之故典乎不知助正不獨殷行之也觀之周詩而可驗矣詩曰雨我公田而遂及我私夫貢內無所謂公田惟助內有公田以公田之名而歆於周詩由此詩觀之可見雖周之徹亦未嘗不是助也周不能改乎商而滕獨可不從周制耶信乎助法當與世祿而並行者矣

此節見周亦用助以明滕當行助意當將助法之廢已久孟子止因詩中公田二字想像周亦用助出來雖字亦字要味行法之不善者未有久而不變今雖以武周經制大備而助法亦相沿不改則其法之善可知而當行明其惟字对貢說不對徹說獨貢無公田助與徹皆有公田而此不及徹者只承上莫善於助而言也行助卽是行徹故下曰請野九一而助又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則固未嘗判定七十畝方謂之助也此一節總是無中生有是孟子善讀書引證之法孟子原勸滕行徹而極言助之善見徹之妙正在於助看請野節自見非欲廢徹而另行助

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從兮或音普莧反者非惡去聲惡平聲○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見尚當行助也　夫音扶○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上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也雖周亦助猶云雖徹亦助耳若上文旣說周行徹此又說周行助不自相矛盾
乎此節不過因言助法之善耳是助與貢較不是助與徹較也只當重看亦字不
可緊看惟字助與徹只大槩相同孟子言雖周之徹亦助者朱子謂孟子只據詩
裏說用詩意帶將去這也是大本大原處却不理會細碎
設爲節○助法果行則恒心以復而敎化可興由是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夫名以
庠者取養老之義使民知尙齒尊年也名以校者取敎民之義使民知三物六行也
名以序者取習射之義使民知序賢觀德也在夏則曰校在殷則曰序在周則曰庠
此鄕學異名也至天子諸侯之國學則三代通謂之學無有異者凡此鄕學國學之
建名義雖殊原其立敎之意皆所以明人之大倫使五常有序也誠在上者建學明
倫而人倫昭明於上則小民各安倫理之中以忠相與以分相維而自相親睦於下
矣然苟非助法旣行則取民無制彼庠序學校豈易言設哉
此節見行助之後便可敎民總見助之當行意應上恒心只帶說設爲句總說庠
之者至共之中庠序學校四字皆所以何由敎之二字末二句推其所當明也設有
入淫而特起意義也三句辨其取義養取何齒敎取與行射取觀德然三者正可
互看非偏舉也孟子特因立名之義與其重者爾三者皆鄕學於農隙時卿大夫
有德行而致仕者敎之其子弟之秀者以次升於國學以待用不然則歸之農而
士農分矣兼舉四者是敎文公兼設也蓋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國有學周制是
如此國學天子諸侯之都皆有之無異名者一道同風之意也皆所以句總承鄕
學國學言上只敘建學之制此三句方見學校關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人倫
明於上言人君建學立敎以昭明之指人君立學非指躬行說小民親於下言民
於人倫之內各相親睦如君與臣自相親父與子自相親之意非尊君親上之親
有王節○助法監於商周學校法乎三代此皆王者之政也滕國褊小雖未必卽興
王業然良法美意足以垂範後來如有王者受命而起欲舉三代之政必來取子所
已試之敎養以爲法是子之所行乃王者之師也
只說王者取法不說便可以王亦是要大國方做得註云澤足以及天下者王者
旣師乎我則王者澤之所及卽我澤之所及也故曰至公無我然在滕國以之興

周亦助也雨于付反○詩小雅大田之篇雨
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
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
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設
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
必制産之後方可立學校而使小民相親
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
便見民事不可緩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敎民爲義序以習射
爲義皆鄕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
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
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
以明此
而已
可以垂法便見其道不可易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爲王
者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

王或不足以之保邦致治則有餘故下有新子之國之說

周雖節○而況興王之業未必不基於此乎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言周自始封以來舊爲諸侯之國至於文王始受天命以新其國詩所言乃文王之謂也子誠有然而力行之則天命日集國勢日增亦以興子之國如文王矣豈但爲王者師而已哉子亦何憚而不爲也

上節言勢此節言理重力行字力有不安於晚近不阻於卑弱意行正行制產興學之事而制產爲重故下使畢戰只問井地新國承新命來故曰亦上只說王者師再進之亦只說新子之國立言斟酌不是迂踈

使畢節○滕文公因孟子之言遂使其臣畢戰主井田之事又使之來問其詳孟子曰先上仁天下之政莫大於井田今子之君將行仁政特選擇於羣臣之中而使子委任責成可謂專矣子必勉力從事可也夫治地分田各有界限行仁政必自經書其界限始如逼水迫則有溝洫正阡陌則有道塗定疆畔則有封的上堠有植的樹木劃然不可紊亂也若經界不正則公私之田無一定之分豪強者得以兼井侵奪而井地遂不均矣賦出於田田無定分則賦無定法貪暴者得以多取自利而穀祿亦不平矣故暴虐之君貪汙之吏惡其不便於多取必欲慢而廢之誠經界既正則田有定分賦有定法凡分田制祿亦不勞而定矣此仁政必自經界始也

首三句先策勉畢戰選擇而使子不是說使之來問是說使之主爲井地之事仁政節指井地說蓋分田制祿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豈不是仁政正經界者使彼此之分界大明公私之疆域不亂正恒產所以制處溝水界溝洫之類如曰澮曰川是也塗陸界如曰徑曰畛曰涂曰道曰路是也封土堠五里一堠植種木也此段以正經界句爲主下一反一正皆明此意穀祿謂公田中撥其穀以爲祿也註豪強指在下者言貪暴指在上者言不均不平都頂上不正說汙吏謂貪官非椽吏之吏必慢是惡其妨已不肯修舉意蓋樂於不平因聽其不均而不欲起而正之也分田制祿平說然制祿承分田來重分田邊言分田而必兼言制祿者蓋此章以助法言之言助則有私田必有公田有恒產必有世祿而君子小人不得不兼舉而互言之乃完得一個助法也下節方指滕言則此節是先槩說

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勉之）（歆之）**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年之稱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政專指井地）（旨出大要）**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此不皆是言必始之故）夫音扶○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爲井地之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卽井田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

夫滕節○今滕之壤地雖云褊小然其中將必有食祿於朝而爲君子者焉必有自食其力而爲野人者焉若在上無君子則莫爲之施政敎以治野人若在下無野人則莫爲之供賦稅以養君子是君子野人乃國家所必不可無者則知分田制祿不可以偏廢矣

提出君子野人正推原分田制祿之故將始也言始必有也非將然之辭末二句故作反說以明此兩等人之在所必有正就兩相須上見分田制祿之無容偏廢

正意在末二句辭若兩平意實側在分田上

請野節○分田制祿之法當何如而後可以通行且如郊野之外土地廣濶可爲井田則請行九一之法以一里之地畫爲九區中一區爲公田使八家助耕收其所入此節殷之助法也郊關之內比閭相屬難行井田則請行什一之法以百畝之田爲一夫之業使輸其十畝之入於公家此節夏之貢法也而周所謂徹者正如此

此節正答井地之問請字貫下兩節本意重助一邊國中句特兼用貢法以濟助法之窮蓋都鄙地多則行助法之地必多鄉遂地少則行貢法之地必少故下句只帶說分平對九與什是分田兩一字俱是制祿九一以田之區數說九區之中把一區養君子而野人收其八區什一以田之畝數論十分之中把一分賦君子而野人得其九分都鄙用助法則收公田所入以爲君子之祿鄉遂用貢法則使什自賦一以充國家之用九一而助句講宜渾融留下方里節前專言助此兼貢言者蓋滕當時所行貢法不止於什一已非周之鄉遂用貢也若當時止行貢法孟子亦不消如此說了此節是說周徹法卻不純是周徹法故下個請字周徹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個而助字徹兼貢法後來加重爲自賦故下個什一字助當復貢之名可不必復故下個自賦字下句不是勸滕行貢正見足上句謂惟國中不便行助故可行貢之自賦但必須什一也野九一輕於國中什一者國中近城市田地膏腴故其賦重於郊外鄉遂一家出一兵都鄙七家給一兵蓋鄉遂止衛王室無征行之苦故其役重都鄙有征行之苦故其役輕立法各有深意什一似輕於九一不知井田九區中間一區却去二十畝爲廬舍是公田八

脩則田無定分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此節見分田制祿不可偏廢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養去聲○言滕地雖小然其閒亦必有爲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爲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九區與一相接處有經界在內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

十畝民田各百畝矣此九一輕於什一也
卿以節○田祿固有定分然又有出於常制之外者凡自卿以下至於士皆有圭田以供祭祀而圭田則五十畝焉是又以濟世祿之所不及而厚君子者也
圭田五十畝是卿以下所同也此乃分外加厚之田故一視同仁無卿大夫士之別益祿之多寡視乎職之大小而敬祖之心則一也圭田專以奉祭祀者註謂所以厚君子益厚及先世正所以厚其臣也上節言制祿之常法制祿在位者之常祿註世祿則所以養其子孫者也雖是格外加恩乃文王治岐之政與助法相表裏者故亦曰常制朱子謂圭田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圭潔也趙氏謂取先人德行潔白之義
餘夫節○於一夫百畝常制之外其家中子弟尚有未壯而受室有餘力而爲餘夫者則授田二十五畝焉是又以濟分田之所不及而厚野人者也
圭田卽在公田中撥出餘夫田亦在私田內分派雖在常制之外總是分田制祿一時事故幷及之
死徙節○井田之法不但厚民生且以善民俗凡死葬者與遷居者皆不出此鄕之內蓋以此鄕之田八家同井故也惟其同井所以出入往來相爲伴侶而無行旅之虞也晝夜防守相爲應援而無寇盜之憂也遇有疾病則視其醫藥通其有無而無窘乏之虞也如此則鄕井之民苦樂患難無往不同而親睦之風成矣井田之有以善民俗如此不益見助法之善哉
鄕字當方字看非鄕遂之鄕同井專以八家言此句一節樞紐結上生下旣明上無出鄕之故而下三句亦俱承此說一同字引起三個相字相友是處常而作息同相助是處變而防禦同相扶持是處患難而顧問周恤同三句便是親睦處則字緊頂著說就同井上見民俗自然如此正見助法之善也

厚及君子之祖宗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此是助法行有以悅民情於常變之間

死徙無出鄕鄕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經界之周於同者

經界之周於外者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

此是帶言以見其法之善

也養去聲別彼列反○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爲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前說治法此只重到治人）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擧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敎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

方里節○井田之善當行如此試以其形體之制言之所謂九一而助者每方一里畫爲一井而一里之經界必明一井之中分爲九區每區百畝而井之經界必明其中百畝定爲公田而公田之經界必明外則八家皆私百畝而私田之經界必明由是八家之民同出力以養公田凡耕耘收穫公田之事旣畢然後敢治私田之事夫先公後私者是其有序而不紊者所以別野人之分使知養君子之義也周之行助有如此

上所論乃立法之意未及形體此詳言其制以終請野九一而助之說此專指周郊外助法言正所謂雖周亦助者方里二句是井田形體的大綱中公知私以定其區先公後私以別其分是井田形體的細目所以別野人句連公事畢二句說別野人註中補出君子字看來別野人使不得上擬君子亦見助法中自有尊君親上意不必補出君子

此末節○然井田之法久廢矣我所言定中外之區辨公私之等別君子野人之分特其大略如此也顧時勢之變遷不同地方之肥磽不一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或利於此而不利於彼又有不可以拘泥者若夫變而通之化而裁之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一不泥先王之法而亦不失先王之意此等圓活流通無所膠滯則在滕君主持於上吾子協贊於下同心共濟各盡其職而已豈吾言所能悉哉

此字指方里一節言上文正經界與圭田餘夫之田都包在內大略只是大綱到詳細條目言不對潤澤言潤澤乃是其中因時制宜變通之妙非條目之謂也紙者柔而不便澤者滑而不澁俱借用活字雙峰謂前面說的是箇硬局子到這裏須是要會通變溫潤滑澤有和軟意思在方纔行得在君與子以身當其任言見自己身在局外有不能預爲謀者

神農章全旨○此以闢並耕爲主闢處在獨可耕且爲一句而扼要在勞心者治人五字首三節是許行陳相欲陰壞孟子之法稱粟三節是就許子所不能兼者而明詰其不能耕也折倒並耕之說當堯之時至暇耕乎是叙堯舜憂民之切而不暇耕見以不得至不用於耕耳是斷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總是足上意以闢並耕之非也吾聞用夏至不善變矣是責其倍師之失亦從並耕生來末節同貫之說特因其所遁而闢之不與並耕平重

神農節○昔文公因孟子之言欲行三代井田之法乃有託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國而來滕歸文公之門而告曰吾遠方之人聞君行分田制祿以行仁政願受一廛之居而爲君之氓焉幾得沾仁政之澤也文公因其慕托而來遂與之廛以居處但見其徒有數十人皆衣褐綑屨織席而賣以供食蓋以人必自食其力而後可也此亦可見其微意之所在矣

諸云爲字使見師案托爲荒遠之聖見神農尚於二帝三王之上而已之學尚於孟子之上易於悚動人聽且今人不可究詰耳此是書法下文並耕之說正託爲神農之言以欺世非必神農原有是言也神農始爲耒耜以教民稼穡又教民日中爲市故篇中附會之廛是民居受廛爲氓則有田可知其徒數十人一倡聾和易惑人也許行此來專欲反孟子之說以壞井田之法

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與學者講明之法質而一方書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卹患厚本抑末是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有志未就而卒○嘗按張橫渠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聽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爲新不屑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眞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見其言之異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見其行之異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閫○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爲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爲其言者

陳良節○又有楚儒陳良之徒陳相者與其弟陳辛躬負耒耜而自宋至滕告文公曰今日制滕之政乃三代聖人經理天下之善政聞君慨然舉行之是即三代聖人復見於今日矣願受田而耕為聖人之民以沾仁政之澤焉

叙陳相與其弟辛而必從自陳良之徒來正為下節許行張本且為後倍師伏案相本是許行徒無與志在耒耜而來只是出唱不合耒耜意非一負耒耜便是並耕種子也

陳相節○夫何邪說易於惑人陳相一見許行遂悅其言論便欣然大悅盡棄其所學於陳良者而從而學之焉陳相見孟子因稱道許行之言曰滕君行政志在復古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古聖人之道也彼賢者與民並耕而供己之食自為饔飧而治民之事今也滕有倉廩之粟府庫之財皆取諸民而後得之則是病困其民而以自奉養也惡得為賢乎陳相蓋稱道之以陰壞孟子之法也

悅字與說周公仲尼之道相照應而曰大悅其學而曰盡見惑之易而溺之深也賢君只就有志復古上虛說則誠二字是略作一揚以跌起下句未聞道即暗指神農之道下並耕二句正道之所在與民並耕所謂為神農之言全在此並耕二字是主饔飧帶上食字說只作中間過接而治二字作一尾有倉廩府庫與對與民並耕厲民自養正從不與民並耕來惡得二字與上則誠三字相應只二個並字便是不分君子不分小人故曰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蓋許行之言所刺在滕君而其所以刺則在孟子也

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 良之徒不負耒耜而負耒耜便見試 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 於與滕的提了 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 神農之言原之首 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 許行也故相皆許行之言兩言字見書法 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 謂其只可說而不可行也 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

許子節○孟子將折其非先就其身之所不能兼爲者詰之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農家固必自耕而食也又問曰有食必有衣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不必織布而衣也又問曰有衣必有冠許子冠乎曰冠又問曰冠名異制許子所戴何冠曰是素冠孟子因詰之曰褐與冠皆許子自織之與陳相曰否許子非自織以所種之粟易之孟子就問曰褐與冠許子何故不自織陳相曰許子所務者農若自織則不免害於耕所以不自織也孟子猶欲多其說以辨之也又問曰熟食必用釜甑耕田必用鐵器許子之爨也亦以釜甑其耕也亦以鐵耕乎陳相曰然以器利用猶大人也孟子問曰釜甑與鐵亦許子自爲之與陳相曰否許子非自爲以所種之粟易之猶夫褐與冠也此可見許子一身皆必出於易如此

此先詰之以爲下辨折地許子耕者也不耕而欲使之並耕則必耕者能並大不耕者而後可故先就許子身上詰之種粟是引子孟了非不知爲許子本業此特開發辨之端耳衣冠是耕外事却許子所必需者故兩詰之相系以衣褐以爲無庸織布本欲逃孟子之駁要之褐亦必須人織其不能兼意已略見了但孟子妨冠之曰以粟易又曰害於耕其不能兼之情相已自供可以施辨矣孟子猶欲多方難之故又以釜甑與鐵就他耕內事窮詰逼得更緊相又說以粟易之則問其種粟以內事亦不能兼如此故下文即承此段而再詰之此節與下節總是要他說出耕不可並以爲治天下不可耕且爲張本此節當在害於耕處作一段落自以釜甑甚起直至下節末二句作一段落觀文勢經趣而過不曾留頓可見上段歸重害於耕句下段當歸重首工之事二句饒從甑屬陶釜與耕從鐵俱屬冶｜

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能惜之於身方悟之於世此是迎賢俱當然要開者只顧責人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 不從已身體驗便見其偏無木領的妄言 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 推此以詰部所以醒之也 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衣去聲與平聲○釜所以煑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 上言厲民是不 反背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

以粟節○孟子遂以互易之說而仍詰之曰是則與農夫以已之粟易陶冶之械器者固所以濟陶冶之所無不爲害陶冶彼陶冶亦以其所爲之械器易農夫之粟者亦所以濟農夫之所無豈爲厲農夫哉蓋有無相通固不相厲者如此矣若必以相易爲厲則以農而兼工者宜莫如許子吾且問子許子何不自爲陶冶凡如釜甑鐵之具止皆取諸宮中而用之豈不省便而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是何許子之不憚煩如此陳相曰許子耕者也百工之事固不可以耕而兼爲之也陳相至此固已辭窮而不能自解矣

此節接上釜甑鐵耕一段俱作詰問之詞兩厲字從厲民自養厲字生來以粟易械器四句是闢其厲民自養之說且許子何不爲陶冶句正逼出他不可耕爲三句上四句側上粟易械器是許子事其不爲厲陶冶自不消說側重陶冶之不耕而食非厲農還以見君之不並耕而食非厲民此意外字自可見但詰意處宕竟作論斷不得一且字轉到許子身上以窮其農不兼工之故三何字一氣趕讀交易不憚煩特反激陳相耳不可耕且爲非言工不可兼農乃言農不能兼工即上文非於耕之意械器凡民日用所資器皿皆是

然則節○孟子即從而折之曰爾謂百工之事不可耕且爲矣然則人君之治天下日有萬幾視百工之相去何如而爲獨可耕且爲與蓋治天下者大人之事也耕者小人之事也大人自有大人之事小人自有小人之事治與耕固是判然且就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無不具備如皆出於自爲而後用之則既營乎此又兼乎彼是率天下之人奔走道路無暇休息勢亦有所不能矣況治天下之大人而可兼小人之事乎故古語曰均是人也或有爲君子而勞心者或有爲小人而勞力者勞心者頒政布教以治人若勞力者則惟聽治於人者輸租納稅以食人君治人者則惟食於人而已可見食君者不爲厲君食於人者不爲厲民此天下古今通行之義而不能易也安有所謂並耕之說乎

然則二字緊接上文跌入最有力治天下兼天子諸侯言耕且爲以耕兼治也此二句已斷盡了下文但是其意有大人之事二句承上文治字耕字說之有字重看是截然兩樣人自是截然兩樣事相以就兩事分說未是上文治耕不可相兼

知君民之相濟矣故即他易字先言厲者

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

之相濟以抑之上言並耕是不知耕治二字

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

不可相兼矣故再三詰難使他自說出

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舍

農末不可相兼來而後折之

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去

聲○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上句舍謂作陶

自驗側

治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

言外有不相兼意　四句即小人之不

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

可兼以發明上二句見大人不能兼小

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

言無與勞之理　二句言君子有濟

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

意且一人一身四句又就陳相百工不可耕且爲之說而再暢言之見小人尚不可兼小人况治天下而可兼爲乎然後接說或勞心云云也勞心應大人之事勞力應小人之事一句是彼此不相兼意勞心者治人以下則相易以相濟其上二句側重君子治小人上下二句側重小人養君子上義者宜也以治易食以食易治上下相宜自有天地以來所不能廢故曰通義此句是孟子斷語故曰六句全要歸重貼治而不耕以反上耕且爲之意朱子恐人只以或勞心二句爲古語而以下四句爲由釋之詞故因解治於人等句之義而承之曰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許行欲借並耕以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此正指君子小人之分以闢之

當堯節○使治天下而可耕且爲則古聖人必先爲之矣乃自古聖人未有與民並耕而治天下者當堯之時去洪荒未遠天下猶未盡平也蓋其時洪水橫流不由其道遂至泛濫於天下於是草木得水而自見暢茂禽獸得草木而自見番殖禽獸草木皆妨害五穀者故五穀不登由是人類益稀而禽獸逼人與中國多是禽獸之地第見獸蹄鳥跡之道交偏於中國天下不平如此堯既爲勞心之大人而獨憂之然非一人可理也乃舉舜爲相而敷布其治焉堯既憂天下之憂而托之舜舜遂憂堯之憂而分任於諸臣舜以草木障蔽禽獸縱橫雖欲治水而無所施其力也乃先使益掌火政益烈山林藪澤所生之草木而焚之使禽獸失所依皆逃避而匿於他所則治水之功可施矣於是命禹以治水禹於西北疏九河以分其勢瀹濟漯以殺其流使之皆注於海而北條之水有所歸焉於東南所決汝水漢水排淮水泗水使之皆注於江而入於海而南條之水有所歸焉水有所歸則地皆可耕然後中國可得耕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受舜之命爲天下拯溺凡八年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家門而不入禹之汲汲於治水如此雖欲並耕而食豈可得乎

許行把神農做並耕証佐孟子知把堯舜做不並耕証佐此二節見不暇耕下三節見不必耕章內數憂字俱從勞心字主來正大人用心之事二節以堯獨憂之

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一句言小人有濟於君子以見於人悲厲民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二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易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爲哉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小人不能自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治小矣大人不得不勞心矣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有濟於人者一

二句作骨益禹對稷契作兩股聖人之憂民二句作一束節內洪水是主草木五句皆跟洪水來惟得水故暢茂惟暢茂故繁殖五穀句總承草木禽獸偪人三句又承五穀句來禁繞出洪水所致也堯獨憂之二句言堯勞心以擇相敷治二字直該下二節事使字管主命契蓋益禹稷契皆舜承堯命而使之者也一使字又見舜之勞心處益烈山澤二句不重只起禹得施治水之功烈熾其火也焚之灰之也九河濟漯是西北大水爲先豫諸州之患汝漢淮泗是東南大水爲荆揚諸州之患注之江海乃是順勢利道但非疏瀹決排則注之無由此四字見禹之艱瘁勞苦處然後二字是重難之辭中國可得而食與上五穀不登相應然可得只言有田可耕向大得食至五穀熟而民人育纔是得食時事當是時也至未從上疏瀹決排而形容之作一氣讀三過不入重勢不暇意雖欲耕得乎只就禹八年三過上作一小束此句與下而暇耕乎亦不用耕耳累提掇耕字以應上文獨可耕且爲句按水道金仁山謂當是疏九河瀹濟漯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論西北之水力河爲大而濟漯則其支流東南之水江淮爲大汝泗幷入於淮漢水自入於江而九河濟漯淮江諸水又俱獨流而入於海雖注江亦總歸注海幷獨西北有海也在孟子祇約言之須提注海爲綱中分西北東南於順文之中參見源委方妙

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有濟於人者二

歸到不能並耕上

瀹音樂濟子禮反漯佗合反○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橫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濟漯二水名決排皆去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

后稷節○水土既平則有可耕之地矣於是命棄爲后稷之官使之教民稼穡以樹藝五穀中是五穀成熟民人得所養育而無復阻飢之患矣然人之有秉彝之道也使飽其食煖其衣安逸其居而無以教之則將習爲邪僻而與禽獸不遠矣故聖人又有憂焉因使契爲司徒之官而教民以人倫之道使父慈子孝而有親君令臣共而有義夫外婦內而有別長先幼後而有序朋友之交而有信此五者人之大倫而契之所以爲教也然其立教之方何如放勳命契之辭有曰民有用力於人倫者則獎勸以勞之有向化於人倫者則誘掖以來之有立心背乎人倫者則開之使歸於正有行事戾乎人倫者則矯之使歸於直凡此勞來匡直正所爲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之優游浸漬自得其固有之性也既自得其性矣猶恐其勤始怠終又必時時提撕警覺以加曲成之惠焉堯之命契如此夫水土既平即思所以養之衣食既足又思所以教之聖人之勞心以憂民汲汲皇皇加此而猶暇爲耕之事乎

命稷一段接上中國可得而食句倒重使契上以稷起契猶上節以益起禹也稼曰稼斂曰穡教民稼穡言教民耕耘收穫高下早晚之宜也樹藝五穀正教民稼穡之實五穀句言艱食變爲粒食以教民之效言也此雖稷實爲之上面却有舜使意在有道謂秉彝之性下五有字正應此一有字逸居是放逸以情不與飽食煖衣倒看聖人兼指堯舜蓋舜實承堯命也父子五句正是教以人倫五有字見性中原有此理須從氣拘物蔽中一一爲之開示放勳句特引來作證不可因此二字爲堯之號節將聖人專指堯說也五倫只是教之條件勞之五句乃是教之方法相承說下勞來匡直作兩平輔翼節就勞來匡直上見得使自得句總承上六項此之字指本來之性上六之字并下一之字則皆受教之民言自得者無係教革設自聖人到本性惺悟處須是自家得手也振德句又進一層[illegible]既得而復失之意註提撕警覺解振字以加惠焉解德字聖人之憂民句直從堯獨憂之說來作一總結亦統承堯舜說如此二字有形容不盡意而暇耕乎與上雖欲耕得乎句應但上就禹說此兼堯舜說上以身之勞言此則更深一層以心之勞言也註書詞叙次序也典六之常道也勑正也我謂君也五典五倫也惇厚也言天所次序本有此典勑正自我而五者皆惇厚也

入海此謂四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 人不能自謀矣 有濟於人者三 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 人人又不得不然 心矣 此是教民之法 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 有濟於人者四 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再歸到不得並耕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爲之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有道

堯以節○堯舜憂也而汲汲於所擧所使如此是堯當日非事事而憂之也堯之所急者在於擇相惟以不得舜爲已憂蓋不得舜則無與命官而分治也舜亦非事事而憂之也舜之所急者在於任人惟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蓋不得禹臯陶則無與分理而成治也所以然者急先務也君相之道也若夫以百畝之田之不治爲已憂者乃農夫小人之事也豈堯舜之所憂哉

首句承上堯獨憂之次句承上舜使益掌火以下四段百畝句言非堯舜之所憂明是斥許行並耕之說此意卽在上二句內故註不明解上二節言堯舜之憂民急於爲治而小暇耕此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禹臯陶乃總擧之詞益稷契卽在內此節固是承上說來然兩不得卽是不得人意亦未嘗不起下也

分人節○堯舜惟憂在得人誠以得人之所係爲大也如憂人之匱乏而分人以財止謂之惠憂人之愚昧而教人以善止謂之忠未可謂仁也惟是爲天下而求得人如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則不必分人以財而惠自廣遠不必教人以善而忠自無窮斯謂之仁矣以仁天下之大事而必繫於得人則得人豈易言哉是故以天下與人以聖人之心視之猶以爲易惟是爲天下得人則必擇之至當選之至公而後[illegible]二人天下[illegible]此是堯舜所以汲汲然而以不得爲已憂也

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德猶惠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已憂者農夫也

上憂民言急字舜日而不[illegible]耕此言其急於爲治之事但不自憂而唯急先務不曰農之憂也

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得人則不必耕之故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

將惠忠形出仁字是明能

一句是明堯舜

首二句是解堯以不得舜爲已憂兩句末二句又是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句
持則出得人難之意以使人知所重也此節全在一仁字以明堯舜之憂之所以
大也分財教善亦仁裏面事但兩人字未免窄狹玩註意教善自勝於分財然總
是起下得人不必分輕重註有限以地言難久以時言一亦字對上小惠小惠之
爲地與時又不消說了天下字與上兩人字對見衆寡之不同仁字與上忠惠字
對見廣狹之不同爲天下得人此人正可以仁天下者故卽謂之仁仁全在功業
德澤上說見不必分人以財而自有莫大之惠不必教人以善而自有曲盡之忠
註恩惠廣大似對有限而難久意在其中教化無窮似對難久而有限意在其中
以天下與人句只借其易以形其難與人主禪讓言聖人大公無私既得之後豈
患不能與哉故曰易爲天下得人非一方一官之寄一毫少差便許多爲害擇之
豈是容易惟難故憂也

孔子節○欲知堯舜用心之大觀孔子之所稱可見矣孔子嘗曰大哉堯之爲君以
天道之大而堯實則之其德蕩蕩乎廣遠民無得而名焉君哉舜也其德巍巍乎高
天雖匹夫有天下乃不以位爲樂而若不與焉孔子稱堯舜如此夫堯稱蕩蕩舜稱
巍巍功業之大如許則堯舜之治天下豈漠然於上而一無所用其心哉但不以百
畝爲憂而用之於耕耳使堯舜用心於耕則是以小人之事爲事矣何以成此巍巍
蕩蕩之功哉若耕之說可謂謬之甚矣

引孔子稱堯舜只取蕩蕩巍巍字只其功業之大如許必有所用心處治天下正
與上憂天下爲天下相應用心正是憂字爲字眞情神所用心卽指爲已憂二句
但勿露出更有味於字要玩謂堯舜雖無所不用然亦不至用於耕耳此句雖頂
上句實總承不暇耕不必耕而總結之當堯之時二節言不得耕不暇耕猶以事
勢言堯以不得至此言不用耕直以事理言但勞心以治人自爲大人之事也至
此三提掇耕字以收結獨可耕且爲與一句以上辨倒許行之說下文乃深責陳
相也

吾門節○許行之誕妄如此子乃悅而從之亦異乎吾所聞矣吾門有用中夏之教
以變蠻夷之俗者未聞有學於中國而反爲夷所變者也子之師陳良楚所生產也

推憂不得人之故

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分人以財小惠而已
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
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臯陶乃所
謂爲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引孔子孔子曰大
教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之言指出堯舜仁天下之大而斷其本乎
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百憂急先務而後能然然其有濟於民者廣矣
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又何憂厲民而必欲並耕哉
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
於耕耳與去聲○則法也蕩蕩廣大之貌君
哉言盡君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
猶言不相關言其句泛言人常善變以
不以位爲樂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
起下句此序陳良之矣見學者未富守
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

本南夷之人乃悅周公仲尼之道北遊而學於中國於二聖之制作刪述皆心傾而
身爰之卽北方之士素學周孔者其造詣未能或居其上也彼乃所謂拔出流俗而
成其爲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已數十年師死而一旦倍之盡棄其學是何心
哉

此以下責相倍師正闢許行之說之不可從也吾聞用夏起直至不善變矣方是
煞落照應處周孔之道本得統於堯舜來北學於中國正見其悅之深也未能或
先非是說不如陳良只是濟等之意數十年見其久遂字見其速數十年與遂字
相呼應

昔者節 曰子之忍於倍師亦知孔門弟子之尊師者乎昔者孔子旣沒門人在魯者
皆服心喪三年三年之外各整治行裝將散而歸時以子貢主喪事入揖辭之彼此
相嚮而哭皆至失聲然後歸去門人追慕其師有如此子貢猶未忍遽去又返而築
室於墓傍之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去子貢追慕其師又如此至他日子夏子張子游
思慕孔子昔容以有若言行氣象有似聖人者欲以所事孔子之禮事之以寄其思
慕之心曰彊曾子亦同事之曾子曰不可師原論道德不論形似我夫子之道德明
首之極如江漢以濯之而無一點之汚光輝之極如秋陽以暴之而無一毫之翳皜
師乎舉天下之言潔白者不可得而加尚也豈有若所能彷彿哉曾子之尊信其師

其道而不變

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

言相倍師尚未說到學

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

許臣

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
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
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
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
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無才德出衆之稱言
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
變夷陳相 此節俱言聖門不倍師一說雅門人
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

子貢之追迫引起子下子張子游之追慕見慕

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

聖之切者欲事似聖之人米若知聖之深者不

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

事以聖之人也事耳不可而况於倍乎

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

此引爲不倍師之證作四股看尤重曾子一段相嚮而哭門人之不倍師也獨居三年子貢之不倍師也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三子之不倍師也不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曾子之不倍師也而曾子尤能見聖道之真兩然後字俱見不忍去意江漢三句直類夫子心休以形容其不可及故爲尊信之至兩之字指聖人道德言江漢濯秋陽暴只形容其一疵不存萬理明淨人欲淨盡天理流行明著而光輝就是江漢濯過秋陽暴過的一般皜皜句即承上濯之暴之就皜皜訓潔白凡物濯之淨暴之乾則潔白矣注明著光輝總是潔白意不可尚言莫有出其上者不可尚便見不可似矣故註我非有若所能彷彿句

今也節○夫有若雖非聖人而猶與聖人相似曾子尚不肯以事其師矜輕事之今許行乃南蠻鴃舌之人其學非先王所傳之道與子師陳良正大相反也子乃倍子之師而從其所學亦異於曾子之尊信其師矣

今也與上昔者緊照非字不作詆毀看言相反也獨言曾子者舉其不改所事與陳相正相反者言爲尤切耳

吾聞節○夫君子之擇術猶鳥之擇巢吾聞有出於幽谷之卑遷於喬木之高者未聞反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今子倍陳良而學許行喬木也幽谷也亦異於我所聞矣

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汝喻元私與乾喻不思勉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皜音杲○三年古者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任擔也場冢上之壇場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今或曰此三語者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聖便與以聖王者相反

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言不及曾子之篤信也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亦作鵙古役反○鴃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昔所未聞今乃見之言其

益喻陳相由高趨下不如禽之舍下遷高也就學術上言此節即上用夏變夷二句之意但前是起此段冒語此則承上果於貿子起下不善變乃上下過接語也

魯頌節○且子不知許行之學為聖人所必膺乎魯頌曰於戎狄則膺而擊之於荊舒則我而懲之其正夷夏之防如此今許行以戎狄之人而畔害正道周公若在方且膺之使去子乃從之而學所謂下喬木而入幽谷反見変於夷者也亦變之不善者矣何其勿之思耶

之字即貼許行說膺字正與學字對不善變謂變於夷也此句結上四節同應用夏變夷二句

從許節○陳相乃又為之說曰並耕不可為然許子亦有可從者從許下準模之滑以治市則市中作貨物貨直不貳通國之人無相詐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貿易貨或滑減價值以欺之者蓋天下之物惟貨值相懸故爭端易起今皆一定貨如布與帛但使長短同則賈即相若麻與縷絲與絮但斤兩輕重同則賈即相若五穀斗石多寡同則賈即相若屨只寸大小同則賈即相若此市賈之不貳而人不得以相為欺偽也許子之道如此不亦有可從耶

日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復倡為賈之說與上並耕只是一意開口說個從許子之道不獨為許子辨便是承上倍師之失而辨之見日之從學許子似有可原也道字只虛說市賈不貳即是道不貳二字是生無偽貴欺頂根不貳來布帛長短同八句正以不貳之實言之也賈貳以精粗美惡而貳之也不論精粗美惡止是齊賈宗旨賈相若如長與長相同短與短相同則賈各相若非謂長與短同賈也亦只布與布帛與帛麻與麻絲與絲同賈非布與帛同賈麻與絲同賈也未

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起卑鄙乃不善変之由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一句斷定且應上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荊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者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由充為丌為則丌欺丌欺則君雖並耕而得以自暇雖與百工交易而不必憚煩也此說較淺說

賈音價下同○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

絲績爲麻已緝係者爲縷絲爲絮所出點縷絲爲綿素被綿也

夫物節○孟子闢之曰夫物生於天長於地成於人其間美惡殊質精粗異功不能以齊同乃物自然之情也極其不齊之致或相去一倍或相去五倍或相去什倍百倍甚至或相去千倍萬倍子欲盡比合而等同之則物失其平而爭端以起是徒以擾亂天下也彼物有精粗猶屨有大小也設使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其巨者哉則精者粗者同賈人又豈爲其精者哉從許子之道是使天下相率爲濫惡之物以相欺本欲除僞而適以長僞本欲息爭而適以啓爭安能以治國家哉許子之道固不待並耕爲不可從也

不齊指精粗美惡兼造化所生人力所成說情質也言其當理自然有弗容矯誣之意或相倍蓰三句是申說不齊之極致此言美惡精粗相去之數非以賈論但說物不可齊正是說賈不可齊故下緊接子比而同之云云巨屨以下申明亂天下之意此巨小當精粗美惡字說與上節屨大小不同獨以屨言者因許行捆屨故就其所明者通之相率爲僞正破他國中無僞句惡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爲僞上見得通章所闢皆治國家事治國家句當重看許子始託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等不能以相兼繼託神農市賈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能以同賈

墨者章全旨○此孟子闢兼愛而明正道許行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皆非聖人之道孟子所以深闢之也通章重一本二字而所以啓發夷子處全在葬其親厚上

墨者節○有治墨翟之道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此其慕道而來或亦反正之

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爲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

言治國家已不暇而況並耕乎　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比必二反惡乎聲○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

一機也但未知其意之誠否孟子乃託辭曰夷子之來吾固願見但今吾尙病俟病愈我且往而見之夷子可不必來也此蓋欲堅其求敎之心以爲巳施敎之地耳夷子求見必有不安於墨意吾固願見五句說得字字懇婉定令夷子誠心欣慕故他日而又求見也

他日節○至於他日又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因其求見之誠乃曰吾今巳病愈則可以見矣但夷子之來意爲吾道也若不直而盡言以相正則吾儒之道不明見我且未見而先直之吾聞夷子乃學於墨氏者墨氏之治親喪也其爲道貴薄而不貴厚也夷子方思以墨道移易天下豈以薄葬爲非是而不之貴也旣以薄爲貴而必以厚爲賤並無兩是之理然而夷子之葬其親卻從乎厚則是不以其所貴之道事親而以其所賤之道事親也夷子其謂之何

我且直之且字對未遽見言所賤事親句非直折語是故意激發他若以厚道爲是則學於墨爲何若以薄道爲是則厚葬其親又爲何所行與所學相反必有箇緣故全要他就這點厚葬的念頭認出天理來以見薄道之非

受敎者在於誠心故托疾以誠之

固願見今吾尙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壁又音闢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反正者須自明其悞故直言以正之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其機以導

所謂直之也

不見之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巳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

徐子節○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知兩路辨難他乃爲兩救之說曰夫子以兼愛爲非是也然儒者之道亦有與吾道相同者如康誥有云古人保民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毋乃儒者亦兼愛乎之則以爲愛至親與愛他人本無差等但其施之之序必由親始於此宜稍從厚此吾所以厚葬其親也豈以所賤事親乎夷子既援儒以入墨復推墨以附儒其詞亦遁矣徐子以夷子之言告孟子孟子解書之意以闢之曰夫夷子據康誥之語眞以爲人之愛其兄之子若愛其鄰之赤子而無所分別乎彼書之言蓋有所取義云爾也書言以爲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故保民當如保赤子耳非謂愛其兄之子眞若愛其鄰之赤子而一無差等也謂儒者之道亦兼愛不亦謬乎且天之生物也各本於父母原使之從一本上發出來故愛親之心根於天性非他人所可同耳如夷子之言則是待其親如路人待路人如其親親其親是一本親路人亦如其親是二本矣是愛無差等者二本故也豈人理哉

夷之曉得孟子之意欲兩路摛他乃爲執中之說以若保赤子愛無差等作墨子兼愛解以施由親始作已厚葬解亦是兩救之詞蓋若保赤之言似同於墨氏愛無差等之說則儒者未嘗不兼愛故曰援儒入墨施由親始以竊取儒者立愛惟親之意則墨子未必無先後故曰推墨附儒親其兄五句先解吾儒並無兼愛之說見不得援儒入墨且天之三句正破墨子愛無差等之誤見亦不得推墨附儒也許多話都是闢他愛無差等一句愛無差等是墨子本來立教如此此一句是根此言何謂也是詰問語見儒家亦有解不來處既說爲無差等並不論親疏矣而又曰施由親始則又略有親疏之辨此其言亦自相矛盾然下句自有是處夷之所以未盡滅其本心孟子之教所以得入者正有此一機在故孟子不攻其矛盾處而但力攻其病之所在也以鄰子兄子爲言者見親鄰之子不同於兄之子則保民豈即同於保巳之赤子彼有取爾也與此言何謂也相應見書言原非兼愛之說赤子匍匐二句正是釋書辭以明其有取須補出非小民之罪一層以明如字上意天之生物註雖兼人物只重人邊一本本字註只作父母字看使字要看會後亦之使使似涉於人爲今曰天使之則莫之爲而爲故註以自然之理

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同若字便說亦兼愛**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只論始字便說墨亦似儒**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別明若字之故**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說一本便見愛別專**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輕不論告後 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巳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巳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

言之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故註補足愛由此立句

註上節○夫夷子固二本矣而其厚葬之心何心乎仍不外吾一本之說也試以往古之事明之蓋上古之世禮制未備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彼他日經過其處但見大而狐狸食其肉微而蠅蚋姑嘬其膚於是其顙遂有泚但睨視而不忍正視有不能爲情之甚者夫是泚也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乃其哀痛之至由中心達於面目而不自禁也使非一本之親何以如是當此之時既悔其前日委棄之非而又思爲後日保全之計蓋歸取虆梩覆土而掩其親之尸焉而後世葬埋之禮從茲起矣夫此掩其親者若在所當然則孟子仁人當既有葬理之後所以掩其親者亦必有厚葬之道而非以薄爲貴矣夷子之厚葬其親一本之眞情所自見而乃執愛無差等之說豈非其學之蔽使之然哉

孟子畧其遁詞專以其厚葬之本心而痛言之以深明一本之意歸到末二句上言外見得夷子之厚葬有不失爲仁孝者正以感悟之也兩蓋字俱想當如此之詞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我薄親如此而發此泚也蓋歸字有急意自其顙有泚至而掩之都見出於自然之不容已掩之誠是也三句見惟其出於自然而不容已是以有所當然而不可易引述上古只是叙事中插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二句以形容之正著爲出一本眞情故註看在他人三句見非二本所得而參者掩之誠是就上世言則孝子仁人推開就後世言掩之卽承上掩字說下掩其

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

深明一本到此句止

三句又之慮之大亦要根二本來

翻從字作整理看誠是也三字拖下註以若所當然訓誠是字甚妙道字即指厚葬言必有三字正見厚葬之是而薄之爲非愛無差等之謬更不攻而自破了

此節言徐子以孟子之言告夷子夷子聞之遂茫然自失少間曰始吾學於墨氏而不知其非也今聞夫子之言乃知天性果無二本葬親果當從厚夫子固已教我矣

憮然如人在迷途忽經點破倉皇悵望盡失所據之意爲間而信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態命之矣言不待面見即此已指示良多了之是夷子名一矣字大有感慨之神

亦必有道矣 蚋音汭嘬楚怪反泚此禮反睨音詣爲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曰螻蛄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爲心之甚也非爲人泚言非爲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爲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也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爲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間曰命之矣 有憮然悔悟光景 憮音武間如字○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爲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

陳代章全旨○此見孟子守身之義陳代欲孟子枉己以有爲孟子詳言己不可枉而枉己不可以有爲也首齊景節告以不可往見之意下三句中言枉尺直尋之非內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必不可爲以勢言昔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爲以守言且子二句言枉道者必不得利以理言篇中亦可爲與弗爲也正層層折他宜若可爲句

陳代節○戰國時惟孟子抱道自重不肯往見諸侯陳代疑而問曰君子不往見諸侯此固守身之常法然以代觀之宜若小節然今但肯一見之得行其道大則爲伊爲周而以其君王小則爲管爲晏而以其君霸此等事業只在一見之間夫子猶不肯委曲就之乎且志曰枉僅尺而直則尋是所失者小而所得者大也即志之言觀之以往見之小屈成王霸之大伸宜若可爲而不可過執也

小然小字照下王霸以僅僅自守言今一見之便有不待招意以王以霸兩以字但指孟子所抱說一見而致王霸就是枉尺直尋之說且字非轉語見不但爲一人之私言且志亦如此說宜若可爲是陳代解志之意

首齊節○孟子曰我非不欲得君行道但揆之於義不當往見耳不覩虞人之於齊景公乎昔齊景公田獵以虞人當有職事使人持旌節召之虞人見以旌召非其官守不肯往見景公怒其違命將欲殺之孔子美之曰志士固安貧窮常念在溝壑而不恨勇士捐軀殉國常念喪其元而不顧正虞人之謂也夫子何取於虞人而稱美之如此哉取非其所招之皮冠寧守死不往也夫招之不以其物在虞人尚且不往況幷不待其招而先自往見如而其可哉亦出虞人下矣

此節引虞人只剔發不待招而往句以破他今一見之之意尚未及枉尺直尋之非志士三句寬說而贊美虞人亦在其中兩不忘活看言只拚了死不顧利害不是說定要死於溝壑而喪其元不待其招是全無聘幣之加與非其招之失又遠以此明不見之故已盡了下文就枉尺直尋之非而正之

已教我矣盍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代意欲孟子急於救世非欲其急於功名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王去聲○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已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此節正言義不可往見引虞人舍生取義便隱隱有不可違義求利之意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招去聲○田獵也虞

且夫節○且所謂枉尺直尋者只在功利上計較而以所得之多少言之也一有計
利之心則惟利是徇豈但枉尺直尋曰必爲之卽使枉尋直尺所屈者多所伸者少
苟可邀一時之利亦將不顧而爲之與吾知其必有所不可矣
且夫二句就其言揭出一利字以起下二句人有一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猶
有枉小直大之辨浸淫不已其終併大小皆泯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人紀不止也
故孟子極其流而言之此說枉尋直尺之不可正見枉尺直尋之不可也和字就
在直字上說枉尋直尺如大壞名節而小就功名之意亦可爲與與宜若可爲也
對看須枉尋直尺而利作一句讀

昔者節○計利忘義豈特士君子所不當爲卽一藝之士亦有不肯爲者昔趙簡子
使王良與嬖臣名奚者乘以田獵乃自朝至暮不能射得一禽嬖奚復命曰王良乃
天下賤工不善御車是以不獲或以此言告王良良曰請復與之御以試其能嬖奚
不肯強之而後可自晨至食就射得十禽嬖奚乃復命曰王良乃天下良工善於御
車所以多獲簡子曰王良旣是良工我使專與掌汝乘遂以此命王良王良知又不
肯對曰此獲禽之多非射御之正乃廢法曲徇所致也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自有
巧力原不相謀前者我以御車之法馳驅正路嬖奚不能左右迎射故終日不獲一
禽今我不由正道只視禽之所在迎而御之他方迎着射去一朝而獲十禽是嬖奚
之射必使御者廢法而後可中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言御車之人不失馳驅

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人夫以旌招虞人以皮
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
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鬬而死喪其首而
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
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
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耶此以上告之以
不可往 枉尺直尋已不可爲乃枉非僅尺
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
尋非是尋愈不可爲
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夫音扶與平聲○此以下
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爲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
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 虞人節言義不可
將爲之耶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
違就理上說此言不可就利是就陳代之意
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
說
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

之當度而車中射者發矢必中有如破物之能此君子射御之正法也今必爲之詭遇而後獲禽乃小人之所爲耳我不慣與小人乘請辭掌乘之命
前引虞人明不可枉見意見其能守義此引王良見不可枉尺直尋意見其不徇利上段輕輕敘過重範我馳驅及我不貫二句見良只欲守法而不肯輕以徇人也看文意直到下節何也方住此節且敘而不斷須留下御者三句地步請復之非要辭賤工之名只欲自見其長以明守法蒙翦之意彊是王良彊耳是嬖奚可謂王良想是使人謂之觀下文自非面語吾爲之四句正見不可意範字是活字馳驅自有法度我但循其法度故曰範我馳驅詭遇便是廢其法度了禁禽獸之來不必皆中或左或右在射者左右顧盼迎而射之矣但見禽頭者方能射左右皆不能射於是舍御者之正法而驅車左右以迎之彼方就着射去而有獲也引詩要見射御相成嬖奚不能意二句相連說重在下句看大註而字及今嬖奚不能也可見謂之小人者彼射無舍矢如破之能并使御者失馳驅之法非小人而何與小人乘則必詭遇詭遇非君子所爲故曰我不慣辭掌乘之命正以守馳驅之範也

切旨節〇由王良觀之不過一御者耳且羞與射者屈意爲比推其心若以此而得禽獸毋論一朝獲十即使所得禽獸須如丘陵之多亦所不爲也其守法而不肯徇利如此况君子以道自守乃欲計較得失之多寡而枉道以見諸侯及御者之不若矣何爲其然哉且子枉尺直尋之言過矣君子一身乃天下之表率必自處以正方能正人若枉已從人則本原先不正而欲行道濟時以成王霸之功無是理也夫使

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須見得自守甚嚴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〇趙簡子晉大夫趙鞅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倖臣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

枉尺可以直尋者乎猶且不爲况枉己必不能以直人乎然則不見諸侯正不可以
小節視之也
御者至何也連上條見不肯枉尺而直尋且子過矣又是一提頭言枉尺必無
直尋之理雖君丘陵亦爲只就一朝獲十上推論其心有如此比即枉尺得禽獸
若丘陵節直尋兼爲與宜若可爲对針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即御者之不比以見
枉尺直尋之不可爲何也二字見有王良不若意未有能直人能字要看不是不
欲直人是不能直人益援天下以道若枉己便是枉道則早已失援天下之具矣
更說甚事自家身既已壞了如何直人不曰枉道而曰枉己者對下人字言也不
曰正人而曰直人者對上枉字言也

景春章全旨○此孟子以正道闢縱橫之術儀衍所恃在權勢俯仰從人孟子所恃
在道德主持自我蓋所謂大丈夫者在性分上見不在氣焰上取也重居天下之
廣居三句
景春節○景春曰吾觀當世之士如公孫衍張儀豈不誠爲大丈夫哉何以見之彼
一怒而遊說則搆動列國之兵而諸侯皆恐懼彼君安居無事不用詞說則列國兵
依禍解而天下寧熄以一人之喜怒係一世之安危是何等氣焰非大丈夫而何
豈不誠三字有羨慕意一怒二句出說下句就上句看出遊說便是一怒不遊說
便是安居二句見兵連難解總是憑他豈不氣焰赫赫故以大丈夫稱之懼是恐
其攻伐熄如火之熄滅主兵革言以兵猶火故也
是焉節○孟子曰儀衍所爲如此安得爲大丈夫哉夫丈夫之道與妾婦不同子豈
未曾學禮乎禮云丈夫之冠也其父醮而訓之女子之嫁也其母亦醮而訓之嫁時

由不徇利意此只借御者說到士人
射者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
決言道不可枉　決言利必不可得
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
人者也　比必二反。此阿黨也若丘陵言多
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
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
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
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
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
行而死也使不䘏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
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
只論權勢
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
衍張儀皆魏人怒
則說諸侯使相攻
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

送之於門戒之曰此去往之汝家必要敬謹戒慎惟夫子之命是從無得違悖毋令若此可見以順從爲正者乃是爲妾婦之所當然也今二子雖假權力炫耀一時其實都揣摩諸侯之好惡而順從其意乃妾婦之流耳丈夫且不足爲況大丈夫乎開口是焉得爲大丈夫乎一語鴟破下節末句力與此應此節只以妾婦反對丈夫不遽及大字之意蓋以女子此儀衍見丈夫且不是況太丈夫乎引禮雖兼丈夫意側在女子之嫁一截丈夫之冠二句帶來引起話頭不接對大丈夫言也父命之必有命辭本文不引意重女子敬戒無違邊下以順爲正耳礼在無違夫子此末二句是孟子語順即無違意以順爲正妾婦之道妾婦以此爲正則丈夫不以此爲正可知註二子阿諛苟容云云補在言外阿諛苟容四字就在順字上見懼他國諸侯懼也本國若不是阿諛苟容如何能竊取權勢

居天節○語所謂大丈夫者何如蓋仁統天下之善乃廣居也彼則存心以仁兼容并包而無一毫之狹隘是居天下之廣居矣禮嘉天下之會乃正位也彼則措身以禮大中至正而無一毫之偏見是立天下之正位矣義公天下之利乃大道也彼則制事以義明白洞達而無一毫之邪曲是行天下之大道矣由是得志而見用於時則推仁義禮之道而公之於民如不得志而隱居在下則守仁義禮之道而行之於己是故富貴不能蕩其心貧賤不能變其節威武不能挫其志此等人論道術則精純粹美而無權謀功利之私論設施則正大光明而無阿順依違之態此之謂大丈夫之所爲也若二子何可以此稱之哉

此節孟子自寫出泰山巖巖氣象所謂浩然塞天地者此也正與上儀衍相反首三句是主得志二句言三者乃一生受用富貴三句又擴寫受用此三者雄壯處真一氣滾到末句勿作兩截廣字正字大字及天下字俱重仁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廣居以存心言禮以大中至正爲範圍故曰正位立以持身言義合經權常變而共由故曰大道行以處事言廣居是体正位二句是用能居廣居便能

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引禮重女子邊冠只帶言）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引禮重無違二字）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爲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三居是道德）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二句是事業）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三句是氣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

拉止位行人道三天下字不閒言此居極天下之至廣而不狹此位極天下之至正而不偏此道極天下之至大而不小也皆是第一等直到至極處大道道字是路字獨行其道道字是道理兼上三者言志有得不得之時道無行不行之日得志二句正見任我作主與上順字反照不注不移不屈從得志不得志内揭出大關頭來經此煅煉過方是居之行之立之的實証此之謂三字乃鄭重之詞與上是焉得三字相應

周霄章全旨○此見君子不枉道而仕前五節詳言君子急仕之情末節指明君子難仕之故本意俱在末節霄諷孟子重君子难仕句孟子不仕意重又惡不由其道句當以道字作骨

周霄節○孟子以道自重不見諸侯周霄諷之曰古之君子亦欲得位而仕乎孟子曰君子志在行道為何不仕傳曰孔子若三月失位無君即皇皇不寧如有所求而不得及其出疆而之他國則必載質以往以為見君之禮又公明儀曰古之人但三月無君則人皆憫恤而來弔以其志不得伸而慰安之也即此以觀而君子之欲仕可知矣

霄欲諷孟子難仕先探其欲仕之情來作話柄古之君子正影今之君子說一仕字是正答引傳與公明儀兩平說總是証個仕字無君俱就先有位而後失位言方與下文相照載質照道皇皇句言初失位而去國便忘至於三月無君則皇皇不寧所以出疆必載質庶不至三月無君也不可認作三月後事弔是人來慰問非自家憂戚也附考載質質贄之為言至也所執以自致也士執雉者取守介而不失其節之意

三月節○霄旨三月無君時未久也遂至於相弔恤其於仕也不太急乎

霄意不重無君則弔重在三月上故下引無田不祭俱在三月二字着脚至論所以皇皇之心其大義允在得君行道不在祭上或問故以行道及人補言外意

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再作疑詞并逼則弔字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此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

士之節○孟子曰三月無君則弔非是急於功名只爲情理所在關係甚切耳夫士之有位而失位猶諸侯之有國家而失國家也何也蓋古人最重祭祀而祭祀必由於有田祿禮曰諸侯耕藉田率庶人終畝以供祭祀之粢盛夫人蠶繅絲以爲祭祀之衣服禮之言如此假若諸侯失國家則不能行耕助親蠶之禮而犧牲不能盛粢盛不能潔衣服不能備則不敢舉宗祀雖有尊祖敬宗之心何以自盡乎爲士者亦然禮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禮之言又如此假如士失其位則無祭田無田則牲殺之具器皿之資祭祀之服皆不能備則不敢以祭既不敢祭則人子之心必有戚然悚懼而不能一息自安矣夫一年有四時之祭若三月無君即廢一時之祭而有歉於奉先之孝矣不得於君不足弔豈不得以祭亦不足弔乎是非弔其不仕乃弔其失祭也乎何謂之太急耶

此節將諸侯形士以明三月無君則弔之意士既云三月無君則三月以前必是有君者自指有位而失位者說故此緊接士之失位也句失位猶失國猶字重看失國所關甚大而失位與之同則無君豈是小小事○就諸侯與士而兩申之諸侯是客士是主諸侯耕助四句是禮文出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禮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出王制下二句又是孟子解禮不敢以宴二句只就士言蓋主意在祭三月無君則弔田是圭田自卿以下至於下士之爲一官之長者皆有廟有田則亦字對上諸侯不備就無田說蓋無田則牲殺器皿衣服自無從出也上兩不敢是惕於分下一不敢是惕於情不敢以宴只是自家憂恤弔則他人弔之亦字即對無君言不得於君不足弔不能祭而致不敢宴亦不足弔乎有田既祭又薦無田但薦不祭祭有常月薦無常時祭必卜日薦不擇日祭有尸薦無尸祭以三牲黍稷薦無牲其降殺不同如此此失祭之不敢以宴而至於弔也附註解絺冕下纓所以固冕於首者以組爲之公桑公家之桑副王后首服褘王后衣皆祭服繅三盆手者以繭於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也繅止三盆猶耕止三推之義三宮三夫人也

出疆節○齊又問曰三月無君而不得祭固可弔矣若出疆初失位耳便必載質而往何也

仕以行道不卑爲祭田親親仁民是一串事不能尊親報本九爲道不行之最難安者也

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奉繭以示于君遂布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

重出疆二字需非問出疆必載質之故只疑一出疆而必載質又未免於急意傳
也二字適出難仕意　更緊
士之節○曰仕以行道者士之事也猶夫耕以謀食者農夫之事也農夫必耕耕必
耒耜豈爲出疆他往而遽舍其耒耜哉然則士必仕仕必質士之出疆又烏得不載
質也
士志行道農志謀食其相須甚切故借形之上二句且虛說豈爲句先言農夫正
意補在後
晉國節○周霄設詞探問既得欲仕之情遂諷之曰據夫子之言君子之欲仕可謂
急矣然晉國亦士君子遊宦之國未聞無君則弔出疆載質求仕如此其急仕果如
此其急也則君子亦當易於仕矣乃又不見諸侯而難於出仕者何也孟子曰君子
之心豈不欲仕但仕固有仕之道不可苟也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故丈夫生而
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此父母之心人所同有然在男女必待父母有
命媒妁通言方可成室家若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甚至鑽穴隙以相窺踰墻垣
以相從則內而父母外而國人皆輕賤之爲其苟合也是以古之君子知君臣之義
不可廢未嘗不欲仕也但必識去就之義明進退之禮又以不由其道爲恥若不由
其道而屈已往見與鑽穴隙同一類也人之賤惡又當何如然則士之不見諸侯正
惡不由其道也豈以欲仕之急而遂輕往見哉
周霄晉人故據聞於晉者爲問如此其急兼則弔載質二意君子暗指孟子難仕
暗指不見諸侯此句正周霄發問本意丈夫一段只借合不以正引起仕不由道
耳室家四句影下欲仕意不待五句影下不由其道意古之人是孟子自寓欲字
從上願字生來惡字從上賤字生來欲字引起惡字也字拖下歸重惡不由道上
道正路也與上穴隙字牆字對照不先加禮而屈身往見便是不由其道欲仕句
結前半急仕又惡句結後半難仕見君子欲仕之情與守道之正固有並行而不
悖者通節重又惡不由其道句雖曰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而有所不恤也君子
欲仕之本心只爲行義達道非爲無田不祭也前數節第因三月皇皇之說而推
其義耳

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　爲去聲　舍上聲　曰
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
兩願字心字暗喻
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
欲仕
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
喻不由道
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
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
所以急　以難
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
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爲去聲妁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晉國解見
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
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

彭更章全旨○此總見士之有功而當食意重承此有人焉數句後特因通辭而反覆折之只要歸到食功上當與下章參看

彭更節○孟子在當時歷聘諸侯車徒甚衆處饋甚豊彭更疑其過分乃問曰今有一介之士而隨行後車有數十乘隨行從者有數百人傳遞而食於衆諸侯之國豈不過於侈泰乎孟子曰若子於世其辭受取舍只看道理如何如道所不當得則雖一簞之食極其微細亦不可受之於人以傳食乎如道當得則雖舜以匹夫受堯之禪而有天下亦不以爲泰據子泰傳食之心豈以舜受堯之天下爲泰乎如不以舜爲泰則士之傳食猶其小者矣

後車二句暗指孟子從者謂弟子後車即弟子之車非孟子之輕重也傳食謂遞續祿食所云公卿之仕者見泰以過分言道字當理字看只論理當受不當受且未及有功無功意二段抑揚重下段子以爲泰指以舜爲泰言

曰否節○彭更曰否吾不以舜爲泰也但以士於人國無所事事而晏然食其食故疑其爲泰而不可耳

無事即無功此事字即貼定諸侯說見傳食於諸侯而無一事有功於諸侯也但功字在下宜渾

子不節○孟子曰子以士爲無事而不可食乎不知士之功固甚大也試以農工之事觀之如農人種粟女子織布各有所爲之功與所司之事君使子不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以其羨者補其不足則農夫必有餘粟而不足於布女子必有餘布而不足於粟此勢所必不能行也子如相爲通之則我所不能爲者必待人爲之如梓人匠人輪人輿人雖一藝之微皆得以其所有事而易子之食矣今於此邪說橫議之時有擔當世敎之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固守先王所傳之仁義之道使不至晦塞於邪說於以待後來之學者俾有所師法以入於道繼往開來有功於世道如此此其事爲何事而反不得食於子子何獨尊梓匠輪輿之小者而輕爲仁義之大者哉

子不通功四句只反言以見功之當通子如通之三句正見通功處俱不重只引起於此有人一段末句承上兩層而並責之男耕女織是事有功於衣食是功通有交通互濟之義易處正是通處故下只說通之子不二字貫二句連讀有餘根

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車從不止言儀衛只言其弟子多人同受列國之奉爲過分也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无事即以爲泰之意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爲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通之之下巾作巾

上義字只作積於無用看此字指異端邪說起之時有人即孟子自謂此一句甚重先王之道所該甚廣如井由學校及喪禮封建皆是孝弟只舉大端耳合來總是個仁義故下只說爲仁義仁是保守之守即閑先聖之道閑字守正所以爲待無兩層玩以字可見數句見以往聖開來學其有功於天下甚巨正當世之所不足而上以有餘補之乃通易之最人者食字輕字只在得食不得食上見梓人成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利載

梓匠節○更乃變其說 曰夫子何以梓匠輪輿例君子哉彼梓匠輪輿其志將以其事求食也君子之爲仁義之道也其志亦將以此求食與曰子何必以君子之志爲哉其有仁義之功於子理可以食則稱其功以食之而已矣且子平日之食人也以其志之所在而食之乎抑以其功之所在而食之乎更又強應曰食志彼有求食之志吾固因而食之也

與初謂無事而食不可是主於食功見孟子說出一段有功處彼却逃之於食志此明是遁辭所以終見折於孟子子何以其志二句指定君子說勿泛且子食志乎二句轉就他平日所食者而詰之蓋欲得其情以再伸其辨也註自我自彼兩層側注在彼一邊說

不 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
○守是位那以守正待是守令以待後
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 羨延

而反○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強詞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 曰

有人節○孟子又詰之曰子之食人固因其志矣設使有人於此毁子之瓦畫子之墁不徒無功而且有害於子如此但原其志亦將以求食也則子亦肯食之乎彭更到此再說不得食志了只得答曰毁瓦畫墁無功有害豈不可食也孟子遂折之曰然則子之食人原非爲志也還是因其有功而後食之也旣曰食功則有功於斯道者亦任所當食矣乃謂其無事而食豈非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乎

毁與畫非故意爲此乃工之拙所致其志將以求食非謂以此去求食言其初志則在於求食也此益甚其辭以見志有不可徇處非食志二句歸結上文未須照註我完正意

宋小章全旨○此極言仁政之無敵萬章疑宋行王政而受制於人是徒徇乎名也不知苟有其實則小可大弱可强故引湯文之事以証之歸重末一節

宋小節○當時宋王偃欲霸天下諸侯患而伐之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欲伐暴安民以行王政今齊楚之君皆惡而欲伐之不知何如始可行仁政而不受制於人也

宋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有欲混一區宇之意不知以無道之小國而爲此乃自速其亡耳章誤認爲行王政其識見爲何如王政只淺淺在用兵上說如之何非爲宋害藁謂小國行王政而受制於人疑王不待大之言恐未然耳

湯居節○孟子曰子以宋國小不足以行王政乎試觀湯之事可見矣昔湯居亳邑與葛爲鄰葛伯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國之大事在祀爾何爲不祀葛伯曰祀必備物吾爲無以供犧牲也湯乃使人送之牛羊以供犧牲之用葛伯自己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犧牲旣備何爲不祀葛伯曰祀宜粢稷吾爲無以供粢盛也湯乃使亳邑之民往爲之耕以供其粢盛其老弱不能耕者往饋耕者之食葛伯反率其民見有饋送酒食黍稻者要而奪之其不肯與者從而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餉葛伯殺而奪取之故書曰葛伯與餉者爲仇卽此殺童子而奪其黍的

有人於此毁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在喻意說另補正意　墁武

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墁牆壁之飾也毁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旣曰食功則以士爲無事而食者是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

就征伐上言在睦鄰

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卽此時也

先言湯之行王政只在睦鄰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

任在葛之無道亦不輕動干戈此心正

是下文悅服根本

之謂也
引湯大意重在誅君弔民二句此節及下節尚輕此先述湯之於葛委曲寬容致
然葛之於湯極力拒命肆虐爲下節存師張本亦須見湯之仁義兼至其心殷
殷懇懇有加無已要足取信於天下故兵一出而四海咸服望而且恨也牲之色純
無雜毛謂之犧牲黍稻未熟謂爲飯者

爲其節○夫葛伯暴虐至殺童子已極矣湯爲其興兵而征之四海之內聞湯之征
葛皆曰湯之心非有所利於天下也只爲匹夫匹婦復其無辜被殺之讎也
此節見其爲民而征伐也觀四海之內皆曰云云則四海之內其君王暴虐殘害
者不止一葛其民之無辜見殺者不止一童子故爲匹夫匹婦復讎乃概天下言
觀下奚爲後我可見非專指童子之父母也
湯始節○然湯不止一葛然也書曰湯始征無道之國特自葛始其從此討罪伐暴
凡十一征而皆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則西夷怨之南面而征則北狄怨之曰我等

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
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
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
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遺唯
李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
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葛國名伯爵也放
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
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
之誥也仇餉言
與餉者爲仇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
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
爲去聲○非富天下言湯之心
非以天下爲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

與彼國之民都困於虐政何不先來征我之國民之望湯來征若大旱之望雨唯恐其不速至也其未至而望之切如此及湯師之至歸市者不止而商安於市耕耘者勿變而農安於野只是誅其虐民之君撫其受虐之民所以王師一來就如時雨之降民皆幸其復蘇欣然大悅焉書曰我民待我君來久矣我君既來庶幾其無罹虐政之罰乎觀書言可知其已至而悅之深如此夫湯能行王政未有惡而伐之者也十一征連葛在內東面以下總見無敵於天下之意分兩截看望雨也以上言湯未至而望之切歸市以下言湯既至而悅之深湯始征六句是書辭民望二句釋書意徯我后二句則引書言以証民之大悅也三節引湯歸重誅君弔民上見湯之能行王政處東征西怨不止不變節下舉首而望欲以爲君之意

有攸節○再以武王觀之當紂之時周家王業已盛八百諸侯皆來歸附其中有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武王以其害及士女而東征以安之但見士女都用篚筐盛元黄幣帛而來迎曰我民苦商之虐政久矣今繼事我周王庶得蒙其恩澤而見休美乎惟心悅誠服而歸附於大邑周也但見其有位之君子則以玄黄之幣實於筐篚以迎周之君子其在野之小人則盛簞食壺漿以迎周之小人夫民之悅武王如此果何爲哉蓋以商紂暴虐民方陷於水火武王東征之師救民於水火之中惟取其殘民者誅之除殘之外未嘗妄有誅戮而已矣故民懷其德而以類相迎如此有攸不爲臣五句是書詞其君子以下是倒釋書辭見武王能得民由於能救民也有攸二句遡東征之由匪厥三句狀民情之悅我親之之辭大邑周舉之之辭

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怨與民悅正是無敵處）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上節復譬此節弗止弗變誅君弔民皆是）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王政）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王政）有攸不爲（與師之由）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黄紹我周王見休（以下言民情）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黄于匪以迎（以下釋書文在人情推本）其君子（於上政上去）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

上君子是商之臣下君子指周之將師上小人是商之民下小人指周之卒徒二句通釋匪厥三句救民二句應上有攸不爲臣二句取殘正以救民即東征以綏士女也而已矣者言只是殘民者則誅之此外更無他事故註曰不爲暴虐也此二句只是推原來迎之故呆講救民取殘便非此與下節引武王事只重救民取殘上見武王之能行王政處玄黃之獻簞壺之迎即舉首而望欲以爲君之意

太誓節○所以取殘者何以徵之太誓有曰我武成武奮揚侵於紂之疆界則取其殘民者戮之罪止一人而威加四海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放桀以安天下又有光顯焉是武王能行王政亦未聞有惡而伐之者也

引書只重則取於殘一句所以証上文取其殘之意也於湯有光句玩註比字又字當進一層看見武王膺揚者之功較湯更爲光顯乃史臣稱贊之辭也

不行節○觀於湯武而知今宋所行惟不是王政故見惡於大國云爾苟如湯時雨之師武水火之救以行王政也將四海之内皆舉首而仰望之欲戴宋以爲君而有後我之怨玄黃之迎至齊楚雖大必不能率戴我之民以攻我也又何畏焉

上述湯武輕叙過歸結在此節不行王政明是直斥之詞非料度之辭云爾指齊

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爲臣謂助紂爲惡而不爲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爲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引此句註上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此節正辨其不得爲王政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

楚伐之非助詞苟行王政四句雖就湯武而概論之然觀下齊楚雖大句則亦指
宋說但非眞望宋行王政耳四海對齊楚看望字對惡字看爲君對伐字看大字
正抹煞他小字

戴不章全旨○此見人臣當廣進善類以成正君之功非譏其薦居州無益也首節
設喻以起下文下節方正言之兩節要相照看
戴不節○宋臣戴不勝者有志於正君而未知薦賢爲國之道故孟子謂之曰子之
事王也欲王之志仁當道而善與我明告予以善王之道蓋臣之導君與父之教子
可比類而觀也今試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舍侏儒而爲齊語也則將使齊人傳
之乎將使楚人傳之乎不勝曰欲學齊語必使齊人傳之曰傳之以齊人誠是矣然
或身居荆楚之地止一齊人傳之而衆楚人於其旁咻之則諠譁雜沓所聽不專積
習難變雖日加撻扑而求其子之齊語也不可得矣若引其子而置諸莊嶽之間
且至數年之久則所與居者皆齊人所熟聞者皆齊語雖日撻扑而求其子之轉而
楚語也亦不可得矣學語如此況善君乎
首句虛提此正體貼他薦居州意思說求齊語平正喻爲善楚語侏儒喻爲不善
意全重一字衆字上一齊人傳而衆楚人咻即下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之喻也
莊嶽是個齊語之區正照衆字說即下長幼尊卑無非薛居州之喻也數年見善
類多而涵育之久然意只在多內勿平看求齊不得便含下誰與爲善求楚不得
便含下誰與爲不善
子謂節○子知學語者在於精專則知正君者成於多助今子謂薛居州宋之善士
也薦舉於朝使之居於王所誠得以臣事君之忠矣但王所非一人也誠使在王所
者羣臣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之善也則所聞皆善言所見皆善行王雖欲爲不善
其誰與之如使在王所者羣臣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之善也則善言不入於耳善
行不接於目王雖欲爲善其誰與之然則今日子所使者居州雖善特一薛居州耳

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爲齊所滅王偃走死
○尹氏曰爲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
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
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
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欲字是徒有其心而尚未知其法）
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
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一字衆字是眼目）
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齊九 大色 火）
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
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

一就如一齊人傅而衆楚人咻也節欲引君於善獨如宋王何哉才見盧善類以成正君之道焉可矣

首三句應上欲王之善然上言其意此言其事也謂非只謂稱說是善中說他是個善士使字以薦拔言在於王所二段是泛論其理目圓活輕帶過至末二句方落實歸到不勝身上全重在此長幼以年言卑尊以位言一字獨字正與前一字衆字應如宋王何見王雖有與爲善者而孤忠斷難自效也二句有慨惜之意有激勵之意

不見章全旨○此重不見諸侯古者不爲臣不見何是一章大旨正答已見下皆歷引古者之事之言以証之大意言如文侯繆公求見之切則可見即不然如陽貨之先禮亦不得不見若非求之殆禮之先而遽往見便踰曾子子路之所譏總註辨分次節爲過末節爲不及孔子節爲時中亦是朱子摘書如此若本文上下相承總重不見上方合旨禮義二字通章眼目萬字從此看出

不見節○公孫丑問曰君子不見諸侯不知果何義也孟子曰古之爲士者不爲諸侯之臣則當高尚其志不見諸侯此自重之道也

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古者正對今人言不爲臣不見見得宜以道自高不宜因勢自屈要切義字上發揮方得此句是煞定語其或因求見而見又不在不見諸侯之例故下文有斯可以見及豈得不見之說

段干節○古魏文侯時有段干木是未爲臣者文侯來求見乃踰牆而避之僖繆公時又有泄柳亦是未爲臣者繆公來求見乃閉門而不納二子之自處如此是皆守不見之義而未免已甚蓋不見者只是我不往見耳若二君求見之意既如此其迫切斯亦可以見之也此二子可以見而猶不見如此

註蓋未爲臣也句最宜著眼二人以無君臣之分故守高尚之操上二句宜頓斷講見其守不見之節如此已甚不是不義之行只言所守未免過峻迫斯可見正明已甚之意但玩斯可以三字則不迫不可以見意亦在言外附考段干木晉人也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文侯師事之因知段干木之賢後爲魏守道不仕文侯欲見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必式又請爲相

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欲輔正爲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衆善輔導此不勝所未反見處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衆邪奪正此不勝所不及曉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切宜指點長上聲○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義在不爲臣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無近義以過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

不肯受乃致粟百萬而館之國人喜頌文侯欲攻魏司馬唐諫曰段干木賢者也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毋乃不可加兵乎秦遂按兵不敢攻繆公閒泄柳賢往見之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杜國君之駕何若是哉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志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不然是徒傲國君之榮也

陽貨節○若夫得禮義之中正者惟孔子昔陽貨欲見孔子來見已而又恐人以已爲無禮因禮有云大夫有所賜於士士若出外不得拜受於其家則往拜所賜於大夫之門陽貨以大夫自處者也孔子士也於是窺瞯孔子外出而特饋孔子以蒸豚欲使孔子來答禮而見之也孔子心不欲見亦瞯貨之外出而往拜以答之當是時陽貨先來加禮孔子豈得不往拜而見哉不先則不見也此孔子所爲得其宜也

此節只重孔子往見以答其禮意不重瞯亡不見意蓋瞯亡往拜是因貨瞯亡來饋出於不誠故報欲其稱其實耳竟當往答其禮故末句斷云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蓋往拜雖未嘗見而其名則是見之故節以見字該明可見之節何是主可見之節四字有味所謂聖人禮義之中正也玩先字豈得不字便見不先亦不見了豈得不三字正與上斷可以三字相照大夫三句是禮之言

脅肩節○若不當見而輕見不幾爲聖門所譏乎曾子嘗曰今有人脅肩諂笑以求媚悅其勞甚於夏月治畦之人更有甚焉子路嘗曰與人未嘗深交而強與之言言則言矣觀其色則心慚面赤赧赧然若無所容此等人非由之所知也由二子之言觀之則其平日涵養必然光明正大直道而可知矣使諸侯未嘗加禮欲二子強

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泄柳魯繆公時人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爲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瞯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瞯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貨之不誠義本不當見然陽貨先則有二可見之禮故見禮喪之中亢

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瞯音勘○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己也惡無禮畏人以己爲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瞯窺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此皆仍以二侯爲主是卽其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

顔求合斷然不爲矣古者不爲臣不見如此
此節總收到不見上脅肩諂笑欲得權豪之心費多少精神打點故云病於夏畦赧赧正見良心難昧處然明知可恥而故自蹈之有不可解者故曰非由之所知曾子是深憐之子路是深惡之二段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概總是趨權勢者君子明訓二子不必槩說養全從平日學問涵養得來養與守不同有卓然見得明持得定非徒以氣節相矯激也所養可知益因其律人之嚴而知其自處之正註必不肯云云連所養可知說不見諸侯意就在所養內此節只重二子所識之人可恥以明往見諸侯之不可爲也二子所養帶說觀註中末數語則知中二節仍重不見不重見也

戴盈章全旨○此見除害當速也非義二字是案速字是斷
戴盈節○戴盈之有意革弊而不能決乃問孟子曰古時井田什一而取一關市但譏而不征近有厚斂征貨者矣先王之良法無存斯民之憔悴日甚國何由治乎今欲復什一之舊去關市之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此吾願治之本心也但積習已久未能驟更國用所需未能頓革請先從輕減待至明年然後盡罷今之弊政夫子以爲何如
本意重在革弊勿以興利並言什一者革履畝之稅以仁農去關市之征者革爲暴之害以仁商今茲二字只是遮飾之辭看請輕以待二句不過覓皮話頭若視爲不着緊要事何如一明亦自謂更張宜漸意
今有節○孟子曰子有志於革弊而曰姑待來年此是攘雞之說矣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攘雞非君子之道其人不能即改却曰子言誠是只是我一時便止不得請漸減損每月止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而不攘何以異於是

言他人不及者之汙賤而知其不當見也

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虛業反赧奴簡反○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汙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

弊在於待便是不決

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

横征取非其有類於攘雞攘不卽已害不卽除其弊亦正相等故以爲喻此節說
道下節說義非道卽非義一也
如知節○子之欲去重賦與厚斂者亦以其非義也使不知其非義猶無足怪如知
其爲非義斯速已之可矣何來年之有待乎子大夫幸毋以攘雞貽誚可也
此節只就正意說不推上攘雞觀註我喻意可見非義實指厚斂征商知字最重
說如知分明未必知了速與待正相反何待來年不必說到來年未必已卽使來
年可已其如目前非義何三句語氣極急總是破他一待字之非此總見義利不
兩立盈之不能速已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來年亦不能已也故孟子謂其原未
嘗知義義只當下有箇是非便有個可否決斷若知義便不利也須速已
好辯章全旨○此見聖賢扶持世道之心不得已二字是一章大旨天下之生三句
又是不得已而好辯之由中間歷叙治亂者備方總結上歸在我亦欲正人心
一節末節又分其旨於八節內叙世道之亂一代甚一代叙聖賢之救亂一代難
一代洪水全是氣化至暴君代作則人事之失多然猶上虐下也至弒父弒君則
下賊上矣然猶止於亂臣賊子也至楊墨則天下皆率爲無父無君而亂已極矣
且堯舜湯逢揖讓行所無事至周公相武以臣伐君便多少難處然猶有權柄在
手若孔子以空言警世事勢尤難然猶有筆削可假至孟子又只憑口舌挽回事
勢尤難極矣所以孔孟俱着一懼字而孟子尤望天下人共言之
好辯節○當時楊墨害道孟子爲人心慮辭而闢之故有疑其好辯者公都子亦不
知而問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與人爭辯敢問果何故也孟子曰予豈好爲爭辯哉予
始有不能相安於無言者蓋不得已而然也
不得已在維持世道上故下着天下之生二句
天下節○夫天下之生民非一日矣其間氣化人事相爲循環常其氣化盛人事得
則天下爲之一治及其氣化衰人事失則天下爲之一亂反覆相尋未有常治而不
亂者夫由治之亂雖聖賢不能止其來然撥亂反治在聖賢豈能辭其責故雖至難
至大之事亦有不得已而然者而況於言乎
生字照註作生民看如云自有生民以來非一日也兩一字見循環意註氣化盛

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 以取非其有喻取違於法
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
然後已 攘如羊反○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 知而速改乃見幾
速已矣何待來年 必爲之勇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好是生子內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不得已是迫於外而動乎 好去聲下同 天
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此是不得已之故 治去聲○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
衰人事得失反復 水逆行便見此亂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
相尋理之常也 不由人事然便爲盛言合此亂所以不終於亂
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

衰人事得失反復相尋諸說不同有謂氣化在天者有盛有衰盛焉而治衰焉而亂也事理在人者有得有失得焉而治失焉而亂也此就氣化人事分言者也有謂或氣化有盛衰而人事之得失於是乎生或人事有得失而氣化之盛衰於是乎轉此以氣化人事反覆循尋互言者也有謂洪水之災盡由氣化亂賊之懼盡由人事其餘則氣化人事相兼此以氣化人事或分或合言者也有謂氣化人事原不相離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事未修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說雖是人事亦由天生聖賢以開萬世之治氣化決未嘗無此以氣化人事合言者也四條理未嘗不合然當以後說貫通之治亂雖平列然轉亂而治者天地之心撥亂為治者聖賢之責全在以人事挽回氣化方是孟子提出本志一治一亂乃此章綱領下文節節照應

當堯節○洪荒以前略而無論天下之治亂斷自陶唐可考也當堯之時有洪水一亂其時水壅塞逆行氾濫而橫溢於中國其氾濫處皆為蛇龍所居民之避水患者無所定止其地之卑下者則駕木為巢以棲其地之高上者則營地為窟以處洪水如此天下之憂也天之所以警聖人也故虞書舜有言曰洚水警戒夫余舜所謂洚水者正指堯此時之洪水也此氣化衰而天下一亂也

逆行六句總形容洪水之害為巢為營窟正民無所定也洪水是氣化而獨曰警余正見聖人未嘗不反而求之人事也孔孟之懼只承警余一脈來洚水何只引來作洪水一證勿曰洚水警余故使禹治之也蓋舜此言已在遜位於禹時為追述禹功而敘言之耳

使禹節○於是帝堯憂之而舉舜舜使禹治之禹思水之性必有所歸乃掘去壅塞疏通河流將此氾濫之水而注之海驅逐蛇龍而放之菹水乃由地中行不復氾溢地上即今江淮河漢之水是其處也此時水患盡平險阻既遠而蛇龍因以遠遁凡鳥獸之害人者皆已消除然後中國之人皆得平土而居之而教稼明倫遂其樂土之願矣此氣化人事相參而天下一治也

使字承上堯來蓋堯舉舜而舜承堯命也掘地二句以用功言水由二句以成功言險阻二句是過脈語與上氾濫二句相應平土句與上民無所定三句相應一

書曰洚水警余（警字亦見不得已意）**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反○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地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然後字見非禹不能成功）（菹側魚反○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三句相因見主治無人乃亂之本也壞宮室以下是人事之失而氣化即在其中）**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

掘字包疏瀹決排說以治水爲主驅蛇龍帶言觀下卽接水說可見口驅曰放者水既注海蛇龍自無所容非果有意於驅之放之也水由地中行是槪說水無不治下句乃指其最大難治者言河是北條之水江淮漢是南條之水是也二字正覩河洛而思禹功意險阻既遠根掘地注海說鳥獸害消根驅而放之說鳥獸卽蛇龍之屬無甚分別然後字見當日費許多精神方能至此不得已神情正可想見

堯舜節○當堯舜之時天下固已治矣然又不能常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仁民愛物之政衰歷夏及商暴虐之君代作壞民之宮室以爲池沼使之無所安息棄民之田以爲園囿使之不得衣食至於後害民之邪說害民之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愈以多而禽獸且得其所依而交至爲害及紂之身毒痛四海而天下又大亂而此固氣化人事之相符而天下又一亂也

此節通下歸重末二句爲下節周公相武王張本首二句是過脉暴君二字提起自暴君代作至不得衣食是一截已包夏商言之邪說暴行至末是一截邪說暴行園囿等卽運下屬紂矣暴行卽上而壞宮室棄田宅也通上下言上指紂下指飛廉五十國等必有邪說糊塗了義理然後暴行始興故先言邪說又作對上代作內之治說園囿汙池卽上截所云而加一多字又加禽獸至是比前更甚了兩又字相應惟其又作所以又亂也邪暴是人害園囿等是物害敘代作內不及桀之亂湯之治者始舉尤甚者言益桀之惡不若紂之甚而湯之伐桀一舉而定此禹之治水武周之驅除猶易耳故略之聖人之道衰下又屢提道字可見自古聖賢擔當世教維持宇宙止此一道自堯舜以下或道行於上或道行於下總無二也

周公節○當紂時天下大亂故周公相武王以伐暴救民而誅獨夫之紂又以奄國之君助紂爲虐於外乃興師伐奄三年乃得討其君倖臣飛廉助紂爲虐於內則驅之迫至海隅而誅戮之又滅紂之黨與五十國而人害以息且驅紂國囿中所畜之虎豹犀象皆使之遠去而物之害以除天下亂極思治之心於是得遂而皆大悅故書曰丕顯哉文王創業之謨丕承哉武王大定之烈其佑助開啟我後人者咸以至正之道而無一之缺略也書言武王治平之烈如此要皆周公相武以成之也此又

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行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誅紂是絕其源伐奄五十是清其流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此是徹底澄淸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方之國助紂爲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

氣化人事相參而天下一治也
提出周公相武王便是以周公作主上截敘其驅除之功下截明其制作之功分兩段看誅紂是主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倖五十國是紂之黨三平看以上是除人害應上邪說暴行又作驅虎豹句是除物害應上沛澤多而禽獸至天下大悅總承悅其無人物之害也此句束住上段下段引書見周公相武王不獨為民除害而得天下之悅抑且有大制作以致天下之治故丕顯武烈纘述光大使王道四達而不悖而後世咸得所遵守也引書正與上文相足非是徒證其功書言文武並重引來宜重武王能承上而意實尊重周公蓋武王有承文之烈而周公則相武以成其烈也丕謂丕大之道無缺謂周全盡美丕可為也無缺為難益凡所以正德利用厚生之具無一之不備防偽禁邪正歷之法無一之或隳焉也

世衰節○及周世既衰而文武之道微凡逆理之邪說與悖理之暴行又乘之而作以臣而弒其君者亦且有之以子而弒其父者亦且有之此又氣化人事相符而天下一亂也

世衰是王綱不振道微則文武周公之道幾於凌夷蕩然將不止於衰矣惟其世衰是以道微惟其世衰道微是以邪說暴行又作邪暴亦說得廣弒君弒父是逆理反常之極者前乎此者雖曰世亂然猶是戕民之生此則并戕民之性其禍尤慘兩有之何等深痛孔子安得不懼

孔子節○孔子為世道人心憂懼乃假魯史舊文而作春秋是春秋也假魯史以寓王法敘先後之倫秩上下之分有德者必褒有罪者必貶其大要皆一秉於天子之事也噫春秋為天子之事所以孔子曰春秋之作亦非得已世有以心而知我者惟此春秋乎世有以迹而罪我者惟此春秋乎蓋使君子有所勸而為善則知我固所深幸使小人有所懼而不為惡則罪我亦所不辭矣孔子作春秋之意如此夫春秋作而可以警人心垂萬世此人事之得而天下亦一治也

此節重天子之事句誅亂賊意包此句內下引知我兩言以明其為天子之事亦即見亂賊之有懼意也孔子懼懼字承上亂賊來出天子之權下移以至於此故作春秋以明天子之事正出於不得已處作春秋全在寓王法上故斷其為天子

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亂之漸）**邪說暴行有作**（亂之徵）**臣弒其君**（亂之大）**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又古字通用○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知與罪不同然皆自儆于心不敢為亂故為一治）**其惟春秋乎** 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橫議之衆）**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三句相因是亂原）

之事此天子即是王者不徒以位言不曰天子之道而曰天子之事事治法也權正典禮即天子惇庸之事褒譏善惡即天子命討之事自乾綱解紐天子之事莫之舉行而春秋存之這便是天子之事了是故二字緊承天子之事說知我者知其託天子之事之心罪我者罪其僭天子之事之迹知我者君子罪我者小人罪雖未盡知而要知所警罪處即是懼處要看註使禁其欲何孟子引此二語正見萬世而下人人意中凜然有此春秋在註所謂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註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亦罪我者禁其欲而爲此譏詞之詞耳孔子只借以明王法非侵其權也胡註僻天子之事以惇庸命討賠說如天子下勞晉侯則削而不書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於河陽皆所以存君臣之分可見其惇典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綸逆女以志錯常所以定衆妾之分嚴大昏之禮也見其庸禮若夫召陵之師書次書來盟以序其績鹹邧之役再序王國之師以美其善此見其命德至討罪意尤明白凡春秋所貶者皆是

聖王節○自孔子既沒聖王不作已久無以肅紀綱而維世教諸侯放恣於法紀之外於是異端之處士因各挾其所學以横議於下如楊朱墨翟乃横議之尤者也其言盈滿於天下天下之言學術者不歸於楊則歸於墨其惑人之甚也如此彼楊氏專爲我但知愛身而不知有致身之義是無君也墨氏則兼愛視至親無異於路人是無父也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而其爲害當何如也昔公明儀嘗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以致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禽獸而食人也今楊墨之害則尤有甚於此者蓋以仁事親以義事君自堯舜傳之孔子萬世不易之道也若楊墨爲我兼愛之道不息則孔子仁義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惑乎民心仁義遂爲充塞也仁義充塞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將相食也生民之禍又豈第如春秋而已乎此又氣化人事相符而天下一亂也

此節分兩截是禽獸也以上斥楊墨立教之非公明儀至末著楊墨貽害之大通節以處士横議句爲綱以爲我兼愛四字爲案以無父無君四字爲斷以率獸二句爲結句聖王不作二句相連遞下正原横議之出天子諸侯爲吾道主盟風化之本也聖王不作故無以肅紀綱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教處士者位既不在道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惑者衆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正言其爲横議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上言禽獸引此言有禽獸則必至食人以起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此言其害即所謂亂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析其害之慘人將相食更慘○横爲皆去聲莩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

又不在橫便是强橫與吾道相角不肯遜讓也楊墨正橫議之尤者盈天下句言橫議惑人之廣不歸二句方是天下靡然從之無父無君二句只據是前斷之尚未是流弊至率獸食人二句方是流弊謂之禽獸是向日蛇龍虎豹今卽在人類中以此率人而害不可言故引公明之言緊喚率獸食人句以推其必至於人相食之害餘俱帶過不息不著見得彼此勝負間不容髮處是邪說二句卽申解上二句非深一層說是字可見民心是仁義的住居盡被楊墨占了充是徧滿塞是妨害率獸食人言楊墨率禽獸之教以害人心人將相食再推一步說卽註所謂大亂將起也

吾爲節○楊墨之流禍以至於此吾以此深爲天下懼思欲防衛先聖孔子仁義之道使之著明於世不爲異端所塞故於楊墨之學則深距而痛絕之以放斥其淫蕩無歸之詞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其爲非而邪說不得復起以誣民此所以衛道也蓋邪說之作雖發於言論實本於心術旣作於其心則凡舉動應接必不得其當而害及於事矣旣害於其事則凡紀綱法度必不得其理而害及於政矣端甚微而害甚大此理之必然雖聖人復起亦必不能易吾作心害事作事害政之言矣

此節緊接率獸食人二句正見大亂將起不得不懼也懼字從孔子懼懼字來卽堯舜警余之心也通節以閑先聖之道爲主先聖之道不外仁義先聖卽指孔子閑是嚴爲防衛使不受侵害之意距放正所以閑之而放之使不得作又卽所以爲距也楊墨指其人淫辭指其言淫辭卽邪說以爲說之汗漫放蕩故曰淫辭不得作言必使之不得作而後已此句乃孟子毅然自任之辭作於其心以下就楊墨身上指其害以見當距放處作於其心是主事者政之自政者事之綱害則均害不分先後蓋就他無父無君處便是害處前兩云此一治見周公與禹同功此兩云亦一治見孟子與孔子同功

昔者節○合而觀之昔者禹抑止洪水則人得平土而居而天下平治天下非禹不能平言周公兼并夷狄驅除猛獸則人物之患除而百姓安寧百姓非周公不能寧也孔子成春秋以昭示法戒而亂臣賊子因有所懼而不敢爲惡亂賊非孔子不能正也三聖之功如此

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閑在距 距在放 不放則放之則如此 如此故不得不放

爲去聲復扶又反○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止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爲害尤甚

上八節叙事合不得已意尚未說出此節絕結是議論體便明不得已意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三聖之功前已分列此總結以起下文昔者二字緊對下我亦字三段俱重上截三聖事雖不同而救生民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故孟子欲起而承之兼夷狄者五十國内非無夷狄而奄亦在淮夷之北也言夷狄則近者可知

詩云節○況楊墨之亂更有甚焉者乎詩云戎狄則從而膺擊之荆舒則從而懲創之莫有敢承而當我者此言周公正夷夏之防其嚴如此也今楊墨無父無君與戎狄無異是周公之所膺也有世道之責者可坐視其害而不知所以息之耶

此節正另要起下段以楊墨正是無父無君在所必膺者也不連上文說周公所膺以見已所必闢楊墨之意雖周公則凡聖人可知即便見承三聖意思了

我亦節○故我在今日亦欲講明仁義以正陷溺之人心息止楊墨之邪說而距絕其偏詖之行放斥其淫蕩之辭以上承三聖之所以爲功者是予豈好爲爭辨哉誠憂之深慮之切有所不得已而然也

我亦一字對上昔者節一氣直貫到三聖者勿斷洪水之災在天下夷獸之害合百姓亂賊之害在人倫而楊墨之害則在人心開口說正人心探本之論也按朱子謂道性善稱堯舜所以正人心而爲息距放之本排爲我斥兼愛所以息距放而爲正人心之用也是正人心在明聖道上不單靠息距放說然此章原是闢楊墨正重在息距放以爲正一邊四項以正人心爲主而以息邪說爲要詖行淫辭自邪說上來蓋說既邪僻其行必偏詖其辭愈淫蕩距之放之皆息邪說以正人心之事以承三聖謂已拯人心之陷溺猶三聖拯天下之陷溺同一般心事正見辯爲不得已而非好也此處不得已即指實闢楊墨說昔者節結當堯之時以下六節此節結聖王不作以後二節中間詩云特帶說而以予豈好辯哉二句直應起局爲一章之結構也末節望之天下之人特其餘意耳

能言節○然此非獨予一人之責也自今以往有能立言論以距夫楊墨者雖未必能躬行聖人之仁義而闢邪崇正以閑禹周孔子之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夫人而可不爲聖人之徒以爲天下倚賴耶外人之論真可謂不諒予心者矣

此節雖是餘息越見得孟子救世之心之切處言字與上好辯相照能字有力聖人之徒在心術出邪入正上說徒字如黨學類字相似言不必問上學[illegible]

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總結上文也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引詩言楊墨爲聖人之所不容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說見上篇承當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爲正人心追之而有辨便有非好之意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簒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能言距言人个當辨不得議已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爲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

衍只不是楊墨黨類自是聖人黨類了孟子此言所以勉天下學者皆以闢異端
扶正道爲心庶幾生人之類不胥淪於禽獸也

匡章章全旨○此總見仲子必不能廉重仲子孰能充以下俱發明此句意前三段
言仲子不能充其操下又揭出仲子之操而斷其難充但還就章只就仲子律仲子
而聖賢中正之廉未之及亦就匡章所稱仲子者辨仲子不得爲廉而於辟兄離
母之罪亦不暇論

匡章節○匡章曰廉乃士人之美節若陳仲子豈不眞廉士哉蓋仲子生富貴之家
而甘處淡泊避居於於陵之地至於三日不食耳亦無所聞目亦無所見如此窮若
未嘗求食於人適井上有李螬食其實者已過半矣乃匍匐往取而食之三咽然後
耳復有聞目復有見仲子居食之淸苦如此豈不誠廉士哉

豈不誠三字有信其必然意註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是正解廉字與仲子之廉正
相反然勿用在匡章口中以匡章不知此也居於陵是居之廉三日不食以下是
食之廉惟匡章就居食上說故孟子只就居食上辨之但文勢參差不必將居食
二字平分作對將字正見仲子當往取一段見況匡章以仲子世祿之家而能如
此故取其廉孟子則以仲子本世祿之家無用爲此苦節故下文直斥其背謬而
不成其廉也

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居不藉人食不稱人皆以是言其廉之意是處

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螬蠐螬蟲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

於齊節○孟子曰當今齊國之士多貪溺於富貴而仲子清苦如此吾於此必以仲子為齊士中之巨擘焉雖然據仲子而論亦惡能自遂其廉哉若就仲子如此之操行充而極之則必蚓而後可以成其所為者也

仲子惡能廉是就聖賢中正之理斷他故註直以未得為廉訓之充仲子之操一句方就仲子所守論之而知其亦不能充也不知其操必不能充即實能充其操亦何得為廉孟子此時不及細辨萬就仲子窮仲子耳

夫蚓節○吾謂充仲子之操必蚓而後可者為何蓋蚓上而食也惟槁壤耳下而飲也惟黃泉耳纔能一無所求於世若仲子居必以室食必以粟不能無資於人世矣此居食之所從來豈能逆料其義與不義乎且今天下之言義者必歸之伯夷言不義者必歸之盜跖今仲子所居之室其果廉如伯夷者之所築與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築與所食之粟果廉如伯夷者之所樹與抑亦貪如盜跖者之所樹與是皆未可知也是仲子既不能無居無食而又不能必皆出於伯夷然則仲子亦惡能自成其為廉者哉

此正明其不能如蚓處蚓食槁壤飲黃泉居食無求於人而自足則不必問所築所樹之從來仲子不然則所從來正未可知亦安能如蚓之廉也是未可知承跖一邊廉者原不必究所從來只為仲子計其母兄之從來故亦以從來者反詰之分明謂其所居於陵所食於妻不能義於母之食兄之祿也但此意全未方露

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縱如蚓亦無補於世況不能乎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為廉也必充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為廉耳

飲食不出於人便不虛其不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義居與食必有樹之粲之東人

必有出於一不義者

言其居於陵而食其食便不操也

夫音扶與平聲○槁壤乾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

是何節○言曰居食之所從來或夷或跖雖未可知亦何傷於仲子之廉哉彼善身親織屨妻親辟纑以易而得之者也

織屨辟纑之所易見其當下無不廉不必問及所築所樹意殊不知不問及所築所樹則兄室未嘗不可居而毋食未嘗不可食也或債或買皆是易字兼居與食說

仲子節○孟子曰爾謂仲子自食其力遂以爲廉乎不知處仲子之地亦有不必然者蓋仲子齊之世家也其兄名戴者食采於蓋見有萬鍾之祿卽使同居共食誰曰不義仲子顧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屑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屑居也乃辟其兄離其母挈妻子而處於於陵之地其於天性之親亦旣薄矣及他日歸家偶有饋其兄生鵝者是亦交際之常禮豈便是不義之物何乃頻顣而言指生鵝曰焉用是鶃鶃者爲哉又他日至家其母殺是鵝與仲子食之其兄適自外至見而譏之曰爾所食者乃是向日所饋鶃鶃之肉也仲子一聞兄言竟出而哇之仲子所爲其不近人情如此

此節實指其廉之矯激處何何敘事下節方斷之開口說世家便見食與室皆義以爲不義而不食不居是他矯情乖異處他日歸以下又就出哇一事爲以母則不食張本更見仲子是刻意行怪的了先說辟兄後說離母離母未必其本心但辟兄不得不離母他日之歸想亦念母情動處也辟兄離母四字此章之眼

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再言於陵之食居無傷於廉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辟音壁纑音盧○ 辟績也纑練麻也 居食便已當食意 曰仲子齊之世 因世祿而有 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 因饋而有食亦含此一食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 意 鵝者已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閤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鶃魚一反哇音蛙○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於蓋其入萬鍾也歸自於陵歸也

以母節○仲子以母之食爲不義而不食即無有可食者矣乃以妻子辟纑所易者則又食之以兄之居爲不義而不居即無有可居者矣乃以於陵則又居之舍此取彼是尚爲能充其不食不居之類也乎不能充其類則必不能充其操矣若仲子之操必食槁壤飲黃泉之蚓然後可以無求自足而能充滿其不食不居之操也人安能如蚓則亦何至如仲子之廉哉

以不食不居跌起食之居之倒重不食不居上以母不食而以妻則食是不能充其不食之類以兄不居而以於陵則居是不能充其不居之類意必并不食於妻後不居於於陵無求自足脫然人世之外如蚓者然後可充其不食不居之操然已斷不能矣故曰是尚爲能許東陽謂此章經註三廉字常辨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此廉之正義豈不誠廉士哉此廉字乃仲子不中禮之廉也仲子惡能廉及註仲子未得爲廉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此三廉字是廉之正然後可以爲廉耳未能如蚓之廉滿其志而得爲廉耳此三廉字是仲子之廉字

已仲子也鶂鶂鵝聲也頻顑而言以其兄受饋爲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食居非不義而不食不居此正仲子之操執此以操其餘無可居食者矣仲子不然便未能充例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爲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旣未必伯夷之所爲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爲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爲能滿其志而得爲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爲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人之所以爲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爲廉哉